

坦然成正果，不孤塵世好男兒。

又

聊伸隻手破天荒，莖草拈來當法幢。一片太和溫道義，千秋黃檗振宗綱。掀翻陸地波濤湧，收放紅爐燄上霜。盡謂通身無影像，誰知徧界不曾藏。偶來卓立高峯頂，睨看大千空自忙。

題雙鶴亭 有引

歲庚子仲冬承

上令受太和田，為黃檗萬福禪寺基。越明年春，再遊取向，仰望松際，有

雙白鶴翹焉，更上二十餘武，其鶴翔鳴，次嶮松頂而立，仍陟高峯絕頂，大觀勝槩，逾時而

下，鶴猶在松，嘆曰：奇哉！奇哉！此日為我前導，點其勝跡，倘建刹時，當以此為驗。即紀遊贈

近衛大納言公，有鶴鳴松頂，招賢侶之句。嗣後龍溪回，令僧仲秋念日起工，於閏八月二

十九日進山，次早登亭，遠眺大暢胸襟。江山萬頃，翠靄千祥，盡在當人一瞬，可謂千古風

光殊勝事。一天靈彩印文中，侍僧謂前白鶴現瑞，即此處當顏之雙鶴亭可也。余唯唯稱

善，仍說偈以識。

空亭未現復何知，白鶴翹松示悟期。老眼豁開雙翠壁，孤筇卓立片靈芝。天然雅趣風光別，曠

世遠觀格外奇。此日功成聊憩錫，何羅秀氣正當時。

又

亭開徹見歲寒心，霜雪滿頭亦喜吟。老得古梅堪共友，靜思白鶴也知音。峰高忽吐寥天月，葉落平鋪徧地金。閒把藤條聊卓朔，萬緣放下絕追尋。

示瑞光院

勞生幻世轉飄蓬，百歲渾成一夢中。金玉到頭將不去，兒孫滿眼孰同終。情關打破真常樂，慧

性圓明業頓空。倏忽心花開爛熳，何愁結果不全功。

出山釋迦讚

埋頭雪嶺豈尋常，為道忘軀世莫量。不是一番徹骨後，如何做得法中王。

與松浦肥前守書

夫半偈撐持法界，永劫無窮。成住壞空，安可比耳。一心護惜宗門，千生不昧。幻花露影，豈能感哉。是以金剛種子，百煉愈光輝。藥汞銀禪，一煨便逗漏。驗在當人，難逃至鑑。老僧憶二十年前，在唐重興黃檗，肯首疏云：跨海非常木，撐天必大材。東君如有意，吹入我門來。嗣後工竣，應扶桑請，迄今又閱八春秋矣。玆蒙上令開山，草創此地，仍名黃檗。始覺前偈，應驗于此。日倘來數萬里之木，為梁為棟，豈可思議也耶。又得居士護送到此，可謂天工人力，兩全其美。今古罕聞。舉世希有，誠不可思議之境。非凡小庸庸之所知也。然則不思議之大材，必有不思議之大用以顯不思議之大功。成不思議之大事。功不浪施，福歸有地。他日奏成，廣聚龍象，正法流通，普利口域，則護送之功，有所得矣。老僧德渺福微，但說一偈，兩全黃檗。單提柳栗，西沒東涌。可思議耶。不可思議耶。或試問于黃檗，黃檗亦不自知。適管城子在傍，忍俊不禁。聊答半偈，圓滿勝事云：二十年前用不盡，飄來海島復何疑。毫端逗漏無多子，突出和山第一枝。

性印信士同獨健劉通事舍西國大木至書示

大材必大用，美器亦非常。一挂空王殿，功勳莫可量。因緣出現處，木石自鏗鏘。相去幾萬里，何期到此方。莫非夙願力，共鑿寶蓮坊。不著有爲福，當人只自強。世間盛德業，事事已全彰。燦燁添靈彩，千秋詎可忘。

又

靈山無鎖夢雲開，放出撐天拄地來。一鑿空門千古振，不孤格外棟梁才。

又

昔年筆底夢花開，點醒鷺峯出格才。此際聊舒正法眼，儼然一會也奇哉。

洛中九十翁慶會

九十翁翁慶古稀，相看盡是白頭兒。頓忘壽相無增減，千載同風會一巴。

文殊普賢同瞻讚

對談妙道忘卻獅象，行解相應天下榜樣。利己利人成一合相，舒卷乾坤無二致。單提如意福難量。

龐居士靈照女讚

一法空肯萬法空，家珍盡付急流中。不因靈女營生活，龐老如何立上風。

觀音讚

大悲度苦現全身，世上何人見得親。惟有當機高著眼，一回瞻禮一天真。

雙鶴亭示松平若州守

點塵飛不到，雙鶴占機先。格外聊舒眼，胸流徧大千。

井上信士求薦考心覺妣妙春

一言合大道，心覺便超昇。行藏無罣礙，何處不通津。孝道感天地，心花發妙春。點開清淨眼，不昧本來人。直指無回互，悄然自此辰。覺靈悟厥旨，徹證妙天真。

觀音讚

獨坐垂楊下，自觀觀世音。慈心能與樂，悲願渡迷津。一瞻一禮一回顧，徹見本來無二人。

達磨讚

不識對梁王，淒淒暗渡江。去來無罣礙，面壁亦何妨。直至神光斷臂後，浪傳五葉徧諸方。

又

突出嘴臉流露半身，無端西沒東湧。知他是假是真，眨得眼來千萬里。回光返照獨全神。

洛中信士送古梅樹至

衲老倚巖隈，骨瘦若寒梅。纖塵不染，曾占百花魁。微咲驚殘雪，吟風獨露腮。清幽徧法界，脫俗也奇哉。

申景禪人送菩提樹至

菩提既有樹，的的西來。五葉蔓中土，歸根共一枚。苟知原不二，詎可不栽培。花發三春麗，香飄九品臺。丈夫須猛省，那更又疑猜。苦口唯黃檗，無端吼似雷。知音如錯過，令我嘆時哉。

登雙鶴亭 四首

一度登亭一解懷，乾坤何意待西來。寒梅雪鶴龐眉叟，偶爾團圓拶不開。  
一度登亭一展眉，江山萬頃布希奇。淡濃隱約難情狀，舉筆三思不易題。  
一度登亭一破顏，陰晴顯煥剎那間。杖頭眼豁幻花夢，萬竅怒號也等閒。  
一度登亭一度新，凝眸何處不天真。山環水遠村村供，併作太和萬劫春。

贈別妻木彥右衛門回江戶

道義圓明昭日月，世情濃淡等空華。返觀本有無多子，生死岸頭路不差。此日重光臨萬福，聊吟半偈當杯茶。

門頭晚眺

閒坐庭前看晚山，半啣落日映江間。空餘返照光天德，彩氣臨門壯老顏。

示惟大禪者

禪者善調羹，頗能愜老情。二時無失候，一味卻精盈。日用事如法，心華發至誠。行門開八萬，福足自圓明。

示道榮信士

乾坤幻化夢業海，浪滔滔六趣輪無息。悲哉奈若何，幸有西方聖。一心念汝曹，長年垂隻手。直接苦娑婆，智者三思本。翻身出愛河，狂愚癡莽鹵。逐浪又隨波，一醉利名酒。酣酣味自他，一落繁華室。我山萬丈高，福緣逐日減。業累轉增多，縱有拔山力。曷能動一毫，丈夫亟猛省。豈可自蹉跎，本來青白眼。那更混塵勞，須乘金剛劍。剖出蘊中魔，德澤聲格外。真風扇太和，珍重道榮。

子此行爲甚麼，寵辱三更夢。願期一刹那，虛名漫世界。若個挂烟蘿，返照娘生面。不孤老雪陀，可吹無孔笛。拍拍應狂歌，真個能如是。千秋不可磨。

妻木彥右衛門求薦考朴英居士妣梅室妙薰孺人

三界一夢宅，業識浪無休。福大昇天府，業多汨下流。杖頭開正眼，直指上蓮舟。淳風亘萬古，朴道振千秋。梅室虛生白，靈然壯祖猷。

觀雪

山來眼廓不沾塵，獨占閻浮第一貧。閒臥空亭赤洒洒，翻身不覺萬山銀。

栽梅

老來無事任天真，一鑿生涯混剝塵。纔種梅花又惹雪，雖然骨瘦也精神。

示林元實信士

搜羅萬卷書容易，打徹源頭放下難。得失窮通皆造化，榮枯夢幻不相干。風波歷盡心平坦，歲月推移性地安。海外青山山外海，羨君一片鐵心肝。

七句誕日自適

白雪堆頭兩鬢絲，峰高煦日上遲遲。渾天理氣運無息，蹈海心真不可移。鐵幹凌霜堅志節，老松帶甲長威儀。孤光閃爍龍蛇動，葉葉濤呼慶此時。

其二

中華成慶古來稀，蓬島古稀未足奇。百歲無知猶赤子，朝聞夕死勝願期。一心淨潔超塵剎，片

念圓明徹悟迷不涉春秋幻化夢撞頭磕額盡龐眉。

其三

未出娘胎全體現降晨獨露半邊腮人天見相成歸敬龍象知機俱嘆哉歷盡七旬幻化夢重增萬福面門開拈花一會逢斯日奕葉香飄徧九垓。

其四

天然一會也奇哉特地全彰格外材眼爍三千光日月舌翻一片猛風雷東西坐斷無回互今古頓空絕去來以此祝人兼自祝大家共住碧蓮臺。

復獨健徒書

老僧自入太和以來面門與高峯同其突兀鼻孔愈更遼天而人情世務不待遣而忘矣忽然開睡峰頂願望西方又不覺倏起唐國故舊之思令人不忍聞之事感愧交懷抑不能已也嗟嗟生此末運莫非宿業所成逆順境緣消歸自己則無怨尤之嘆公等獨居安閒之地自當努力造證斯道為急務餘者盡是夢幻空花何須眷戀切不可錯過時光理卻本來面目是老僧之所望也果是丈夫漢子直下便行孰敢攔當他日摸著老僧鼻孔愈見通風其慶快當何如矣草草布謝不盡。

復毓楚何信士書

蹈海老漢人情濃淡早已付之東流具眼禪和窺覷無門而況塵勞中業識茫茫豈能擬議者哉邇者妄動一念携杖卓立太和高峯之頂四表具觀惹得鶴鹿獻瑞人天仰祝如雲如雨如

風如雷如星如月如稻麻粟葦轟轟烈烈震動山川讚者祝者笑者吒者吟者呵者聲喧九重正眼看來逗漏不少似添面門之醜遮羞無地矣正躊躇之間忽報來翰讀之不覺翻轉舊時面目抑見昔日一會儼然如故其慶快可思議者哉揣此布復。

薦長崎聾道婆

崎中聾道婆千里謁頭陀淨念無餘欠誠心不可磨別來將七白道況意如何近聞西歸信令人動輓歌靈知超彼岸決不墮塵勞我說偈如是功成一刹那。

馬淵性益求薦母妙仁

人生幻化夢夢裡轉留連福大超諸有業盈墮九淵昇沈幾萬劫何時得悄然孝誠撼大地念正理無偏直入太和室拜求萬福前乞法薦慈氏救拔急如絃孝真薦必克定超九品蓮以此報慈德即刻契金仙雖然仁無敵也須腦後鞭。

示尼性蓮

心淨潔如蓮性明圓似鏡不昧本來人觀體超凡聖看破死生關何曾有欠剩善人解返炤摧邪而入正佛祖不汝欺天人咸歸敬。

復道詮劉信士書

意者今歲初入太和事事未備雖則大誕不必如何若何但入境隨俗安然為慶忽聖壽與福福濟兼信士等著人殷殷致祝仍舊突出昔時面門一任揅抹一上所謂通身無影象徧界不曾藏添花獻彩無可不可矣前者蒙舍西國大木嘆誦未已今承慶祝之誠其功德重重曷可

思議者哉。蓋此時此際，頗有利於物者，可爲則爲，切不可錯過勝緣。徒稱丈夫之名，吾亦老矣。風燭不定，每思放生爲急務，意欲慧命與生命永壽無疆，乃稱本懷，苟能體吾意，行吾事，生生不盡，放放無窮，則祝國福民，報恩植福，盡在於斯。布謝不盡，何如何如。

示性堅信士

繁華蓋世，揔成空。若個丈夫，不被蒙花，落花開夢，眼裏香飄，香盡幻光中，一絲弗挂，離塵網，萬事無干，出樊籠，聲色堆頭，看得破，是名格外主人翁。

與松平土佐守書

探草爲利，非手眼親切，不能也。撐持法門，非材用弘大，難支矣。是以大人成，大器，大機得，大用。今見乎此日，則速成之功，可期矣。春間意欲蓋茅峯頂，吟風嘯月，自娛以酬輸地之德而已。後蒙諸居士樂助，結屋之資，誠不敢虛費，則有建方丈之舉，又慮不能全功，正躊躇間，忽接華翰，有良材美木，見惠竊喜，方丈之舉，可成，其功德莫大，無相之福，不可思議，所謂不謀而自至，不介而自親，合乎天然，豈人情之所能議哉。茲因使回，勒此布謝，不盡依依。

王振鵬所畫五百尊者朝觀音圖序

詳夫梵語阿羅漢，華云殺賊殺盡無明賊，以證不生不滅之果，遊戲三昧，天上人間，各展神異，誠莫可測，亦代佛揚化之一助也。忽遇振鵬王公，一筆收盡，卷而藏之，縱有無量神通，曷能爲哉。信乎振鵬妙用，猶勝五百尊者者多矣。是以仁宗皇帝，錫孤雲之號，良有以也。然天子所重，非重孤雲之筆，誠貴尊者之妙道也。至我明太祖一匡天下，臊氣頓除，胡人失守，此卷落于田

舍翁之手，一日持出易糧，柱史張公，以斗粟得之，嗟嗟不遇其時，賤固如是，賤時非賤，孤雲之筆，誠帶累五百尊者不少矣。後值遊宦，點破張公乃寶之寶，時非寶，孤雲之名，誠寶，尊者之妙道也。吾觀自開闢以來，佛祖聖賢，天地萬物，榮枯得失，理素如是，豈獨孤雲尊者而已哉。然則奇蹟困於鹽車，伯樂一顧，日馳千里，大道屈於勢利，聖王一遇，天子師之，不以爲貴，茲大明失守，胡虜縱橫，此卷又落於亂兵之手，其貴賤尊卑，又何如也。迄今三百餘載，東西得失，不知幾幾，所幸者不沒于水火，莫非尊者神通有驗歟。余遊扶桑，不意得之海外，其神遇道合，法屬相關，古今一揆，非偶然也。一展卷，神異萬狀，難以名言，始知孤雲之名不虛，而尊者之道叵測，非尊者莫顯，孤雲之大名，非孤雲孰知，尊者之妙道，尊者孤雲，名實並稱，其貴賤尊卑，豈能擬議哉。真格外美器，法門大寶，可入觀音大士圓通之境，與夫大光明藏，并傳永永，而無窮者宜矣。

病中頌卽心卽佛因緣

卽心卽佛死太急，非心非佛下藥遲。大梅中毒卅餘載，病入膏肓不可醫。堪嘆昔日迷路者，又來個裡弄唇皮。浪談藥病入無數，累殺江西馬簸箕。

又占二偈

偶中病魔滅素神，面門不覺又沾塵。誠如破漏卽當屋，爭得風光舊日新。

又

得病始知幻化身，豁然覩破本元辰。瞿曇曾說病爲藥，今日翻來調更新。

辛丑十一月二十日，本師福嚴老和尚訃音至，挂真云：此便是支那國杭州府崇德縣福嚴

堂上傳曹溪正脈三十五世費和尚全真卷起也纖塵不立展開也大地全彰曾坐十大寶刹說法三十餘年爲人一片直心直行挽回紆曲良多一條惡辣鉗鎚收拾鱗龍不少道滿四海如龍若虎大似江西馬老師踏殺天下人無數餘風直到海門東驚得泥牛俱起舞盪出金鳥出海門光前耀後超今古以茲用報我師恩究竟未答一棒痕虛空忽聽淚如雨白浪滔天自吐吞打濕娘生真面目真誠徹骨逆兒孫諸人還見麼山僧如是舉揚還當得酬恩一句麼復云大道存兮師益尊法輪常轉一乾坤正脈長流四大海光明亘赫見師恩便舉哀

首七祭文

維寬文元年歲旅辛丑十一月庚子二十日不肖徒某寓日本國山城州黃檗山萬福禪寺爲前一日申刻郵到支那國杭州府崇德縣福嚴堂上本師費老和尚遺囑并未後事定一封焚香跪讀乃知本師以是年三月念九日未時示寂越七日念有五日謹以瓣香盃茗致奠于丈室昭告以文曰於戲我老和尚生於大明神宗正盛之世係玉融何氏巨族早歲脫日本邑鎮東三寶巖年十九便知有宗門中事遍參知識二十餘秋宗教二說莫不該通末後謁密師翁受惡辣鉗鎚乃得了手大事已畢慶快生平其受用安樂無餘蘊矣後師翁應金粟再上省覲乃就西堂之職逮翁應黃檗亦從服勤一日當堂付囑正法眼藏嗣後隱于浦城馬峯院乙酉冬應黃檗首開爐鑪鉗鎚惡辣鎔凡煨聖一鎚之下良有本也某也不肖首中其毒迄今三十餘載幾處申雪難罄其懷然則中毒之深而解之不易也昨聞訃至且喜天下太平昔日之冤不待雪而自解矣更所歎者承召回二書教誡諄諄最親最切徹見婆心畢露未得親面以快

師資之命罪莫大焉今也已證真常之果無聲無臭雖聖賢佛祖有所不知况區區某小子乎茲值首七之期敬設純陀之供奉獻靈前少酬萬德伏惟老和尚大寂光中鑑某微忱尙其饗之

聞福唐黃檗因事有感寄外護居士并警本山僧衆

梁山千古法幢聲實徧覆諸方正幹開闢始祖鴻休罵賊名揚斷際道滿天下軒知源遠流長邇來天童重振濟道豁然有光吾師繼席三載井井有條有章愧余莽鹵相續門頭戶底開張力撐十七春秋惹得兩鬢如霜一旦因緣別離林渡直至扶桑大擔慧公鼎首慈悲一片柔腸頑益無知無賴成群成黨爲殃不尊道義法化利圖業識茫茫愚者由來自用焉知審勢行藏浪費斷無結局禍來莫怨蒼蒼江淺魚蝦可掬林深虎豹難當我聞如是不軌五內如煮如傷水遠不濟炎火天遙豈拒狐狼全借始終法護圓明正眼金湯極力掃除妖氛大道萬古全彰

哭本師福嚴費老和尚

獅絃絕響在中華撈得餘音到海涯老大願王超法界廣長舌相卷恒沙雲收碧漢空生覺葉落寒林玉吐花愁殺杖藜無倚靠一雙白眼對西霞

又

吾師傑出最英華奕葉芬芳徧海涯撒手歸源成道果吉祥而逝體金沙粲然舍利僧中寶巨赫名言錦上花一片婆心澄碧漢千秋道義挂煙霞如何是佛突出渾身骨一飽乳香糜圓明相滿月

如何是法，動着活潑潑，拈來無多子，一生用不<sub>二</sub>乏。  
如何是僧，白雪兩眉橫，老來無思算，日午喚三更。  
如何是道，日常光浩浩，十字任縱橫，足下缺甚麼。  
如何是禪，開口落半邊，一念未生時，全彰徧大千。

次董太宰軸韻

錫寄高峯，日上遲臥雲深處，夢敲詩，牧童歌舞驚啼鳥，豁醒南窗梅一枝。

壽參議乾菴陳檀越七十初度

天賦玉融叟，文章起世家，一朝宦夢破，歸隱舊桑麻，五桂常薰膝，齊眉紫玉花，人天咸仰祝，道義嘆唯嘉，大哉乾德備，妙用廣無涯，一軸壽蓬島，三山映彩霞，理明昭日月，筆老化龍蛇，海屋添籌日，瑤光篆寶華，從心兩互炤，稀有淨無瑕，聊捧東溟水，爛烹趙老茶，開懷三五盞，福履滿恒沙，載上庭花甲，江干待返查，來時全歲月，歸也定無差。

文殊讚

雲中現身，妙德如神，文不加點，分外天真，一卷心經，常不離，未知等待付何人。

終七再祭

維寬文元年歲次辛丑臘月晦日，不肖徒某，謹以純陀之供，再奠于本師費老和尚覺靈之前，而告曰：嗚乎！我老和尚，首開黃檗爐鞴，中興濟北之道，耀後光前，何其偉歟！末後撒手福嚴，坐斷千差，寂然解脫，有自來矣。世壽六十有九，法臘五十餘春，開法三十年，恢擴十大刹，師法森嚴，接人不倦，繼往開來，功勳固無極矣。其正眼圓明，青天白日，胸開四達，了無城府，號令人天，著著可法，棒頭得旨者，轟轟烈烈，句下脫落者，迥迥巍巍，乃至名公鉅卿，兒童灶婦，靡不服膺，染指宗門鼎盛，師道炳如，嚴窳宗統，千古龜鑑，禪林禮樂，全備於斯矣。蓋禮貴中節，行之有方，情切正真，感通幽顯，以正真之情，剖露師靈之前，必也俯鑒，以中節之禮，行於常寂之堂，斷無不格，中誠君子之所貴，常寂衲僧之所歸，得其源，則無孟浪之弊，貴獲其本誠，有超俗之方，吾師兼而有之，行可以濟天下，言可以垂萬世，自我明以來，名寔中正，獨脫無二者，非吾師而誰歟！末後吉祥而逝，體雙林之遺旨，茶毘之後，舍利燦然，二百餘顆，緇素區分供養，則當年之流布天上人間者，似不異於今日也。不肖某，應緣海外，已經八載，莫覩最後音容，不聞涅槃遺訓，抱恨終身，含羞無地，茲當終七之期，敬陳伊蒲之供，聊表寸忱，伏惟尚饗。

臘月念九日，本師和尚圓七，即日安座云：濟道中興與未闌，如何撒手也無端，打翻花甲春三月，嚼碎紅爐鐵一團，位設草堂田地穩，名垂海國杖頭寬，圓通應感天真佛，不用安神神自安，神既安也，且道，卽今在甚麼處，舉拂云：還見麼，常光瑞現靈機發，一會拈花又破顏，還有當機者麼，老倒憐兒不覺醜，和盤托出大家看，成群別踏春光裡，若個當機不自瞞，遂披吉服，禮拜歸方丈。

本師過七誦金剛經

電光泡影夢無端，圖報師恩再展看，怪道口門無個齒，金剛嚼碎又團圓。

又誦法華經

七軸蓮經一法華，剖開心印淨無瑕，和盤托出酬師德，狼藉香風遍海涯。

辛丑辭年

乾坤負我古猶今，我負乾坤空自吟，七十如愚渾歲月，多生習氣轉浮沈，者回坐斷孤峯頂，那更無端向外尋，最喜松濤鏗晚節，共彈一曲歲寒心。

壬寅元旦

洪鈞運轉歲華新，惟慕心香祝至仁，丈室乍開萬福泰，衡門不減四時春，喜無車馬喧靈谷，却有江山繞法身，年去年來幻化裡，日常終不昧天真。

又

無愧蒼蒼是我家，乾坤運泰慶年華，腳跟淨潔聊為主，眼目圓明豈逐邪，梅發南枝含正氣，日昇東海擁朝霞，微風吹醒堂前柳，待得鶯啼滿院花。

春日寄懷

一氣和風開藥臉，翻身鼻孔愈遼天，江山懸隔徒懷夢，唯對梅花共悄然。

又

列祖功勳寄向誰，海天空廓欲奚爲，神頭鬼臉消磨盡，十二峯巒又展眉。

又

世界未寧家國慮，禪心不一法門憂，事難方見金湯力，拽險扶危不計秋。

又

新開黃檗今猶古，舊種青松古到今，兩點無私閒日月，炤臨千載歲寒心。

自叙

少時不學無術，一味杜田到老，幸得內無雜毒，身心空淨如掃，等閑抖擻皮囊，狼藉衣中至寶，信手拈來示人，聲光落落蓬島，寒山拍手呵呵，拾得幾乎絕倒，苟能直下承當，便是風顛種草，否則錯過此生，驢年夢見斯道。

觀音讚

獨坐磐石，慈念永真，一甌甘露，遍洒刹塵，楊柳枝頭悲願切，却教大地盡回春。

彌勒負小兒過水圖

新春舉筆，事事堪克，偶逢布袋上人，必竟有何所得，背負少小孩兒，不覺腳跟打濕，勿忘兜率路頭，便是真正彌勒。

列祖圖序

西乾四七，眼橫鼻直，中華二三，寐語喃喃，惑亂天下，無有了期，正眼看來，電影空花，奚足爲珍，詰其本源，蓋因靈山老子，關頭不密，聊露枝花，以致頭陀咬破，無端承虛接响，以訛傳訛，相襲成風，直至如今，無人截斷，深可慨也，那更依樣畫貓兒，持來示余，致令忤心惡發，未免呵叱糊塗，一上累及東土，西方諸老面門，愈增醜態，罪我奚辭，雖然如是，返憶雲門老漢，一棒打殺，餓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掃潔源頭，知恩有地，余之逗漏，奚足云爲，但願智者達觀，斯圖頓悟，其本則圓明亘赫，淨潔無餘，樂莫大焉，以遂丈夫之志，終不隨波逐浪，他日拈條白棒，打殺雲門。



爲釋迦老子雪屈一番，敢保佛日重光。道風益熾，列祖常寂光中。拍掌呵呵，則不孤按圖得馬之功也。

一山寧禪師贊 相國寺愚溪禪人請

祖承頑極，愈添倔強。無法爲人，觸著便棒。有放有收，無偏無黨。宗開祖印，白華逼來。隨波逐浪，褒貶黜陟，原非兩樣。末後無端動聖顏，可爲古今之標榜。

示固信心士

仁智樂山水，祖師契未萌。頓空諸色相，心月自圓明。遇物則靈鑑，隨緣利有情。凡夫能返本，天下不汝輕。本來無二致，何壞復何成。視之不可見，名之豈能名。唯餘深造者，步步證無生。珍重固心子，日常須力行。勿忘本有路，沙界任縱橫。

示啓文林居士

奉道不知道，不知奉甚麼。參禪不會禪，莽鹵更堪憐。學儒不識儒，鄉愿賊何如。三教既漏逗，令人長嘆吁。九流去不返，何日得逢渠。半瓢測東海，一棒遶虛空。截斷千差路，圓明徹夜珠。天開太和臉，法界一吾廬。坐臥乘風雅，行藏無欠餘。東西皆夢幻，夢破樂無虞。一段還鄉曲，吹來慰道軀。蒼蒼如有眼，終不負區區。

示日昌劉信士

本來無一字，筆舌閣虛空。對機無縫罅，何處可通風。有語非干涉，無言大夢中。有無俱坐斷，八面盡玲瓏。塵說熾然說，心通道亦通。揚眉超語默，直指醒迷蒙。覷破言前路，譯傳始見功。掀翻

格外句，不負本來翁。

青木民部求薦罷山成休信士

心心無二念，念念無二心。心念渾一致，圓明古到今。正因該正果，終不向外尋。花發蓮池會，香飄碧玉林。以茲薦靈德，剖出罷山金。聊述偈爲證，名標上品箴。

薦靈雲院信女

本寂超三際，返觀無自他。蓮開方寸裡，香熟徧娑婆。助道頻伽鳥，安心極樂窩。一彈無生曲，慶快意如何。

辛丑仲冬，檗山慧首座專使慶誕，兼請駕歸山，不果作偈慰之

洪荒萬里一乾坤，獨羨薰風撼海門。奕葉芬芳擁法座，氤氳瑞氣壯祇園。無私撥轉天鈞令，有力難消鐵棒痕。不昧九潭雲孕種，掀翻海嶽始知恩。

自叙

老倒杖藜跨海東，不忘名質舊家風。尋常運用事無別，坐臥圓明方寸中。圍遶人天增萬福，大開手眼廓虛空。逍遙蓬島奚拘碍，微見西來弗宰功。

深尾庄兵衛求薦考了喜信士

生死由來幻，昇沈曉復昏。善哉能了業，葉落自歸根。八十六春夢，空無一法存。唯心常不昧，炤徹本來源。以此薦靈福，頓超詎可論。心花開馥郁，果證是知恩。

性公尼求薦嚴石見太守清閒居士

佛日流輝四海濱，杖頭指處絕纖塵。死生爍破烏何有，來去分明別假真。三十三春孝行滿，這回提起愈尖新。蓮花會上風光美，盡是清閑無事人。

薦御史津田平左衛門 孝子平六求

正氣奉天命，代巡壯帝畿。生民俱偃草，德化迅風馳。啓手無留戀，歸途春正肥。恰逢屈彼岸，微證夫何疑。說偈通靈性，頓超淨者機。圓明亘萬古，一會碧蓮池。

仲春念五日方丈上梁

拈來莖草卻鋒芒，到處爲標水月場。徹底大機堪大用，果然成棟又成梁。門開不二千差攝，法演無多莫可量。此日太和風雅振，梁山正脈永流長。

方丈上梁，且時陰翳，侍僧恐雨及時不便，亟催拜梁。老僧謂：時至自然光輝，稍停果驗，遂說偈識之。

新開丈室迅鋒芒，御苑翻成選佛場。莫道太和無手眼，遼天一拶愈風光。

示小川又左衛門

正信三思本，平心一自佗。檀門開六度，慈海不揚波。浩氣衛真主，脩身驅蘊魔。百年幻化夢，豈可自蹉跎。曾謁西來叟，胸開滿太和。梁山添翠茂，福德轉增高。四海誦玄化，功歸一刹那。日常能如是，不必問如何。

三月三日誦華嚴經畢

讀罷華嚴春未闌，白毫光耀兩眉間。悲心片片承知識，願海重重壯老顏。歷盡百城幻化境，頓

忘三昧徹空還，門開樓閣風光甚。勝似忙忙走萬山。

示水野源太夫

仁者興善事，愚人行惡道。惡極自滅身，幾人能到老。至善優天下，古今皆曰可。黑白兩分明，善擇是所寶。得之用弗窮，藏諸分外好。福德日彌新，慧光圓杲杲。決定信無疑，超群之種草。

鹿橋禪德過訪

老衲心開解脫花，時時增長福無涯。薰風五度臨玄策，和氣三春間紫霞。潦倒不迷正法眼，英賢豈可混塵沙。香飄果熟人天慶，便是靈山一會家。

復示卓石信士

人生豪富之室，多被五欲之所籠罩。活埋丈夫之志，無一出離，真可慨也。如信士，茂年便覺無常迅速，正信此道，孜孜不退，唯願依此精進力，頻開佛知見，爲急務，不被塵勞所汨。萬中唯一二而已，甚美甚美，但信得及，晝參夜究，無間間忙，忽然因地一聲，佛知見現前，不從外得，了了自知，生死去來，千魔百恠，不能搖動，始知自證之驗。與夫龐老子，把手並行，便信日用事無別，則不虛度此生，否則盡是流俗隊中算將去，與佛知見奚啻懸隔霄壤矣，何如。

語石禪人，求薦故考宗順信士

有子力參禪，薦超而必克，何須乞余言，而後成明德。覷破本來心，了然空卽色，死生夢幻中，夢破便超格。一拶鼻遼天，圓明無礙塞，觸處是菩提，靈然無不得。

季春望日，關梅巖居士過謁

梅巖誠信士來謁太和翁花柳春將暮江山日正紅善遊俱適趣到處盡同風會得個中旨歸家路路通

新山仁左衛門求薦故考昭心性月信士

世途見別各崢嶸直指西來路坦平托出昭心常不昧推開性月獨圓明三千塵夢即時漸六五春秋撒手行此日更求末後句靈然一拶證無生

老子讚 高力左近大夫求

大隱無知混閭閻如何騎犢過函關誰人一拶五千語玷汚面門只自謾

示松前志摩守

正氣鎮邊疆洪波海不揚功成而不宰德業始全彰返照本來物頓空莫可量死生事無惑萬慮盡消忘突出天中月炤人肝胆涼仁風偃四野草木俱生香格外求玄旨玉毫聊放光淨臨東海畔地久與天長

示老唐張振甫

踏斷孤岩頂上峯看來無異亦無同眼開不著繁花夢撼醒當人一瞬中  
僧呈一紙師目訖云未透祖師關謾行險崖路僧云某甲喫三十棒有分師云有棒不打這無血氣死漢僧云和尚莫向掌中弄死蛇好師大棒打出云且道是死是活

福嚴先大和尚小祥忌拈香云吾師德量廓虛空包裹乾坤不宰功直截為人三痛棒無私照物一輪紅滔滔法海洪流柱兀兀宗門大雅風此日涅槃初忌諱又添滴淚藥山中諸人還會

麼福嚴堂上春光盡太嶽峯前正脈通忤逆橫擔鐵柳栗觸翻鼻孔盡相同以此酬恩猶未足分身利利答無窮便燒香禮拜

示一峯居士

統攝乾坤力大開孔德容衛生如一子護國若雲從捧出中天日祿增億萬鍾英風彌八表一劍定先鋒生死無回互獨超蓋代功果能如是信直截勝猶龍

示津田道茂信士

前云一念一行無不成就所謂置之一處無事不辨今人作工夫心境雜亂不能歸一生死岸頭揔用不著正謂路多踏草不死豈能徹見本來面目耶又問自今何得行去老僧云一念圓明亘萬古涅槃生死等空花苟能徹證圓明本體於中覓涅槃生死之相了不可得豈有歡喜憂憾之事乎故古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之本體豈他人之可擬議者哉是以末又答云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桑田始終一貫無二無別詎生死去來之可遷變可謂活潑自由無罣礙便是月明簾外轉身時荆棘林中下脚處否則無非流俗漢子算將去與一念圓明奚啻霄壤矣道茂善人勉諸勉諸

示性海夫人寫法華經

圓明真性海心發妙蓮華手眼淨如鏡揮毫映彩霞三乘默稽首諸子共牛車七軸昭心膽萬言露爪牙靈山會上客俱證法王家

示張敬泉信士

生平造就只如是，百歲風光一瞬過。未得源頭活潑潑，那堪忙裡唉呵呵。眼開濃淡三更夢，心着榮膺五蘊魔。珍重老人亟猛省，聖賢舊路莫蹉跎。

圓硯銘

覆蓋渾淪，涵容至德。一氣元真，靈然叵測。盤古無端，平分黑白。天池浪濺，乾坤有色。際會風雲，文章乃克。應用三才，萬古規則。

示穎川藤左衛門

人生幻夢自浮沈，若個幻中惜寸陰。爍破塵勞淨圓鏡，打翻漆桶吼雷音。不虛出世丈夫志，豈味靈山大士心。一味涼人無間斷，好彈格外沒絃琴。

佛誕日

因地一聲全體現，周回指顧更吒咄。人天龍象嘆希有，草木林巒獻瑞嘉。煦日忽臨師子窟，薰風乍長法王家。團圞拶入娘生會，特地心開優鉢花。

偶成 三首

把茅蓋頂便心休，那更無端強出頭。事別千差都坐斷，理明一決獨全周。機生暗室風翻席，寂照澄潭月放勾。自得安閒消舊習，空花濃淡復何求。

也曾特地嘆奇哉，直至于今絕點埃。紅日自昇還自落，白雲飛去又飛來。無明草長菩提路，荆棘花敷般若臺。戲破死生幻化夢，千門萬戶一齊開。

牛頭沒也佛頭彰，聖字凡名莫可量。草木無心薰格外，乾坤何意映山堂。自憐一味靜方好，堪

嘆兩丸太殺忙，但得松梅同素志。渾身霜雪也風光。

示某禪德

豁開正法眼，徹見太和人。出入無回互，去來始切親。當仁能不讓，正氣自高昇。末後須深造，臨機貴轉身。善藏無縫罅，妙用自然神。萬法收歸本，風光徧刹塵。果然如是證，當體是能仁。

聞松平伊豆守謝世有感

九年壁觀絕追尋，孤負勞生直至今。不意洪鈞轉線脈，豁然大地作檀林。三思德澤垂千古，一顧太和重萬金。如是助揚正法眼，靈明獨脫始知音。

參禪偈 十首

參禪人發真心，心真念念絕纖塵。觸著一毫光燦爛，驢頭馬臉也天真。  
參禪人貴直截，一念圓明常亘赫。爍破死生夢幻花，拈來信手何奇特。  
參禪人自酌斟，空花濃淡勿追尋。返觀本有無多子，徹骨風騷忍不禁。  
參禪人亟返覺，返覺現成無彫琢。自家應用自收藏，何必蓮臺千葉托。  
參禪人勿辭難，黃金鑄就一心肝。紅爐百煉無更色，徹見丈夫不自謾。  
參禪人休草草，閒忙動靜亟鞭考。假如言行不相應，一失人身何處討。  
參禪人休貢高，貢高念積便成魔。恐教拶入修羅窟，百劫千生奈若何。  
參禪人綿密密，十聖三賢見不及。撞倒須彌開兩眼，死生大事始端的。  
參禪人休執著，執著真空成一勺。小見誠如井底蛙，驢年夢見金剛腳。

參禪人自決疑，一念未萌正好追，追到無生無住處，豁然因地不吾欺。

示淺野玄菴

自得天然無事福，猶憐莽鹵覓漚花，漚花濃淡三春夢，無事天然片月查，水漲船高分上派，雲開江靜徹無涯，苟能眼底空如洗，不二門中共一家。

雨窓懷舊

劫燒江山盡帶愁，愧無妙法解心憂，空餘幾點寒巖淚，并作雲濤洗舊羞。

賦感三瑞相

奇哉三瑞應林間，果感希常詎等閑，華土風光俱掃地，扶桑彩氣正爛斑，群英濟濟衛真主，正信依依壯素顏，但願東西盡極樂，皤皤社舞滿塵寰。

寄示黃檗自如監寺

法門重千古，德業植無涯，海外聞風語，吹來長善芽，直心衛祖道，正氣伏群邪，返炤中天日，胸開絕點瑕，始終能若一，道果不須嗟。

示大村因幡守

人我相空，冤親一致，入解脫門，成般若智，植福放生，存亡兩利，正信歸依，超歡喜地，世諦空花，不可爭，心開便是安身處。

毓楚何信士自長崎至覲占此示之

倏別崎江八載餘，今朝重晤意何如，微開眼孔洞三際，聊展襟懷卷太虛，道義頻增黃檗室，塵

勞迥脫白牛車，去來不着人天福，一塵清風壯晴曠。

示善遇禪人

霜顛一老叟，海外掣風顛，撞入太和境，高峯頂上眠，頓忘舊時路，塞殺不言天，一息夢雲裡，滄桑幾變遷，子來探法窟，兼以祝華筵，孝義撼蓬島，文名契昔賢，知儒堪入佛，善遇體金仙，不虛出格志，可覲法王前，日用能如是，同登一大年。

示字津木治部右衛門

大心淨信士，善積峻如山，不著有為福，人天孰與班，能開清淨眼，徹見本來顏，一念圓明無向背，始知生死不相關。

示警輝典座演瑜伽

智藏一片白芙蓉，聊吐毫端淨太虛，不獨幽冥沾法喜，人天樂樂意何如。

達磨讚

東土西天空眼底，三千法界一蒲團，鉢盂口閣黃梁夢，兀坐古今孰與班，不是神光納敗闕，更於何處付心安。

題揭鉢圖

一萬鬼子神通有盡，沒量真人道力無窮，劍戟雷轟電掣，臨機若斬虛空，逞盡百千伎倆，欲勝轉更迷蒙，瞿曇面點化，鬼母醒悟前功，卒急三歸淨戒，豁然親見兒童，始信四生皆一子，舌根吐出妙蓮紅，愛情盡處道情現，子母相將出樊籠。

季夏偶占

火雲影裡逼枯腸，何處飄來滿院香。莫是蓮池初破綻，解人煩惱作清涼。

又

不惹人間半點塵，小亭聊憩也天真。愧無一物壯山色，剩得滿頭白髮新。

又

心無城府行無踪，塵內幾能識此儂。何處敲雲醒午夢，一雙白眼對青松。

江州木侯守安信士送十六應真圖為鎮黃檗遂占偈識之

新開檠岫廓初禪，掃盡閒雲映碧天。十六應真探勝侶，千秋道誼蔭高賢。太和風雅東方瑞，萬福門庭特地妍。微笑法幢從此振，拈花一會永綿綿。

復魏爾潛居士書

何居士至接來翰，種種過褒，當之殊愧也。聞足下在崎，養德以遂身心，是最清福。然此時唐土正君子道消之際，賢達豪邁之士，盡付溝壑，惟吾輩乘桴海外，得全殘喘，是為至幸。惟冀足下正信三寶為根本，根本既固，生生枝葉必茂矣。原夫世間之事，水月空花，寓目便休，不可久戀。於中恐埋丈夫之志，誰之過歟。更冀時時返照自己身心，必竟這一點靈光，何處棲泊，不可錯過此生。到頭一著，誰人替代。縱有金玉如山，子女滿堂，總用不著，可不慎歟。囑囑。

觀音讚

大哉觀自在，悲願永無休。物我原同體，隨流又入流。一枝甘露酒，法界已全周。業識茫茫者，盡

教自點頭。

示松平隼人正令女

菩提心發玉蓮開，返照原無半點埃。徹見娘生真面目，不孤本有個如來。

示土土呂木勘兵衛

死生若夢幻，何處可追尋。一念返觀照，圓明古至今。人情輕片葉，道義重千金。大地如蕪葦，幾能徹此心。善來求法旨，直示定南針。

示大野主稅助

丈夫出世間，日用自閒閒。正氣彌千古，真心照八還。死生能看破，逆順豈相關。一念明如日，風光壯老顏。

示惟明禪人

目汝所問無端又生一種疑心，却成兩物，雜亂其中，不能歸一。雖終日持般若，不能轉般若，却被般若迷，則不無起滅之惑。愈持愈不相應，轉念轉不親切。正在隱隱浮沈之中，不能一刀兩斷。更來請示者，宜乎。然老僧終不頭上安頭，節外生節，令人顛倒無休矣。但願汝一信永信，一持永持，一決永決，一斷永斷。無第二念，無第二人。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那怕甕裡走鱉，龐公所謂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傳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汝能信得及，悟得徹提得起。放得下，要且綿綿密密，斧劈不開，刀斫不入。安有日用不相應者哉。

觀音圓光鏡銘

慈悲行願輪刹刹常清淨，照徹衆生心。本來明若鏡，眼空絕點埃。觀體見真性，十界一圓通。達觀說法竟。

黃檗耆舊默公像贊

相彼耆宿，居諸黃檗。出人頭地，唯唯一默。轉請四代知識，惹得風清月白。兒孫烈烈轟轟，托出蓬萊片舌。海屋滔滔，贊不窮。看來也是白拈賊。

張振哲等求薦母周榮妙心信女

重恩惟鞠育，報德禮空王。半偈薦靈福，紅爐點雪光。愛根消淨盡，般若獨全彰。三十六春夢，回看一咲場。孝誠投念切，衆德復宣揚。業海重重竭，妙心片片香。以資解脫路，直下便超方。

示高泉孫

濁劫希龍象，縱橫多跋躩。遠聞惟蹙額，觀面意何居。知子超群萃，能扶天馬駒。擴充正法眼，終不味區區。一片澄潭月，圓明徹夜珠。任從滄海變，萬古自如如。槩岫添靈彩，蓬萊眉轉舒。不孤微笑旨，祖席永無虞。

中元嘆

搖落空林歸本根，忽聞特地懷深恩。江山有限情無限，草木雖存誼亦存。莫報劬勞空自嘆，號天罔極向誰言。聊宣半偈含悲愴，字字淋漓帶血痕。

輓空印老居士

百歲如朝暮，浮雲一瞬目。人生古來稀，而況又加六。蘭桂滿庭中，福壽兩俱足。歸道一坦平，行

藏無拘束，生爲國所珍。去爲幽冥福，法護盡厥心。慧炤唯吾獨，欲期再晤言。云歸胡太速，世事夢中花。道情傳空谷，何處搖落聲。悲淒動林麓，聊以說伽陀。唯君是所祝，蓮開千百葉。葉葉如車輻，上品任化生。俯仰真金屋，師友滿閻浮。於君唯可卜，撒手歸去來。誰不嘆於穆。

又爲拈香偈

印破虛空無背面，翻身鼻孔愈遼天。真香一瓣資君福，特地心開九品蓮。

示自證禪人

歸家慕直路，擬議隔三子。一氣無回互，行藏自悄然。丈夫志決烈，豈不更加鞭。生死輪回事，夢聞亦可憐。中途如錯脚，求出待驢年。

大坂喜齋求薦大塚卜齋信士

伽陀無義味，飲水自知源。草木逢春發，禽魚得氣原。孝誠回業累，道重震乾坤。撒手十年外，今開解脫門。有靈能覺悟，徹證始知恩。

贈別松平隼人正回江戶

蓬然肅氣動林丘，杯茗殷勤解別愁。御世全憑三尺法，安禪打徹一毫頭。知君有意邀明月，愧我無能赴碧流。聞道德風皆偃草，歸來聲價滿瀛洲。

贈別

勿昧舊時路，歸家獨悄然。愁聞歌別曲，懶作賦歸篇。意氣冲霄外，行藏帝象先。一聲幻夢破，足下徧三千。

示酒井內記

惟秉金剛劍，幻花夢自消。眼空無一物，何處不逍遙。

示酒井主膳

放下塵勞夢，大千一坦平。舉頭天外看，日午正三更。

示松平民部少輔

開士醒塵世，真人破有空。聊舒三寸舌，挽轉太和風。志負青霄外，心閒未發中。丈夫須返炤，莫使碧雲籠。

薦柏庭道茂信士

歸依淨信士，退隱已多年。爍破三途業，便登九品蓮。死生皆夢幻，出沒任天然。不昧伽陀旨，風光徧大千。

賞桂遇雨

轟轟雷雨破秋光，桂子紛紛半落香。悔莫閒行花下路，一身淨潔也清涼。

偶成

自愧無能老倒翁，飄飄一葦任西東。杖頭撥出秋波眼，不覺毫端耀祖風。

又

一杖橫挑兩朶山，東西之遠等閒閒。軒知百歲幻花夢，對鏡寧無羞赧顏。

又

圓顛方服講真經，說到三途鬼亦驚。酒色分明兩個字，活埋多少好英靈。

又

自從嚼碎金剛後，一字烏容掛齒牙。八面鑽錐無縫罅，臨機撒出滿恒沙。

桂月漫興

海外閒瀟散，何期到此鄉。忽聞天際响，陡落一枝香。玉露懸秋鏡，炤人肝膽涼。少時多孟浪，老大愈清狂。髮白脩途邇，眼青看世忙。等慈解脫路，般若是歸航。舉念超三際，開眉洞十方。隨緣任放曠，何處不吾藏。

讀列子天瑞篇

無形大盜盜天真，向氏卹能識此情。竊得太和些子氣，頂天立地自成仁。

示某善人

正信歸依絕點塵，時時返炤本來身。鐘鳴殿角山中主，月吐峰頭格外賓。百歲光陰能有幾，一生幻夢總非真。這回了徹無他事，不負拈花會上人。

華鯨

君家住海中，性命鍾水府。以木肖其形，高懸奚太楚。衆僧要喫齋，先來敲君肚。君肚等虛空，誰人憐君苦。苦中响如雷，知音惟佛祖。佛祖聖賢心，受命同今古。相資未發前，大哉非小補。試問把柄人，聲消歸何所。歸處不可知，聞時孰爲伍。根塵無所依，突出雲門普。聲聲般若聲，色色蓮華土。是名真佛陀，不墮於諸數。



布袋和尚

獨坐布袋，一杖撐天，眼空四海，身心悄然，堪笑忙忙，幻化裡，幾人豁醒未生前。

負山跨海羅漢圖

負山踏海，當行買賣，踏遍天涯，自由自在，三千刹境，現毫端，一點靈光，周法界。

達磨面梁王圖

迢迢萬里而來，對面如何不識，貪着人天功德，頓忘不識之質，果能離相離名，不妨端端的。

示大眉徒結茅

江山踏遍自閒忙，偶結瓢居古樹傍，莫訝峰高日出晚，炤人頂上愈風光。

又

日用靜操那畔邊，平懷風雅一愚賢，鳥啼花咲機鋒俊，贏得閒居孰共傳。

仲秋念八晡間，步明堂外，忽天際流輝，燦爛有紫繩二十四道，貫於北極，竊為吉氣。

應兆，莫非聖主賢臣臨民以德，所感之徵，遂述偈識之。

卓朔杖藜開晚眺，普天靈彩映禎祥，雲收碧漢千邦靜，桂落寒巖萬壑香，念四紫繩貫北極，一林瑞氣煥文章，聖人御世旌民德，廣被蒼生莫可量。

二十九日空印居士終七之期，衆禪誦經修懺，以資冥福，仍述偈以薦。

娘未生時一片地，來來去去百千番，今朝直指無生路，徹見端倪心自安，珍重讚岐空印叟，行藏勿昧沒絃彈，知音萬里空遺恨，月上高峯玉一團，傑破大千幻化夢，吾人莫作等閒看，自慚

德薄龍鍾甚，聊述伽陀照膽肝。

贈玉峰居士

春容落落又秋霜，何物推遷底事忙，開士不忘弘願力，丈夫豈昧自行藏，脚跟有據融三際，眼底無塵炤十方，莫謂侯門深似海，旁通消息愈風光。

半井瑞雪，求薦遠祖和氣清麻呂真人。

大功不宰久彌新，錯節盤根妙入神，德被乾坤千古重，心懸日月一天真，頓超靈鷲無生果，徹證蓬萊不老春，七百年來法眼裡，聊吟半偈表真人。

自讚 越州信童求

少小頻參黃檗，善財獨禮觀音，不昧多生意氣，圓明一片真心，朝昏瞻禮無他事，魔障頓消徹古今。

九日同諸禪登高峯絕頂

烟收嶽面獨清明，磊落相將頂上行，環遶千山朝拱翠，高居一座坦然平，杖挑杲日昭瞻，塵發秋風洗謂情，未敢浪彈險崖句，恐教天外得人驚。

又

喜有風光映碧天，輕扶老倒上峰巔，胸開徧界淨如洗，剩得黃花供眼前。

重陽後二日遊清水寺禮大士

大士現清水，湛然妙入神，等慈濟苦海，弘願渡迷津，念物原同體，視生無兩人，挽回舊面目，徹

黃檗和尚太集

三五

見本來身，共證圓通境。淨無半點塵，密窺大慈德。洪恩莫可陳，我來探勝槩。瑞氣映天真，道契山中主。雲從格外賓，中虛含萬象。雅誼日彌新，正值清秋景。懷開意倍親，法門互表帥。不負老能仁。

贈成就院主

歷徧扶桑境，何期逢此翁。行藏皆樂地，顯密盡圓通。淨似清秋月，渾成太古風。未常吐片語，三昧在其中。天運今猶古，曦車西復東。人情付流水，道義廓虛空。特造太和室，殷殷意倍隆。推雲迎老叟，下榻淨梵宮。竭盡山餽供，開懷潔己躬。百年幻化夢，唯此卜全功。

又別句

羨君好手慕拋勾，搭着無依鐵鼻牛。清水池邊聊飲啜，白雲嶺上恣優游。滿林秀氣千年瑞，大地霜花一色秋。掣斷芒繩歸去也，了無踪跡落峰頭。

示德風禪者回里

德風皆偃草，草偃風光好。并作太和春，世間何處討。歸去任騰騰，再來須急早。九上與三登，大事乃可保。

示松平對馬守

正氣千祥象，回天語漸舒。丹心懸日月，赤膽耀空虛。覷破浮雲夢，圓明徹夜珠。不孤滄海望，仁者樂無虞。

示獨本藏主回自肯庵

來來去去不辭忙，踏斷溪聲流遠長。始徹閒忙無二致，脚頭脚底盡風光。

歲次壬寅菊月十九日，本寺觀音開光云。法身彌宇宙，道眼廓周沙。一點光通達，圓明沒點瑕。諸人會麼，茲者大士示現之時，靈光正照，吉氣臨筵，為祥為瑞，家國晏然，為霖為雨，山川秀麗，真誠衆生之福田，永作長河之寶筏。尋聲救苦，隨類度生，而其神通妙用，無量無邊，最親最切，何用山僧筆舌助揚，而後為光明耶。雖然如是也，少這一點不得，何故。不見道天得一點紅光，愈見高明之廣大，地得一點精華，益增百寶之光輝，人得一點正見，能成摧邪扶正之功。助僧得一點正知，卻有揀魔辨異之手眼，然則乾坤雖有覆載之功，亦借今古聖賢表揚發揮，以成三才之德，而被蒼生，廣博無窮矣。山僧雖然不慧，日用事無別，行藏沒缺虧，與古往今來，何曾少却一毫端，既無欠少，不妨出一隻手，點開光明，與觀音大士互相表揚，共作佛事，以利群機，不亦至善乎。舉筆云：諸人還見麼。黃檗由來無多子，全憑這點作生涯。揭開慧眼，亘今古，照徹生靈歸一家，便點。

長門神谷勝右衛門求薦妣孤雲

孤雲幻化境，黑白業居諸。一句伽陀語，剖開業盡除。打翻生死海，炤徹夜明珠。三界輪回息，一靈覺太虛。儼然登彼岸，極樂意何如。

睡起戲筆

老來聊展小神通，夜返家山晝在東。夢筆花開新燦爛，一園桃李舊春風。萬里相公參次問，如是來者，是什麼人。師云：豁開舊面目，徹見本來人。進云：如何徹見去。師云：

日用事無別，相公便禮拜。師云：會了禮拜，不會禮拜。進云：某甲無可道。師云：秋花點點新。

河村十右衛門求薦妣梅岸妙林

孝子追原本，貞臣起帝京。不孤英傑事，豈負慈恩情。家國兩全美，功勛一大成。返觀猶未足，直造法王城。乞偈薦靈福，蓮花舌上生。頓消三界業，淨土坦然平。大道無方所，隨心得善名。妙林登彼岸，極樂舊家聲。

示胡信士

久埋至寶在塵勞，撥出當陽見也麼。眼廓虚空無欠剩，心平滄海少風波。一天霜月晴方好，萬里江山瞬息過。飽載家珍歸去也，高登彼岸樂如何。

西村久左衛門求薦考成玄妣壽圭

請法敬爲主，事親孝爲先。孝敬兩俱足，是名真福田。以茲薦父母，特地自成玄。再乞偈爲證，又加腦後鞭。頓超清淨界，共坐寶花蓮。

示惟住孫

惟住無所住，惟行無所行。兩頭俱踢脫，日午正三更。舉世渾如夢，幾能醒此情。霜花堅道骨，蘿月啓眉明。但惜形山寶，豈貪世上榮。蓬萊偶寄錫，和氣暢平生。聊得安閒法，頓消幻化聲。福慧果圓滿，乾坤掌上平。不言天下信，沙界任縱橫。

示惟一侍者血書華嚴經

坐斷千差路，儼然一坦平。腳踏實地，豈更聽虛聲。萬法皆如幻，一真亦強名。無名天地始，觸處自現成。識得現成物，人天不汝輕。乾坤同一體，何處可關情。榮辱三春夢，興亡一瞬傾。心心無間斷，念念自圓明。滴血成經海，華嚴界上行。

歌

十二時辰歌用寶誌公韻

平旦寅剖出當人清淨身，心境兩忘無罣礙，拈來信手是家珍，不着相啓迷津，觸處分明不是塵。亘古彌今活潑潑，由來非假亦非真。日出卯，一點圓明巧非巧，爍破閻浮八萬州，佛魔頓盡誰來撓，赤條條無不了，直者直兮拗者拗，法法頭頭自性空，原無我相奚憂惱。食時辰，當體現前妙法身，日用尋常淡粥飯，何須更要著薑辛，平等見沒疎親，切忌從前着我人，一錯源頭千萬里，招回未免幾埃塵。禺中巳，亘赫圓明無不至，炤徹算沙沒量人，頓空實相離文義，了死生無一字，明明覲露是非是，無我無人無去來，大千沙界爲吾使。日南午，突出蘊山一大寶，智者到山得寶回，資生澤物賑貧苦，迷自迷悟自悟，雲開雲合朝還暮，等閒踏斷兩頭關，生死去來歸一路。日昃未，爛嚼虛空無味義，咬破舌頭飽不休，縱橫舒卷西來意，信口談何所諱，人間天上非吾止，隨緣偶寄古灘頭，釣得錦鱗不自棄。哺時申，本來無物不知貧，寒山幾幅暫知己，雲影淡濃幻假真，勿外望自全神，頑石團圓堪作

隣，咳唾一聲皆點首，凝眸何處不同人。

日入酉，寂滅須臾長且久，離相離名離古今，詎聞虛設曹山酒，未放逸何須守，看破從前奚所有，突出本來鐵臉皮，無生界內團圓走。

黃昏戌，萬別千差歸一室，坐臥空空無所爲，翻身不覺東方日，烏關關蟲唧唧，一部真經幾點漆，動着毫端隔大千，未萌一念波羅蜜。

人定亥，夢到靈山歸疲怠，耽着名勝夢遊長，無想主翁今何在，破砂盆誰替代，東擲西拋胡罣礙，返炤個中無一物，空花露影徒憎愛。

夜半子，一夢無生曷有死，堪嘆夢中說夢人，何曾契着離言字，玄中玄格外事，去却非兮翻却是，暗謝明來互奪凌，真空實相誰堪試。

鷄鳴丑，一聲啼破長悠久，空色堆頭露片誠，追尋特地烏何有，沒却頭伸出手，把住放行還老朽，饒伊能轉十二時，爭如塞殺虛空口。

結茅歌

茅居好茅居好，茅居素靜無煩惱，隨家豐儉樂無窮，節槩風情何處討，松微吟動幽草，天然一段妙嘉蕩，不彈濁世繁華夢，但惜光陰無價寶，美少年唉老倒，老倒徧能開懷抱，眼爍乾坤空古今，曾流一帶淨如掃，常無事間眠早，柴門不掩雲來鎖，夢遊東土與西天，淨穢踏翻幾絕倒，忽惺惺光浩浩，斗室門開通大道，寂照圓明沒缺虧，果然勝於蓬萊島。

磊落歌

沒量漢莽鹵人，無端西沒又東昇。槩岫潭中忘瘦影，扶桑添得一閒身。有時喜有時嗔，惹得娘生滿面塵。凡聖位中收不住，驢頭馬臉也天真。德不德仁非仁，殺活縱橫妙入神。逆順圓通無罣礙，一毫頭上萬年春。住無住言唯新，抖擻衣下作家珍。智開平等無高下，賑濟玲峴徹骨貧。非常法爲準繩，落落風光不可陳。亂草場中強作主，任教四海自來賓。

無用歌

無用人任天真，隨時屈也隨時伸。幾度雪霜鏗傲骨，一番風月一番新。幻化景却非真，造物無私妙入神。蝴蝶夢中開隻眼，百花叢裡不沾身。恒返炤本來人，出沒奚曾惹點塵。五濁劫中悲願切，千華臺上捧能仁。無可喜有何嗔，徹見本來無我人。一天淨潔超空有，徧體風光融假真。

古稀歌

不着壽不干祿，太和風雅四時足。無爲無事樂天真，甘守清閒惟我獨。山自青水自綠，萬象森羅同一幅。倏忽天開五老圖，蓬萊峯獻喃喃祝。數樹梅幾叢竹，一味清幽供巖谷。重重瑞氣遶東西，片片白雲夜共宿。從心欲無拘束，時清道泰一陽復。正氣瀾漫四大洲，果熟香飄六十六。松蒼蒼花簇簇，道存林下數間屋。窮通壽夭自天然，不昧本來真面目。舊時路已忘復，令人萬里嘆於穆。頓空壽相不思議，南北東西同一轂。

丈室落成歌

安樂節太和天，正是人間大福田。著得金剛真種子，花開結果遍三千。刪草莽開法筵，丈室落成豈偶然。不二門中昭萬象，收羅法界廣無邊。師子吼萬松巔，異口同音祝聖賢。道泰時豐家此不能宣，請君試問咸音叟。必竟如何決一言，開口恐教三十棒。逡巡回首更加鞭，收聲斂氣歸元本。把住大千同枕眠，如是撐持無滲漏。流傳勳業萬斯年。

牛頭梅檀瑞相歌并引

鬻香長者優鉢羅華，示善財童子云：摩羅耶山出梅檀香，名曰牛頭。若以塗身，設入火坑，火不能燒。又云：赤梅檀出牛首峯，以峰得名，可以治寒症病，故國人所重。良有以也。茲係崎中信士津田又左衛門，三十年前往其國，得之蘊諸以來，無有知者。前歲適唐人至，善能減塑，出此香雕成觀佛，寶相嚴麗，瞻禮咸嘆希有更餘，逸然上座求之，仍雕一尊，送上老僧，隨身奉供。曠東西相去數萬里，奚緣所感，得此瑞應，加以妙手莊嚴，相好盡善盡美，與夫三平瑞相同渡祖圖，並作三瑞應吉，一會儼然，永爲萬福之家寶。庶百千年後，一瞻一禮，福慧兩全，其功德曷可思議者哉。遂作三瑞歌以識之。

也太奇也太奇，天然三瑞會斯時。東西程賦幾萬里，應感機緣不可思。牛頭沒佛頭，熙頓空煩惱。卽菩提，一瞻一禮成三昧。正信歸依徹悟迷，老何幸逢斯期。白頭光耀五須彌，當陽點出人天眼。并作太和般若基，非常相過量儀。今朝現也巨思議，祥徵海國頌千古。信感當人不自欺，見無見絕狐疑。體用全彰若個知，西沒東昇無二致。行藏取舍更由誰，作無作爲無爲。掃除名跡露真規，頓明黃檗無多子。觸目千差也合宜。

對菊歌

人垂老天復秋、眼底黃花孰放收、白首閑行歌晚節、儼然微笑解新愁、秋光好却難留、籬邊風景恣悠悠、細看却有傲霜志、不覺林間一段幽、尚隱逸最高流、淡淡清馨獨自由、縱使兩輪高遠、炤素心淨潔對空酬、離名謂却無憂、夢境繁華盡放休、惟得個中清意味、更於此外復何求。

種竹歌

堅其志虛其心、日常種竹自成林、枝枝秀氣承天澤、節節文明播古今、微風動和雅音、葉葉青標引鳳吟、雪覆龍鍾掛片玉、日搖疎影浪千金、三徑友暢胸襟眉、開秀茂俯群陰、操節凌霜千古勁、名標君子聖賢欽。

黃檗和尚太和集終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

解題

本書上下二卷は本邦黃檗派の格峰實外和尚の撰述する所のものなり。師は由來、多病の身を以て諸所の山庵に住し、其の間、内外四十餘種の漢籍祖録を涉獵して本書を著す。古來、禪門の古徳には本名の外に、一種の綽名又は通稱を以て呼ばるゝもの頗る多し。例へば達磨大師を「碧眼胡」、「缺齒老胡」、「壁觀胡僧」といひ、永嘉大師を「一宿覺」、南泉を「王老师」、寂音尊者を「甘露滅」と稱する類是れなり。本書は之等異稱、類號、綽名などに關し、上は達磨大師より下は明の慎行禪師に至るまで、苟も叢林に著名なる古徳一百九十人に就いて、各其の略傳を述ぶると共に一々其の異名の因つて來る所以を明かにし、因つて以て同名にして異人なる、異名にして異名に非ざるもの等、混名の著なるものを辨析して、後學をして其の徳と名とを知らしめんとするにあるなり。故に本書は、一面より視れば、支那禪宗の諸祖に於ける一種の異稱字典とも言ふことを得べし。

本書卷頭には嵯峨直指庵月潭道澄作の著者の別號に關する詩二首を冠し、卷末には著者の詩一律と實海界輪の跋文とを附す。猶ほ師は本書に漏れたるものを集めて、別に補遺一卷を編まんとしたれども、

老病の故を以て其の志を遂ぐる能はざりきといふ。こは實に遺憾の極みといふべし。

著者の傳を案するに、字は格峰、諱は實外、別に斷橋と號す。肥前國鹿島城主鍋島直朝の長子にして承應元年三月四日を以て其の城中に生る。承應年間は實に我が榮宗興隆の時なり。乃ち同二年には明僧澄一和尚、獨立性易和尚の來朝あり、同三年には隱元禪師及び其の一門の歸化するあり、翌年には木庵、慈岳の徒來る。師は實に此の新宗教の將に起らんとする際に方つて生る。又其の間、多少の因縁なしと言ふべからず。師、延寶四年正月、年二十五歳となる。雨あり、一首の和歌を詠じて曰く、

ふりそむるみのりの雨よこの春に

ねがふ心の花をうるほせ

斯くして師は佛を慕ふの意遂に止み難く、此の春、同國藤津郡能古見村福源寺に入り、桂巖明幢に就いて出家す。其の冬、同村久保山の居宅を捨てて寺となし、圓福山普明寺と號し、桂巖和尚を請じて開山始祖となす。其の外、古江田（今は古枝に作る）村の祐徳院、佐嘉郡梅野山葛谷の庵、並に慶福院、心花庵、渣開浦の天開圖畫亭等を開創す。本書混名集は實に此の天開圖畫亭に於て編成せられしものなり。元祿四年七月、藤津郡能古見村水梨谷の巖泉庵に住し、五年、神埼郡仁比山村朝日山安國寺に出世す。同じく十年、安國寺を退いて巖泉に歸る。歸庵の日、愛宕橋を過ぐる時、過ぎ了れば橋俄かに踏斷せり。即ち和歌を詠じて曰く、

神も我がこころを知るやはしたえ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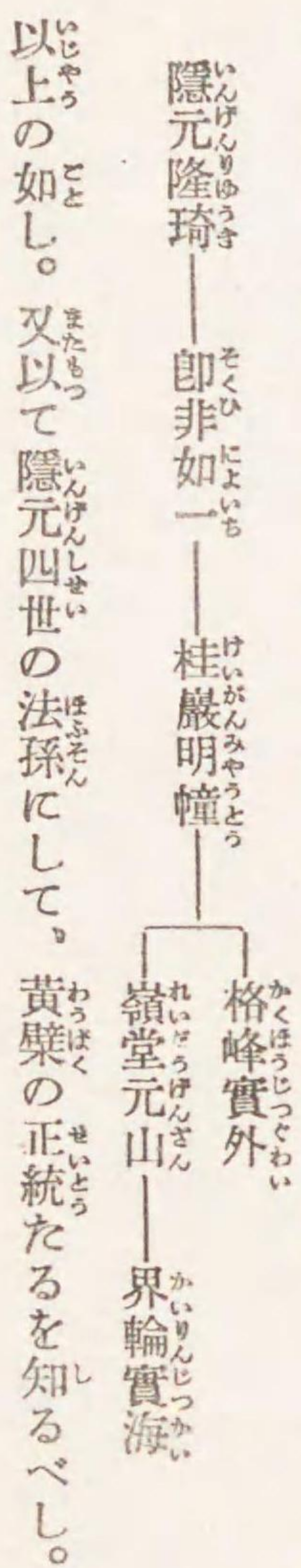
世にかよはしのみち示すなり

之を桂巖和尚に呈示したるに、桂巖乃ち斷橋の號を與ふ。月潭之を聞き、斷橋の號を賦して詩二首を贈れり。本書の卷頭に載する所のもの即ち是れなり。巖泉庵は後に高岳山曹源庵と改む。師は正徳五年五月、微恙を示し、同六月十八日遂に寂す。壽六十又四、閻維して後、塔を普明の山と曹源とに建て、遺骨を此處に葬る。

師は資性病弱にして慈仁深く、又學を好み、詩歌、篆文に巧みなり。著はす處の書、本書の外、篆字金剛經、華藏世界圖說、東渡南游記、陳希夷睡像上進記、道祖神記等あり。

又本書跋文の撰者、字は界輪、諱は實海、後、字を藏山と改む。普明寺の塔頭法泉庵の第五代、普明寺の第六代として住す。又詩に巧みなり。

今、格峰、界輪二師の法系を表はせば、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序

獨木橋横つて崖壁險なり、等閒に踏斷すれば兩頭空し。俊流若し<sup>①</sup>的盧の至るに遇はば、眼を合して跳過するも活路通ず、險崖橋斷えて尋ぬるに路なし、許さず庸常人の往還することを。黃巖倫老の輩を除却して、是れ誰か親しく到つて禪關を扣かん。

巖泉禪師別に斷橋と號す。此れを作つて寄贈す。晒を博す。

峨 阜 澄

① 的盧。的盧は字典に「馬の名」と。「埤雅」に「類有三百毛、謂之的盧。俗に的盧といふは非なり」とあり。  
② 峨阜澄。一の字は月潭、名は道激。黃巖派の人。隱元三世なり、山城嵯峨の直指庵に住す。獨照性圓に嗣ぐ。著述巖山稿二卷あり。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 凡例

一、大凡そ僧の字と諱とある外、別に呼ぶ所、禪林尤も多し。一には勅號、二には所住の山名、三には所住の寺號、四には所居の庵室、五には所居の州縣、六には所居の形勢、七には語に因つて號と爲す、八には事の爲に觸發せらる、九には事に因つて師友に稱せらる、十には相貌言行の奇異に因る。

一、勅號に二つあり、生前に賜ふを特賜といふ。梁の婁約、隋の智者を以て濫觴となす。滅後に賜ふを追諡といふ。後魏の胡靈公、唐の大通禪師はその權輿か。所住の山名を以て人に呼ばれるものは、百丈・黃檗など。

①凡例は書中の大要又は注意の簡條なり。左傳の序に「凡を發して以て例をいふ」を見たり。

所居の寺院を以て世に稱せらるるものは、臨濟・香嚴など。所居の庵室を以て自ら號するものは晦堂・雲庵など。所居の州縣を以て人に呼ばれるものは、趙州・汾陽など。所居の形勢を以て人に呼ばれるものは、石頭・斷崖など。語に因つて號となすを以て世に稱せらるるものは、丹霞の然、鐵牛の定など。事の爲に觸發せらるるを以て自ら號するものは、死心叟などの如し。事に因つて師友に稱せらるるものは、破竈墮・岑大蟲など。相貌言行の奇異に因つて諸方に呼召せらるるものは、乃ち

碧眼胡・赤頭瓊・打地・骨剉などあり。今採る所のものは第六と第九と第十との類なり。「第一勅號は禪教を分たず、婁約・智顛・法果・神秀並び舉ぐ。」

一、諸師の諸名は、事に因り、相に因り、言に因り、行に因り、姓に因り、字に因り、所住所居に因り、所業所作に因る。大都ね叢林に傑出するの士は、尋常名字の外に、所因の名は一ならず。師姑・散人・居士と曰ふと雖も、異號の正しき者は、集中に收在して、苟も後輩をして其の徳を知らしめんと欲するなり。

一、今達磨大師以下二百九十人を收むるのみ。間衲子と稱せざる者あり、取るべからざるか。只だ禪者の口實に在つて、出書の著明なるを以て併せ收む。

一、二祖の可大師を斷臂の兒と謂ひ、四祖の信大師を破頭老人と謂ふが如きは、稱呼せざるに非ず。然れども本傳を考ふるに、之を紀するを見ず。故に今除き去つて、且く後人の考ふる所を俟つ。亦異名に似て異名に非ざるものあり、類を推して須らく察すべし。

一、教門の先徳、青眼律師・白足和尚並に攝山・詮公の四友の如きも亦茲に載せず。蓋し禪林を以て題首に表すればなり。「得意布、四句朗、領悟辯、文章勇、之を攝山・詮公の四友と謂ふ。咸南北義學の碩師なり。」

一、臨濟下の四庵主、馬祖下の烏白・黑眼等、皆法諱を顯さず。今之を取る可くして取らざる者は、

意、繁を厭ふに在り、故に之を刪滅す。

一、東禪・西禪・龍光・文殊・觀音・禾山・芭蕉・林泉・南院・南臺・大覺・黃歲・月華は、皆唐及び五代宋に出で、時に和尚と稱せらる。亡名の尊宿にして、各各兩人あるなり。後の僧史を閲ん者は、等閑に看過して、誤つて一人と作す可からず。然も混名に幾しと雖も、繁を厭て載せず。

一、祖庭事苑卷の二、瀑泉集に出す所の白頭因は、是れ何れ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註に列ね出す。事に因つて號を立つるもの二十七員、其中二十二人は、已に考へて此の集に載す。五人は未だ眞名と世代とを詳にせず。按ずるに、白頭副は道副禪師を謂ふか、忽雷澄は宗派の圖の神秀下に見えたり。恐らくは唐人ならん。清八路・黑令初・明半面は、學者宜しく之を稽へて以て添入すべし。

① 瀑泉集。雪竇重顯の著述にして一卷あり、明覺禪師語録の第四に收む。

一、此の集編成つて兩年餘を経て後、還つて諸の禪冊を檢閲するに、網に漏るるものも亦少からず。是に於て別に補遺一卷を輯め、兼ねて扶桑宗匠混名集を附せんと欲するに、年老い病劇しくして志を遂ぐるに能はず、豈に遺憾なきことを得んや。本集兩卷の如きは、好事者の爲に取り去らるるなり。

凡例終

採用書目

|        |      |      |        |      |      |       |        |       |
|--------|------|------|--------|------|------|-------|--------|-------|
| 高僧傳    | 續燈存稿 | 正宗記  | 頌古聯珠   | 無門關  | 羅湖野錄 | 叢林盛事  | 竹窓隨筆   | 揮塵後錄  |
| 僧寶傳    | 五燈會元 | 稽古略  | 臨濟錄夾山鈔 | 正宗贊  | 雲臥紀談 | 中峰廣錄  | 禪林寶訓音義 | 瀛奎律髓  |
| 傳燈錄    | 五燈嚴統 | 祖庭事苑 | 碧巖集不二鈔 | 林間錄  | 正燈錄  | 枯崖漫錄  | 禪宗漁樵集  | 五車韻瑞  |
| 普燈錄    | 佛祖統紀 | 文宇禪  | 虛堂錄    | 大慧武庫 | 大光明藏 | 山庵雜錄  | 冷齋夜話   | 大明一統志 |
| 增集續傳燈錄 | 佛祖通載 | 禪林類聚 | 無準錄    | 大慧普說 | 人天寶鑑 | 建州弘釋錄 | 卻掃編    |       |

書目終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上

晚學沙門斷橋撰

南北

碧眼胡僧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は、南天竺國香至王の第三子なり。姓は刹帝利、本の名は菩提多羅、後般若多羅の本國にて王の供養を受くるに遇ふて、師の密迹を知る。因つて試に二兄と與に施す所の寶珠を辨じて、心要を發明せしむ。既にして尊者謂く、「汝諸法に于て已に通量を得たり。夫れ達磨とは通大の義なり、宜しく達磨と名くべし」と。因つて改めて菩提達磨と號す。高僧傳に曰く、「達磨は眼青色なり、故に碧眼の胡僧と稱す」と。又祖庭事苑に曰く、「達磨は法の爲に西來して、未だ嗣子に逢はず、面壁冷坐九載、傳法繼祖のもの一人、是れに繇つて隻履西に歸り、道東に傳ふ。是の時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 卷之上

①原本には此の上卷の前に目錄數枚あり、又目錄の下に「出興の次第、師資の前後を列せず、但だ世代を分つのみ」の割注あれども、編輯の都合によつて凡て之等を刪る。猶ほ目錄の或題目の下にも注あれど、之等は何れも本文の題目の下に移載せり。  
②高僧傳は續高僧傳にして、三十卷あり、唐の道宣律師の撰する所なり。  
③祖庭事苑は八卷あり、宋の陸

に當つて、皆之を壁觀婆羅門と謂ふ。故に一には壁觀胡僧に作る。又缺齒の老胡及び勿版子の號あり。碧巖集三教老人の序に曰く、「齷齪東に來つて、心印を單傳して文字を立せざることは固よりなり」と。梁の大通二年十月五日に入滅す。唐の代宗に至つて諡して圓覺大師と號す。雪堂の行、廓然無聖の話を頌して曰く、「西天の屠子氣雄豪、神州に欺負して罪逃るること莫し、梁帝當頭輕く一拶すれば、果然として提起す活人刀」と。又寂光の豁拈じて曰く、「達磨大いに理直きときは則ち氣壯なるに似たり。佛心天子、孟嘗君の仁術あつて、善く高賓を待す。當に若し箇の漢あらば、咄して言ふべし。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も雖も、強賓焉んぞ善く弱王を抑せんや。老臊胡豈に止だ江を渡るのみならんや」と。善卿の曰く、「西竺を稱して胡と爲すことは、秦晉より沿襲し來つて、卒に變革し難し。故に佛を名けて老胡と爲し、經を胡語と爲し、祖を碧眼胡と爲し、其の後に裔たるものを胡種と爲すあり。釋氏の子となして胡種と名くることは、膺を撫して自ら愧ぢざることを得んや。所謂必ずや名を正さんか」と。

隋

赤頭瑩

三祖の僧瑩大師は、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初め居士を以て二祖の可大師に北齊に見ゆ。二祖之を器なりとして、爲に剃度して受具得法せしむ。陳の大建元年北齊より司空山に來り、遂に舒州の皖公山に隱る。後周の武帝、佛法を破滅するに屬して、居に常の處なく、十年餘を積んで、時の人の能く知るものなし。後に道信大師を得て法を付す。隋の大業二年に入滅す。唐の玄宗、鑑智禪師と諡す。正宗記の師の傳に曰く、「其の元復た黒髮なし、故に舒州に號して赤頭瑩となす」と。「大師に信心銘あり、盛に世に行はる。」

唐

嬰兒行菩薩

鶴林の玄素禪師は、姓は馬氏、牛頭の威に參じて旨を得たり。貴賤怨親も曾て喜愠なし。時に之を嬰兒行菩薩と目く。天寶中に卒す。後人、俗氏を以て之を呼んで馬祖といふ。或は姓名兼ね稱して馬素と曰ふ。勅して大律師と諡す。

老安國師

嵩嶽の慧安國師は、五祖の忍に嗣ぐ。則天、國師と爲し、中宗、紫衣を賜ふ。隋の開皇壬寅に生れ、

善卿の撰する所なり。  
 續高僧傳には達磨大師の姓を婆羅門とす。  
 勿版子は一に没板齒に作る、缺齒に同じ。達磨大師、毒に中つて前面の齒を脱落せられたりといふより稱す。  
 碧巖集は十卷あり、宋の圓悟禪師の著述なり。  
 齷齪は齒のあらはれたるをいひ、齷齪は齒の啓き朽ち缺けたるなり。達磨大師をいふ。  
 雪堂、諱は道行、宋の佛眼清遠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五世に屬す。

① 正宗記は詳しくは傳法正宗記さなづく、十卷あり、宋の明教大師契高の編纂する所なり。

唐の景龍己酉に滅す。春秋一百二十八。時に老安國師と稱す。

鳥窠禪師

道林禪師は徑山の國一に謁して、遂に正法を得たり、後に秦望山に長松あり、枝葉繁茂し、盤屈して蓋の如くなるを見て、遂に其の上に棲止す。故に時の人を鳥窠禪師と謂ふ。復た鵲巢あり、其の側に于て自然に馴れ狎る。人亦名けて鵲巢和尚と爲す。元和中、白居易因に山に入つて禮謁す。乃ち問ふ、「禪師の住處甚だ危険」と。師曰く、「太守の危険尤も甚だし。」曰く、「弟子位、江山を鎮す、何の險といふことか之れ有らん。」師曰く、「薪火相交り、識性停まらず、險に非ざることを得んや」と。

布毛侍者

杭州招賢寺の會通禪師、姓は吳氏、俗名は元卿、供奉の官たり。元和中、帝に奉じて出家し、鳥窠に師事す。一日辭して遊方せんとす。窠、布毛を吹いて之に示す。師遂に玄旨を悟る。時に布毛侍者と號す。

降魔禪師

章信寺の崇惠禪師、姓は章氏、杭州の人なり。徑山の國一を禮して弟子と爲る。禪觀を勤むと雖も、多くは三密の教を以て恒務と爲す。初め昌化の千頃の最峯頂に於て茅を結んで菴と爲し、専ら佛頂呪を誦すること數稔。又鹽官の破石東山に往いて、小尖頭の草屋を卓て、多く年月を歴ぬ。後道士の史

華と佛力道法を角して、大いに勝を得たり。因つて護國三藏と號し、勅して安國寺に居らしむ。世に謂つて中子山降魔禪師と爲すは是れなり。

降魔藏

降魔藏禪師は七歳にして出家す。時に野に妖多く、鬼魅人を惑はすに屬す。師、孤形にして制伏して、曾て少しも畏るることなし。故に降魔の名を得たり焉。後に北宗の記を得たり。

破窠墮

破窠墮和尚は名氏を稱せず。言行測ること叵し。嵩嶽山に隱居す。場に廟ありて甚だ靈なり。殿中唯だ一窠を安ず。遠近の祭祠輟まず。物命を烹殺すること甚だ多し。師一日、侍僧を領じて廟に入り、杖を以て窠を敲くこと三下して曰く、「咄、此の窠、唯だ是れ泥瓦合成す。聖何れより來り、靈何れより起つてか、恁麼に物命を烹宰す。」又打つこと三下すれば、窠乃ち傾破して墮落す。安國師、號して破窠墮と爲す。遂に其の法を受く。

騰騰和尚「慈慈和尚」

福先の仁儉禪師は、嵩山に罷問してより、郊廬に放曠たり。時に之を騰騰和尚と謂ふ。天冊萬歲の中、天后詔して殿に入らしむ。前んで天后を仰ぎ視て、良久して曰く、「會すや。」后曰く、「不會。」

① 北宗は北宗神秀禪師を指すなり。  
② 罷問とは罷參に同じ、參禪問請を罷休せるをいふ。乃ち大事了畢せるをいふなり。

師曰く、「老僧不語戒を持す」と言ひ訖つて出づ。唯だ了元の歌一首、盛んに世に行はる。「又同時に  
愍愍和尚あり。」

盧行者

六祖慧能大師は新州の盧氏に生る。年二十有四にして經を聞いて省あり、  
黃梅に往いて五祖を參禮す。祖之を器として、三鼓に衣法を付すと云云。  
南泉、上堂して曰く、「五祖下五百人、只だ盧行者一人、佛法を會せず、  
文字を識らず、只だ禪を會す」と。「大光明藏の上に、石室行者を以て六  
祖大師と爲すは、蓋し誤るのみ。一には盧公といひ、又盧居士と曰ふ。或  
は鬻薪の漢子と稱す。佛照の光、六祖風旛の話を頌して曰く、「非風旛の  
話、全機を露はす、千古の叢林是非を起す。咄、這の新州の賣柴漢、便宜  
を得るは是れ便宜に落つ」と。又雪嶠の信、拈じて曰く、「六祖、黃梅に  
在つて些子の氣息を得たり。這裏に向つて便ち亂撒たるも、也た只だ箇の  
賣柴翁」と。

石室行者

潭州の石室善道和尚は、攸縣の長髭の曠に嗣ぐ。後に沙汰に値ふて乃

ち行者と作つて石室に居す。因つて人呼んで石室行者と爲す。僧、臨濟に問ふ、「祇だ石室行者の確を  
踏んで脚を移すことを忘却するが如きんば、什麼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濟曰く、「深泉に没溺す」と。  
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は、東陽の策と同じく曹溪の六祖に詣す。初め到つて錫を振ひ瓶を携へて祖を繞る  
こと三市、卓然として立つ。祖曰く、「夫れ沙門は三千の威儀、八萬の細行を具す。大徳何れの方より  
來つてか大我慢を生ず。」師曰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く、「何ぞ無生を體取し、無速を了ぜざる  
や。」師曰く、「體すれば即ち無生、了すれば本無速。」祖曰く、「如是如是。」師  
方に威儀を具して參禮す。須臾にして辭を告ぐ。祖曰く、「返ること太だ  
速なるや。」師曰く、「本自ら動に非ず、豈に速あらんや。」祖曰く、「誰か  
動に非ざるを知る。」師曰く、「仁者自ら分別を生ず。」祖曰く、「汝甚だ無生  
の意を得たり。」師曰く、「無生豈に意あらんや。」祖曰く、「意なくんば誰か當に分別すべけん。」師曰く、  
「分別も亦意に非ず。」祖歎じて曰く、「善哉善哉、少く留つて一宿せよ」と。時に一宿覺と謂へり。證  
道歌等を著す。盛んに世に行る。學者輻輳して眞覺大師と號す。「高僧傳に曰く、「既に所疑を決して  
能く留ること一宿す。號して一宿覺といふ」と。」

馬祖

① 行者とは出家して僧寺に入れ  
ども、未だ度牒を得ざるもの  
をいふ。六祖を以て始めとな  
す。  
② 南泉は唐の南泉山の普願禪師  
なり。馬祖道一の法嗣なり。  
③ 佛照、諱は德光、大慧宗杲の  
法嗣にして、育王、光孝、靈  
隱等に歷住し、南宋の孝宗に  
奏對せり。  
④ 雪嶠、諱は圓信、幻有正傳の  
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二十世  
なり。明末徑山及び雲門に住  
す。  
⑤ 沙汰とは僧尼佛事を淘汰し、  
多く僧尼を還俗せしめ、佛寺  
を毀廢するをいふ。これは唐  
の會昌の廢佛を指すなり。

① 東陽の策とは婺州金華の支策  
禪師をいふ。六祖慧能大師の  
法嗣なり。  
② 高僧傳は唐の續高僧傳を指  
す。

江西の道一和尚は、漢州什邡の人なり。姓は馬氏、法を南嶽の讓に嗣ぐ。六祖、讓に謂つて曰く、「向後佛法、汝が邊より去つて、一馬駒を出して天下の人を蹋殺せしめん」と。厥の後江西の法嗣、天下に布く。時に馬祖と號す。又稱して馬大師と曰ふ。元和の中に大寂禪師と追諡せらる。「馬氏は世、簸箕を業とす、故に祖を以て馬簸箕と曰ふ。又鐵山の仁、馬祖不安の話を頌じて曰く、「漢州生じ得たり馬駒兒、病、膏肓にあり醫すべからず。院主端なく安好を問ふ、佗を引いて賣弄す口唇皮。」又張無盡の頌に曰く、「什防の駒子氣生瘡、毘盧頂上を蹴蹋して行く。正に患ふ脾疼み却つて頭痛することを、病み來つて猶ほ心情を巧にすることあり」と。

石頭

石頭の希遷大師は端州高安の人なり。姓は陳氏、天寶の初めに於て衡山の南寺に造る。寺の東に石あり、狀臺の如し、師乃ち菴を其の上に結ぶ。時に石頭和尚と號す。著す所の草菴の歌、參同契、盛んに世に行る。法を青原の思に嗣ぐ。

懶殘

神僧明瓚、初め遊方して嵩山に詣して、普寂に従つて禪法を聽く。默證心契、衡岳に間居す。性、懶にして殘を食ふ。故に懶殘と號す。又大石を下して虎害を除く。一郡至聖と呼ぶ。

打地和尙

忻州の打地和尙は江西に旨を領してより、其の名を晦ます。凡そ學者問を致せば、惟だ棒を以て地を打して之に示す。時に之を打地和尙と謂ふ。一日僧に棒を藏卻せられて、然る後に問はれて、師但だ其の口を張る。

王老師

南泉の普願禪師、姓は王氏、大寂の室を扣いて、頓然として筌を忘じ、遊戲三昧を得たり。師有る時曰く、「文殊普賢昨夜三更、人毎に二十棒を與へて院を趁ひ出せり。」趙州曰く、「和尚の棒、誰をしてか喫せしめん。」師曰く、「王老師過什麼の處にかある。」趙州禮拜して出づ。師、明日莊舎に遊ばんと擬取す。其の夜土地神、先づ莊主に報ず。莊主乃ち預め備を爲す。師到つて莊主に問ふ、「爭か老僧の來ることを知つて、排辨此の如くなる。」莊主曰く、「昨夜土地報じて道ふ、和尚今日來らんと。」師曰く、「王老師、修行力ならして、鬼神に覩見せらる」と。師有る時曰く、「江西の馬祖は、即心即佛と説く、王老師は不恁麼、道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と。師一日鉢を捧げて堂に上る。黃檗和尚、第一座に居す。師を見て起たず。師問うて曰く、「長老什麼の年中にか行道す。」黃檗曰く、「空王佛の時。」師曰く、「猶ほ是れ王老師が孫なること有り、下り去れ。」師一日黃檗に問ふ、「黄金を世界と爲し、白銀を壁落と爲す。此れは是れ什麼人の居處ぞ。」檗曰く、「是れ聖人の

① 黃檗和尚は黃檗希運禪師にして、百丈懷海禪師の法嗣なり。南泉普願禪師の法姪に當る。壁落とは墻壁籬落の意、乃ちまがき、かき、かこひのこまなり。

② 張商英、字は天覺、無盡と號す。宋の宰相なり。兜率從悅禪師の法を嗣ぐ。

居處。」師曰く、「更に一人あり、何れの國土にか居す。」槃乃ち又手して立つ。師曰く、「道不得ならば何ぞ王老師に問はざる。」師、衆に示して曰く、「王老師身を賣らんと要す、阿誰か買はんことを要す。」一僧出でて曰く、「某甲買はん。」師曰く、「他、貴價と作さず、賤價と作さず、汝作麼生か買はん。」僧對なし。此れより諸方も亦王老師と稱す。

功德山

徑山の國一禪師、字は法欽、俗姓は朱氏、吳郡崑山の人なり。徳宗の貞元五年使を遣して、璽書を齎して宣勞し、并に慶賜豐厚たり。師の京に在り廻るに及んで、浙の令僕公王節制より州邑の名賢の弟子の禮を執るものは、相國崔渙表・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なり。淮よりして南、婦人禮し乞ひ、號して皆之を目けて功德山と爲す。師始め鶴林の素禪師に遇ふ、素曰く、「汝流に乗じて行け、徑に逢はば即ち止れ」と。後臨安に到つて、東北の高繼を視るに、乃ち天目の分徑なり。偶樵子に問ふ、曰く、「是れ徑山なり」と。遂に錫を此に挂く。代宗、師の徳を聞いて更に仰重を加ふ。南陽の忠國師に謂つて曰く、「朕法欽に一名を錫はんと欲す」と。手詔して號を國一と賜ふ。」

隱山和尚

隱山和尚、大寂に參じて心要を發明し、潭州の龍山に隱居す。一日洞

①法欽は一に道欽に作る、牛頭派第六世鶴林玄素の法嗣なり。

②忠國師は六祖慧能大師の法嗣、南陽山の慧忠國師なり。

③大寂、馬祖道一禪師をいふ。

山、密師伯と遊山す。溪に菜葉を流すを見て、洞山曰く、「深山に人なし、何に因つて菜有つて流に隨ふ。道人有つて居すること莫しや否や」と。乃ち共に撥草を議す。溪行六七里の間、忽ち師の羸形異貌なるを見る。師問うて曰く、「此の山路なし、閑梨何れの處よりか來る。」洞曰く、「路なきことは且く置く、和尚何れよりしてか入る。」師曰く、「吾れ雲水より來らず。」洞曰く、「和尚此の山に住すること多少時ぞ。」師曰く、「春秋涉らず。」洞曰く、「和尚先づ住するか、此の山先づ住するか。」師曰く、「知らず。」洞曰く、「甚麼としてか知らざる。」師曰く、「我れ人天より來らず。」洞曰く、「和尚何の道理を得てか便ち此の山に住す。」師曰く、「我れ兩箇の泥牛、鬪つて海に入るを見る。直に今に至るまで消息を絶す。」洞山始めて威儀を具して、禮拜して便ち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主中の賓。」師曰く、「青山、白雲を覆ふ。」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賓中の主。」師曰く、「長年、戸を出でず。」曰く、「賓主相去ること幾何ぞ。」師曰く、「長江水上の波。」曰く、「賓主相見、何の言説かある。」師曰く、「清風明月を拂ふ。」洞山辭して退く。師乃ち偈を述べて曰く、「三間の茆屋從來住す、一道の神光萬境閑なり。是非を把り來つて我れを辨ずること莫れ、浮生の穿鑿相關らず。」之に因つて菴を燒き、深山に入つて見えす、時の人號して隱山和尚と爲す。「一には龍山和尚と曰ふ、即ち長沙府の龍玉山是れなり。」

なり。勅諭號を大寂禪師といふによる。  
④密師伯とは潭州神山の僧密禪師なるべし。師は洞山と同じく雲巖曇晟の法嗣なり。

折牀會



湖南の東寺の如會禪師は、初め徑山に謁し、後に大寂に參ず、學徒既に衆し。僧堂の牀榻、之が爲に陷折す。時に折牀會と稱し、又夾山和尚と稱す。長慶癸卯の歲に歸寂す。勅して傳明大師と諡す。

鄧隱峰

五臺山の隱峯禪師は、福建邵武の人なり。姓は鄧氏、時に鄧隱峯と稱す。馬大師の言下に於て契悟す。元和年中、臺山に遊ぶ、路淮西に出づ。吳元濟、兵を阻んで王命に違す。官軍、賊と鋒を交ふ。師、錫を飛して陣を解く。

赤眼歸宗

廬山歸宗寺の智常禪師は、法を馬祖に嗣ぐ。目に重瞳あるを以て、遂に藥を將つて手づから按摩し、以て目皆俱に赤きを致す。世に赤眼の歸宗と號す、後に滅を示す。至真禪師と諡す。「赤眼 或は拭目に作る。」

涅槃和尚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は、之を涅槃和尚と謂ふ。「碧巖不二鈔に、會元を引いて曰く、「百丈の海の法嗣、百丈山涅槃和尚は、一日衆に謂つて曰く、「汝等我が與に田を開け、我れ汝が與に大義を説かん。」衆、田を開き了つて歸り、大義を説かんことを請ふ。師乃ち兩手を展開す。衆措くことなし。」

註に洪魯範の林間錄に曰く、「百丈第二代の法正禪師は、大智の高弟、其の先嘗て涅槃經を誦す、姓名を言はず、時に呼んで涅槃和尚となす。住して法席と成すことは、師の功最も多し。衆をして田を開かしめ、方に大義を説くは乃ち師なり。古靈・黃檗の諸大士、皆之を推尊す。唐の文人黃武翊、其の碑を撰す、甚だ詳なり」と。

華嚴尊者「華嚴和尚二人、華嚴三藏、華嚴大師、華嚴菩薩」

普寂禪師は北宗神秀の上足なり。初め嵩山に在つて、煇に禪法を唱ふ。道聲、帝宸に聞えて、詔して東都の華嚴寺に居らしむ。故に世人華嚴尊者と稱す。「華嚴和尚は、亡名の尊宿なり。禪法を北宗の神秀に學べり。又華嚴和尚あり、姓名を顯さず。幽州の城北に居して、恒に華嚴經を持すと。又實又難陀、一には施乞又難陀と曰ふ、華には學喜と言ふ、新華嚴と同じく至る、故に華嚴三藏と號す。又釋の法藏、姓は康氏、字は賢首、康居の人、或は康藏と曰ふ。澄觀推して華嚴の三祖と爲す。乃ち華嚴大師と號す。又元に釋の正順といふものあり、惟だ華嚴を闕して千部に盈つ。毎に華嚴觀に入つて、三五日にして方に起つ。時の人之を華嚴菩薩と謂ふ。」

船子和尙

① 林間錄は二卷あり。宋の覺範慧洪の撰述にかゝる。  
② 大智は百丈懷海禪師の勅諡號なり、大智禪師といふ。  
③ 古靈とは福州古靈山の神贊禪師なるべし。黃檗希運禪師と同じく百丈懷海禪師の法嗣なり。  
④ 夙は天子の諸侯に對するさまに、後に立てし屏風なり、高さ八尺といふ。帝宸は宮廷を指すなり。  
⑤ 新華嚴とは唐の子闥國の沙門實又難陀の譯する所の八十卷

船子和尙、諱は徳誠、法を藥山に得たり。後に道吾、雲巖と同道の交を爲す。藥山を離るゝに泊んで、乃ち二同志に謂つて曰く、「公等應に各一方に據つて藥山の宗旨を建立すべし。予率性疎野、唯だ山水を好む、情を樂んで自ら遣る、能くする所なし。佗後我が所止の處を知つて、若し靈利の座主に遇はば、一人を指して來らしめよ。或は彫琢に堪へなば、將に生平の所得を授けて、以て先師の恩に報いん。」遂に分携して秀州の華亭に至つて、一小舟を泛ぶ。縁に隨つて日を度り、以て四方往來のものを接す。時の人其の高踏を知ること莫し。因つて船子和尙と號す。後に夾山を得て、船を覆して水に入つて逝す。

陳蒲鞵

睦州の陳蒲鞵、諱は道明、江南陳氏の後なり。初め睦州の龍興寺に居して、迹を晦し用を藏して草屨を製し、密密道上に置く。歳久しうして人知る。乃ち陳蒲鞵の號あり。時に學人あつて之を叩激すれば、問に隨つて遂に答ふ。詞語峻險、既に轍に循ふに非ず。淺機の流は、往往に之を嗤ふ。欽伏す。之に因つて諸方歸慕す。又之を陳尊宿と謂ふ。

の華嚴經を指すなり。之に對して東晋の佛陀跋陀羅、即ち覺賢三藏の譯したる六十卷本を舊華嚴と稱す。  
澄觀は華嚴宗第四祖に當り、唐の五臺山清涼寺に住し、清涼國師と勅賜せらる。  
道吾は潭州道吾山の圓智禪師をいひ、雲巖は潭州雲巖山の曇晟禪師をいふ、共に船子徳誠と同じく藥山惟儼の法嗣なり。  
座主とは一座の主といふ意なり、學解の優秀なるものをいふ。  
夾山とは澧州夾山の善曾禪師をいふ。勅諡傳明大師なり。  
屨は履なり、草屨は「わらぐつ」なり。

唯だ玄學性敏なるものは

小釋迦

仰山の慧寂禪師は、少うして手の二指を斷つて出家を求む。父母之を許す。南華の通に就いて披剃して、法を瀉山に得たり。梵僧あり、空よりして至る。曰く、「特に東土に來つて文殊を禮せん」とす。却つて小釋迦に遇ふ」と。遂に梵書の貝多葉を出して、師に與へて作禮し、空に乗じて去る。之より諸方、小釋迦と號す。滅後智通大師と諡す。「始め瀉山に參じて棲泊す。十四五歳にして足跛ふ。時に跛脚の驅鳥と號す。」

小厮兒〔普化和尙〕

臨濟大師、諱は義玄、姓は邢氏、曹州南華の人なり。黃檗の運に嗣法す。慧照禪師と諡す。一日河陽木塔の長老と同じく、僧堂地爐の内に在つて坐す。因に説く、「普化毎日街市にあつて掣風掣顛す。知んぬ佗は是れ凡か是れ聖か」と。言猶ほ未だ了らざるに、普化入り來る。師便ち問ふ、「汝は是れ凡か是れ聖か。」普化曰く、「汝且く道へ、我れは是れ凡か是れ聖かと。」師乃ち喝す。普化手を以て指して曰く、「河陽は新婦子、木塔は老婆禪、臨濟は小厮兒、却つて一隻眼を具す」と。「鎮州の普化、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とを知らず。」盤山の順世に暨んで、北地に於て行化す。或は城市、或は

瀉山は潭州瀉山の靈祐禪師なり、百丈懷海禪師に嗣法す。  
貝多とは貝多羅のこさなるべし、また多羅ともいふ。貝多はその葉薄にして強く、多羅はその葉薄にして光滑白淨細好なりといふ。皆文を書するに用ひらる。  
驅鳥とは僧食の上の鳥を驅逐するの意といふ。七歳より十三歳に至るまでの沙彌を稱す。  
新婦子とは見解の軟弱なるをいひ、老婆禪とは丁寧に過ぐ

塚間、一鐸を振つて曰く、「明頭來や明頭打、暗頭來や暗頭打、云云。」時に普化和尙と號す。

周金剛

徳山の宣鑿禪師は、簡州周氏の子なり。卅歳にして出家し、季に依つて受具す。精しく律藏を究め、性相の諸經に於て旨趣を貫通し、常に金剛般若を講ず、時に之を周金剛と謂ふ。遂に龍潭に往いて紙燭吹滅の下に於て大悟し、遂に其の法を嗣ぐ。雪竇の顯、徳山托鉢の話を拈じて曰く、「曾て聞説らく、箇の獨眼龍、元來只だ一隻眼あり。」明招の謙、徳山に代つて曰く、咄、咄、沒處去、沒處去と。殊に知らず徳山は、是れ箇の無齒の大蟲なることを。若し是れ巖頭の識破するにあらずんば、争か明日と昨日と同じからざることを得ん。諸人末後の句を會せんと要すや。只だ老胡の知を許して、老胡の會を許さず。」

踢天太

泰首座は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洞山、果子を喫する次で、師に問ふ、「一物あり、上天を挂へ、下地を挂ふ、黒きこと漆に似たり、常に動用の中にあり、動用の中收不得、汝道へ、過甚れの處にか在る。」師曰く、「過動用の中に在り。」山便ち喝して果卓を撥却せしむ。後に諸方、首座を稱して踢天太と曰ふ。傳燈錄に泰長老に作る。

密師伯

潭州神山の僧密禪師は、時に密師伯と稱す。雲巖の晟に嗣ぐ。師嘗て洞山の价公と同じく遊山して龍山和尙に見ゆ。价公の問答は隱山の下に見えたり。又傳燈錄の鄂州百顔の明哲禪師の傳に、洞山と密師伯と到り參ず、師問うて曰く、「閣梨、近離什麼の處ぞ。」洞山曰く、「近る湖南を離る。」師曰く、「觀察使、姓は什麼ぞ。」曰く、「姓を得ず。師曰く、「什麼とか名く。」曰く、「名くることを得ず。」師曰く、「還つて事を治すや無や。」曰く、「自ら郎幕の在るあり。」師曰く、「豈に出入せざらんや。」洞山拂袖して去る。

泰布衲「遵布衲、稠布衲」

南嶽の玄泰禪師、性、方正を摻つて、言浪に施さず、衡山の東七寶と號する臺に居す。蠶纒を衣ず、時に之を泰布衲と謂ふ。始め徳山に見え、後に石霜に謁して遂に室に入る。「遵布衲は未だ眞名を詳にせず。浴佛の次で、藥山曰く、「這個は汝が浴するに従ふ、還つて那箇を浴し得てんや麼や。」遵曰く、「那箇を把り將ち來れ。」山乃ち休す。又稠布衲は何れ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禪林僧寶傳の曹山の寂の章に曰く、「稠布衲といふものあ

- ① 幽州盤山の寶積禪師は馬祖道一禪師の法嗣にして、普化和尙の師なり。
- ② 卅歳は幼稚の稱なり。
- ③ 龍潭は澧州龍潭山の崇信禪師をいふ、天皇道悟禪師の法嗣なり。
- ④ 明州雪竇山の重顯禪師は、智門光祚禪師の門人にして、雲門宗の祖師なり。
- ⑤ 明招の謙は婺州明招山の徳謙禪師なり。羅山道閑禪師の法嗣にして、香原下八世に屬す。
- ⑥ 巖頭は鄂州巖頭山の全警禪師をいふ。徳山宣鑿の法嗣なり。識破云云は末後の句をいふなり。

- ① 石霜は潭州石霜山の慶諸禪師をさす。潭州道吾山の圓智禪師の法嗣なり。
- ② 禪林僧寶傳は宋の覺範慧洪の撰述にして三十卷あり。
- ③ 撫州曹山の本寂禪師は洞山良价禪師の法嗣なり。

り。問うて曰く、『披毛戴角、是れ什麼の墮ぞ。』寂曰く、『是れ類墮。』問ふ、『不斷聲色、是れ什麼の墮ぞ。』曰く、『是れ墮墮。』問ふ、『不受食是れ什麼の墮ぞ。』曰く、『尊貴墮』と。』

骨剉和尚

羅漢の宗徹禪師は、黃檗に依つて旨を領せり。或時上堂、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西來意。』師曰く、『骨剉也』と。對機多く此れを用ふ。時に骨剉和尚と號す。

紙衣和尚 紙衣和尚、紙衣道者

克符道者は號して紙衣和尚と曰ふ。臨濟に參見す。四料簡の頌あり。

〔克符は乃ち琢州の紙衣なり。又洪州の紙衣和尚あり、大安に嗣ぐ。又紙衣道者は、其の姓氏を顯さず。僧寶傳の曹山の寂の章に曰く、『僧あり、

臨濟の四料簡は、(一)あるときは人を奪つて境を奪はず、(二)あるときは境を奪つて人を奪はず、(三)あるときは人境ともに奪ふ、(四)あるときは人境ともに奪はず。  
大安は福州の大安禪師にして百丈懶海禪師の法嗣なり、勅諡圓智禪師と號す。

紙を以て衣を爲る、號して紙衣道者と爲す。洞山より來る。寂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紙衣下の事。』僧曰く、『一裘才に體に掛けて、萬事悉く皆如なり。』又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紙衣下の用。』其の僧前んで立つて曰く、『諾』と。即ち脱し去る。寂曰く、『汝但だ恁麼に去ることを解して、恁麼に來ることを解せず。』僧忽ち眼を開いて曰く、『一靈の眞性、胞胎を假らざる時如何。』寂曰く、『未だ是れ妙ならず。』僧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妙。』寂曰く、『不借借。』其の僧、坐して堂中に於て化す』と。』

不語通

廣州和安寺の通禪師は、婺州雙林寺に受業す。幼より言寡し、時の人之を不語通と謂ふ。因に佛を禮する次で、禪者あり、問ふ、『座主禮する底是れ甚ぞ。』師曰く、『是れ佛。』禪者乃ち像を指して曰く、『這箇は是れ何物ぞ。』師對なし。夜に至つて威儀を具して禮して問ふ、『今日の所問、某甲未だ意旨如何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禪者曰く、『座主、幾夏ぞや。』師曰く、『十夏。』禪者曰く、『還つて出家を會すや、也た未だしや。』師、轉た茫然たり。禪者曰く、『若し也た會せずんば、百夏すとも奚かせん。』乃ち命じて同じく馬祖に參す。江西に至るに及んで、祖已に圓寂す。遂に百丈に謁して頓に疑情を釋く。

鏗頭通

益州北院の通禪師は、洞山に在つて衆に隨つて參請すれども、未だ旨に契はず。遂に洞山を辭して、嶺に入り去らんと擬す。洞山曰く、『善く爲ば飛猿嶺の峻なる好く看よ。』師沈吟良久しうす。洞山曰く、『通閣黎。』師、應諾す。洞山曰く、『何ぞ嶺に入り去らざる。』師此れに因つて省悟して、更に嶺に入らず。洞山に師とし事ふ。時に鏗頭通と號す。

老觀和尚

福州烏石山の靈觀禪師は、本山の薛老峰に住して、黃檗の運に嗣ぐ。尋常戸を扃して、人罕に之を見る。唯だ一りの信士、毎に食時に至つて供を送るとき方に開く。稱して老觀和尚と曰ふ。『是れ乃ち

丁慕山に住する時なり。」

趙古佛

趙州從諗禪師は、南泉に嗣ぐ。僧、雪峯に問ふ、「古澗寒泉の時如何。」峰曰く、「瞪目して底を見ず。」曰く、「飲む者は如何。」峰曰く、「口より入らず。」僧、趙州に舉似す。曰く、「口より入らずんば、鼻孔裏より入るべからず。」僧却つて問ふ、「古澗寒泉の時如何。」州曰く、「苦。」曰く、「飲む者如何。」州曰く、「死。」峰聞き得て、乃ち曰く、「趙州古佛」と。遙に望んで作禮す。此れより諸方古佛と稱す。寂する年一百二十歳、眞際大師と諡す。楚石の琦、趙州勤婆の話を頌して曰く、「先づ行いて到らず、末後太だ過ぎたり。趙州屋裏に坐して、勤破す臺山の婆。獅子人を咬み、韓獹塊を逐ふ。七百甲子の老兒、今日賊に和して捉敗す」と。

岑大蟲

湖南の景岑禪師は招賢大師と號す。居に定所なし、但だ縁に徇つて物を接し、請に隨つて法を説く。時に衆之を長沙和尚と謂ふ。因に仰山と月を翫ぶ次で、山曰く、「人人盡く這箇あり、只だ是れ用不得。」師曰く、「恰も是れ汝を倩つて用ひん。」山曰く、「爾作麼生か用ひん。」師乃ち踢倒す。山曰く、「因直下箇の大蟲に似たり。」此れより諸方、稱して岑大蟲と爲す。法を南泉に得たり。

大哥和尚

石門寺の獻禪師は、青林に記を受けてより、兩處に開法す。凡そ對機多くは曰く、「好好大哥」と。時に之を大哥和尚と謂ふ。

大禪佛

五臺山の智通禪師は、自ら大禪佛と稱す。初め、歸宗の會下に在つて、忽ち一夜連叫して曰く、「我れ大悟せり」と。衆之を駭く。明日上堂、衆集る。宗曰く、「昨夜大悟底の僧出て來れ。」師出でて曰く、「某甲。」宗曰く、「汝甚麼の道理を見てか便ち大悟と言ふ、試に説け看ん。」師曰く、「師姑は元是れ女人の做。」宗之を異なりとす。師便ち辭し去る。宗、門送して與に笠子を提ぐ。師、笠子を接得して、頭上に戴いて、便ち行いて更に回顧せず。

瀏陽叟

潭州石霜の慶諸禪師は、之を瀏陽叟と謂ふ。道吾の印を受けて、迹を遁れて自處す。時に始めて二夏の僧たり。因に世を避けて俗に長沙瀏陽の陶家の坊に混ず。人之を識らず。洞山の价訪ふて之を得たり。遂に辟けて石霜山に居す。洞山、師に何ぞ道はざる、門を出づれば便ち是れ草といふの語あるを聞いて、驚いて曰く、「瀏陽に古佛ありや」と。

①青林は洞山第三世師慶禪師なり、亦青林和尚とも號す。洞山良价の法嗣なり。  
②歸宗は廬山歸宗寺の智常禪師にして、馬祖追一禪師の法嗣なり。

①雪峯は福州雪峯の義存禪師にして、徳山宣鑿禪師の法嗣なり。  
②楚石梵琦禪師は徑山の元叟行端禪師の法嗣にして、元代の人なり。南嶽下第十八世に屬す。

俱胝和尚

金華の 俱胝和尚は、亡名の尊宿なり。天龍和尚の一指頭の禪を得たり。婺州明招の謙、國泰に問ふ、「古人道く、俱胝祇だ三行の呪を念じて、便ち名、一切の人に超えたることを得たりと。作麼生か他の與に三行の呪を拈却せん。」泰一指を豎起す。謙曰く、「今日に因らずんば、争か瓜州の客を得たることを識らん。」師一生、俱胝佛母准提陀羅尼を持誦して、諸の効驗を顯す。故に俱胝和尚と號す。

米七師「辛七師」

京兆の米和尚は、亡名の尊宿なり。又米七師と號す、或は米胡と曰ふ。法を瀉山の祐に得たり。「又唐の陝府に辛七師といふ者あり、身に奇光あり、衆人之を重んずること神の若し。」

大小朗「二人」

慧朗禪師は、石頭に造つて言下に信入す。後に招提寺に住して戸を出でざること三十年、凡そ參學の者至れば皆曰ふ、「去れ去れ、汝佛性なし」と。其の接機大約此の如し。時に之を大朗禪師と謂ふ。又小朗禪師あり、唐の嚴維の普・選の二上人に酬ゆる律詩の前對に曰く、「遙に知る大小朗、已に斷ゆ去來の心。」至篇は 瀛奎律髓に見えたり。

劉鐵磨

劉鐵磨は、瀉山の祐和尚の嗣なり。碧巖集に曰く、「瀉山を去ること十里にして菴を卓つ。一日去つて瀉山を問ふ、山來るを見て便ち曰く、『老特牛汝來るや』と。」木杯の曰く、「劉は姓なり、鐵磨とは鐵做底の磨子なり。言ろは磨齒快にして一切の物を碎くなり、然も此の尼、口牙俊利快便なり、人當るべからず。仍つて劉鐵磨と號す。」

伏虎

松溪の行儒禪師は、景福元年、中峰に菴す。虎あり、人を齒む、郷人、衆を集めて之を捕へんとす。師乃ち虎に騎つて出でて迎ふ。衆大いに驚く。因つて之を呼んで伏虎と稱す。

雨禪師

雨禪師は光化中の人なり。師信と名く。隱山の故基に庵す。歳早に民雨を祈つて響のごとくに應ず。馬氏、荆楚に據有し、之に欽み事へて敢て名はず、止だ雨禪師と曰ふ。

寒山「拾得」

寒山子は風狂の士、恒度をもつて之を推すべからず。天台の寒巖に隱居す。樺皮を以て冠と爲し、大木屐を曳く。或は辭氣を發して、宛も所歸有りて佛理に歸す。後に巖石穴縫の中に入つて、杳として蹤跡を絶す。而も其の本氏族無し。越の民唯だ呼んで寒山子となす。「天台の國清寺に拾得といふ者あり、因に豐干禪師、赤城路の側に於て之を得たり、十歳可りなり。委問するに家なし。庫院に付し

② 俱胝和尚は南嶽下第四世なり。

③ 石頭和尚は唐の南嶽の希遷禪師にして、青原行思禪師の法嗣なり。無際大師と謚號せらる。

④ 瀛奎律髓は元の方面の撰述なり。四十九卷あり。

て之を養ふこと三年にして、食堂を知せしむ。因つて拾得と號す。寒山子若し來らば、即ち負ふて去る。或は長廟に快活と叫喚す。寺僧逐罵すれば、掌を撫して大いに笑ふ。」

胡釘鉸

胡釘鉸は唐の散人なり。世名を以て顯さず。會元の寶壽の章に曰く、「胡釘鉸參ず。師問ふ、『汝は是れ胡釘鉸なること莫しや。』曰く、『不敢。』師曰く、『還つて虚空に釘ち得てんや。』曰く、『請ふ、和尚打破せよ。』師便ち打つ。胡曰く、『和尚錯つて某甲を打つこと莫れ。』師曰く、『向後多口の阿師有つて、爾が與に點破すること在らん。』後に趙州に到つて前話を舉す、州曰く、『汝甚癡に因つてか他に打たる。』胡曰く、『知らず過甚癡の處にかある。』師曰く、『祇だ這の一縫奈何ともせず。』胡是に於て省あり。州曰く、『且く這の一縫を釘せよ』と。」

五代

布袋和尚

釋契此は氏族を詳かにせず。形裁腰肢、臆顛顛腹、常に杖を以て布囊を荷つて廓に入る。時に長汀子布袋和尚と號す。江浙の間多く其の像を畫く。「又之を風和尚と謂ふ。」

蜺子和尙「豬頭和尚」

蜺子は姓名を顯さず。心を洞山に印してより、俗に閩川に混す。道具を畜へず、律儀に循はず。日に江岸に沿ふて、蝦蜺を採掇して腹に充す。暮るれば即ち東山の白馬廟紙錢の中に臥す。居民目けて蜺子和尙と爲す。簡北礪、贊あり、曰く、「蜺兒蜺子齋孟に實つ、少小より持齋して蔬を茹はず。洞山を出て來つてより敵手なし、豬頭鷄足是れ門徒。」務州の沙門志蒙、姓は徐氏、常に錦衣を衣、豬頭を食することを喜ぶ。人の灾祥を言ふに、驗あらずといふこと無し。人を呼んで小舅と爲す、自ら徐姉夫と號す。一日、三衢の吉祥寺に坐化す。遺言すらく、「吾れは是れ定光佛なり」と。是に至つて眞身を奉じて祈禱して歌ます。世に之を目けて豬頭和上と曰ふ。又時に金華尊者と稱す。廣壽開山和尚、讚あり、曰く、「亥元木楂羹を喫するが如し、格外の風流一生を過す。是れ末梢好手に誇るにあらずんば、佗の箇箇深坑に落つることを賺す。」雞足未だ詳かならず、且く考を俟てと。

跛脚子

韶州の雲門大師、名は文偃、初め睦州に至つて聞くに、老宿あり、古寺に飽參して門を掩ひ、蒲履を織つて母を養ふと。往いて之を謁す。門を扣くに方つて、老宿之を推して曰く、「道へ道へ」と。

①散人は無用のやくにたゝ人の義。  
②寶壽は鎮州寶壽第一世沼和尚をいふ。臨濟義玄禪師の法嗣なり。

①北礪、諱は居簡、宋の淨慧寺の北礪に住して號さなす。拙庵德光禪師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五世に屬す。  
②廣壽開山和尚とは、豐前廣壽山福聚寺開山即非如一禪師をいふなり。隱元隆琦禪師の法嗣なり、黃檗宗に屬す。  
③推はうたんさする、ねらふ意なり。

師驚いて答ふるに暇あらず。乃ち推し出して曰く、「秦時の轆轤鑽」と。随つて其の扉を掩ふに、師の右足を損す。因つて跛脚子の號あり。雪峯に得法す。倫斷橋は瑞巖にありて、結夏小參に擧す。後來、圓悟道く、「若し是れ天軍ならば、即ち然らず。忽ち人あつて、如何なるか是れ諸佛出身の處と問は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拈じて曰く、「一箇の跛脚子、一箇の巴頭子、互に相發明す。故に是れ作家、其れ奈せん。松柏千年青し、時の人の意に入らざることを。」師は嘉興の人なり。又偃浙子と稱す。又、眞淨の文、乾峯一路の話を拈じて曰く、「只だ乾峯の恁麼なるが如き、曾て夢にだも見るや也た未だしや、若し是れ老僧ならば然らず。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し路頭甚麼の處にかある。劈脊に便ち棒して御つて伊に問はん、路頭甚麼の處にかある。伊が口を開かんと擬せんを待つて、熱喝して出で去らん。更に箇の雲門折脚の老比丘あり、緇素を分たず、正邪を辨ぜず。扇子を拈じて曰く、「扇子躑跳して三十三天に上つて、帝釋の鼻孔に築着す。東海の鯉魚打つこと一棒すれば、雨盆の傾くに似たり」と。遮般の和泥合水の漢に似たらば、糞掃堆裏に十箇五

① 轆轤鑽はめぐりのみのこと、秦のときの轆轤鑽は木に入るこゝ能はぬこの意なるべし。方語に、「備が入頭の處なし」とあり。  
 ② 斷橋妙倫禪師は無準師範禪師の法嗣にして、宋の杭州淨慈寺に住す。楊岐派第九世なり。  
 ③ 圓悟克勤禪師は五祖法演禪師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四世なり。  
 ④ 宋の眞淨克文禪師は、黃龍慧南禪師の法嗣なり、黃龍派第二世に屬す。  
 ⑤ 薄伽梵は梵語なり、衆徳成滿の意義にして、如來の尊號の一なり。  
 ⑥ 帝釋とは釋提桓因にして、舍利即ち三十三天の天主なり。

箇を埋却すとも、又甚の過か有らん。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に山青く水綠なるに對して、年來是の事一時に休す。身心を信任して拘束するに嬾し。大衆、瞋睡を休めば好し」と。

鑿多口

巴陵新開の顯鑿大師は、雲門の偃に嗣ぐ。碧巖に曰く、「巴陵衆中に之を鑿多口と謂ふ。常に坐具を縫ふて行脚す。深く佗の雲門脚跟下の大事を得たり。」多口と謂ふは、師辯口利舌、故に此の稱ありと云ふ。「雪竇、銀盃に雪を盛る話を頌して曰く、「老新開端的別なり、道ふことを解す銀盃裏に雪を盛ると。九十六箇應に自知すべし、知らずんば御つて天邊の月に問へ。提婆宗、提婆宗、赤幡の下清風起る」と。」

獨眼龍

明招の德謙禪師は、羅山の印記を受けて、一隅に滯らず。玄旨を擊揚して、人皆其の敏捷を畏る、敢て鋒に當るもの鮮し。左目を失するを以て、遂に獨眼龍と號す。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先古佛は、初め雪峯に參す。峯曰く、「子異日必ず王者の師と爲らん。」後に鷺湖より温嶺に歸つて菴を結ぶ、繼で將軍巖に居す、二虎側に侍す。神人地を獻じて瑞巖院と爲す、學者爭ひ集る。夏は楮を衣、冬は氷を扣いて浴す、故に世人號して扣冰古佛と爲す。



華嚴和尚は、五代亡名の尊宿なり。法を曹山の寂に嗣ぐ。僧、問ふ、「既に是れ華嚴、還つて華を將ち得來るや。」師曰く、「孤峯頂上千指秀づ、一句機に當つて聖明に對す。」

備頭陀

玄沙宗一大師 法名は師備、姓は謝氏、幼にして好んで釣を垂る。小艇を南臺江に泛べて、漁者に狎る。忽ち、出塵を慕ふて落髮す。布衲芒屨、食纒に氣を接ぐ。常に終日宴坐す。雪峯の存と本法門の昆仲なり。後に其の法を嗣ぐ。雪峯、其の苦行を以て、呼んで備頭陀と爲す。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清淨法身。」師曰く、「膿滴々地。」又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親切底の事。」師曰く、「我れは是れ謝三郎」と。師、還郷の偈有り、盛んに世に傳ふを以て、故に遂に還郷和尚と號す。

羅漢「羅漢和尚二人、王羅漢、常羅漢、牟羅漢」

地藏の桂琛禪師は、李氏に生る、常山の人なり。初め雪峯の存公に謁して、大いに發明せず、又玄沙に事へて、遂に奥に臻る。漳州の牧王公、請じて城西の石山に住せしむ。十餘年にして羅漢院に遷つて、衆の爲に法を宣ふ。閩人止だ呼んで羅漢と曰ふ。「唐宋に羅漢和尚といふもの有り、共に亡名の

① 出塵は煩悩の塵垢を出離する。四十二章經に曰く、「透得此門、出塵羅漢」と。  
② 雪峯存、名は義存、法を德山に嗣ぐ。五代梁の太祖開元三年に寂す、年八十七。  
③ 還郷偈、曰く、「還郷寂寂として、奮として蹤なし、孤帆を挂けず水陸に通ず、故關を踰得して田地穩なり、更に南北を西東となし。」

尊宿なり。唐の羅漢は關南の常に嗣ぐ。宋の羅漢は香林の遠に嗣ぐ。又宋に王羅漢・常羅漢といふもの有り、王は明州の乾明寺に住す、不測の僧なり。漢南王錢氏、私に名を易へて、密修神化尊者と爲す。常は喜州の異僧、好んで人を勸めて羅漢齋を設く、又牟羅漢は眉人、名は安。廂兵、倅應に隸するを以て、岷山に如く。清坂に陟上して、忽ち髻者に遇ふ。顧み笑つて曰く、「汝飢う、柏子を食はざるや」と。子を摘んで其の口に投ず。是れより火食せずと云云。一日江水暴に漲る、牟遂に笠を水に置いて、其の上に趺坐して、江を截つて以て濟る。觀る者之を異む。時の人、皆牟羅漢を以て之を呼ぶ。」

孫公

長慶の慧稜禪師は、杭州鹽官の人、姓は孫氏、業を蘇州の開元寺に隸して、禪肆に歴參す。後に雪峯に見えて、疑情氷のごとくに釋く。同參の鼓山、常に呼んで孫公と爲す。鏡清の愆の曰く、「若し是れ孫公にあらずんば、便ち鬪體野に徧きことを見ん」と。

手相大師

歸本禪師は雪峯を禮す。峯、禪牀を下つて、背を袴つて坐す。師、是に於て省覺す。後に襄州雲蓋山の西雙泉禪院に住す。師の手指纖く長うして千人に異なる。時に手相大師と號す。

① 香林遠、諱は澄遠、雲門に嗣ぐ。  
② 鏡清愆、道愆禪師なり、玄沙に法嗣す。

小憇布衲

鏡清の憇禪師、初め雪峯に謁して機縁あり、峰一日垂語して曰く、「此の事恁麼に尊貴なるを得、恁麼に綿密なることを得たり。」師對へて曰く、「道憇到來してより數年、恁麼の示誨を聞かず。」峯曰く、「我れ向前に無しと雖も、今已に有るが如し。妨ぐる所有ること莫しや。」師曰く、「不敢、此れは是れ和尚已まざる而已。」雪峯曰く、「我れ此の如し。」師此れより信入して且つ衆に隨ふ。後に鏡清禪苑に住して、雪峯の旨を唱ふ。閩中之を小憇布衲と謂ふ。

照布衲

靈照の眞覺禪師は高麗の人なり。閩越に萍遊して、雪峯の堂に陞り、冥に玄旨を領ず。居唯だ一衲。閩中之を照布衲と謂ふ。

矮師叔

疎山の匡仁禪師は形短矮し、香嚴和尚、時に矮師叔と稱す。又矮師叔と曰ふ。叢林に呼んで矮閣梨と爲す。僧寶傳の曹山寂の章に曰く、「感通の初め、高安に至つて、悟本禪師价公に謁す。依止すること十餘年、价以爲らく、己に類するに大法に堪任たらん」と。是に於て名、叢林に冠たり。將に辭し去らんとす、价曰く、「三更に當に來るべし、汝に曲折を授けん」と。時に矮師叔といふ者、之を知つて、細牀の下に蒲伏す、价知らざるなり。中

香嚴は鄧州香嚴寺の智閑禪師なり、瀘山靈祐禪師に嗣法す。

夜に寂に先雲巖の付する所の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を授け畢る。再拜して趨り出づ。矮師叔頭を引いて、呼んで曰く、「洞山の禪我が手に入る」と。价大いに驚いて曰く、「盜法のもの、倒廁及ぶこと無からん。」後に皆言ふ所の如し。

覺鐵背

楊州城東光孝院の慧覺禪師は、趙州の嗣子なり。嘗て崇壽に到る。法眼問ふ、「近離甚れの處ぞ。」師曰く、「趙州。」眼曰く、「承り聞く、趙州に庭前柏樹子の話ありと、是なりや否や。」師曰く、「無し。」眼曰く、「往來皆言ふ、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相師西來意。」州曰く、「庭前の柏樹子」と。上座何ぞ無しと言ふことを得る。師曰く、「先師實に此の語なし、和尚、先師を謗すること莫くんば好し。」光明藏に寶曇の曰く、「此れ覺鐵背なり、用處電の如し、而して霹靂之に隨ふ。其れ能く龍蛇を起して雲雨を渙ぐ。」法眼と相見せり。

南院慧願禪師は興化存非禪師の法嗣にして、臨濟宗第三世なり。

安鐵胡

穎橋の安禪師は、南院願の嗣子なり。時に鐵胡と號す。鍾司徒と火に向ふ次で、鍾忽ち問ふ、「三界焚燒の時、如何が得せん。」師、香匙を以て火を撥開す。鍾擬議す。師曰く、「司徒、司徒。」鍾忽ち省あり。

老華嚴

魏府の老華嚴、諱は懷洞、初め華嚴の教を弘む。晩に興化の存拜禪師に參じて、教外別傳の旨を得、遂に天鉢に出世し、次に歷沙禪苑に徙る。河朔の縑素之に尊び事ふ。故に老華嚴と稱す。禪門宗派圖に、天鉢和尚の系の興化に出づる者あるは是れなり。

大禪佛

霍山の景通禪師、始めは仰山に參ず。山、目を閉じて坐す。師乃ち右足を翹て起つて曰く、「如是如是、西天の二十八祖も亦是の如し、中華の六祖も亦是の如し、和尚も亦是の如し。景通も亦是の如し」と。仰山起ち來つて打つこと四藤條。師此れに因つて自ら集雲峰下の四藤條、天下の大禪佛と稱す。師化緣將に畢らんとす。先づ薪を郊野に備へ、徧く檀信を辭し、食し訖つて薪所に至り、弟子に謂つて曰く、「日午に當に來り報ずべし。」日午に至つて、師自ら炬を積薪の上に執り、笠を以て頂後に置き、圓光の相を作し、手に拄杖を執つて、降魔の杵の勢を作し、立ちながら紅燄の中に終ふ。

澄散聖

靈澄散聖、訣を巴陵に受け、應接測り直し。正燈錄に曰く、「泐潭の澄といふもの二人あり、共に雲門宗なり。其の一は靈澄と名く、巴陵の鑿に嗣ぐ。其の二は懷澄と名く、五祖の戒に嗣ぐ。皆泐潭に住す。而して黃龍の南の依る所のものは、乃ち懷澄なり、澄散聖に非ざるなり。」正宗贊に黃龍を讚し

て曰く、「會監寺と栗棘蓬、十載同參、澄散聖冬瓜の印を搭けて、半生屈を受く」と。蓋し誤れり。◎  
聯燈に懷澄を澄散聖と作すも亦誤るのみ。

長耳和尚

長耳和尚、諱は行修、姓は陳氏、泉州の人なり、少うして北巖院に投じて出家す。年始めて十八、雪峯の存禪師に參じて、衆に隨つて請問す。未だ旨を詮せず、辭して言く、「浙に入り去らん」と。存曰く、「汝が與に容儀を理定し、彼の土人をして、相を睹て發心せしめん。」遂に其の耳を指して曰く、「輪郭幸に長く垂れて、瑞猶ほ短し。吾れ汝が爲に之を伸ばさん」といつて、雙手をもつて平に曳けば、即ち肩に及ぶ。是の如くなること三び、此れより長く垂る。見る者目を擧す。後唐の天成二年丁亥の歲、浙中に入る。城を傾けて瞻望す。檀施紛紛たり。杭人、長耳を以て之を稱す。示寂の後、弟子漆布を以てす。今猶ほ存す。

小壽禪師

興教和尚、諱は洪壽、錢唐曹氏の子なり。之を小壽と目く。林間錄に曰く、「杭州興教小壽禪師は、初め天台の韶國師に隨つて普請す。墮薪を聞き、偈を作つて曰く、『撲落他物に非ず、縱横是れ塵にあらず。山河及び大地、全く法王身を露す。』國師之を頷くのみ。」案するに、小壽は恐らくは永

◎聯燈錄は宋の晦翁悟明の撰する所なり。  
◎瑞は耳かざりの珠なり。  
◎天台の徳韶國師は法眼文益禪師の法嗣にして、法眼宗の第二祖なり。

明の延壽を以て大壽と爲し、師を小壽と爲す者か。猶ほ大本小本及び大範小範等のごとし。」

小彦長老

台州瑞巖の師彦禪師、姓は許氏、閩越の人なり。初め杜默を樂しんで、言ふこと能はざる者に似たり。巖頭に見えて領會す。時の人目けて小彦長老と爲す。「無門關に云く、「瑞巖和尚、毎日自ら主人公と喚び、復た自ら應諾して乃ち曰く、「惺惺着。喏、他時異日、人の瞞を受くること莫れ。喏喏と。」

大小靜「二人」

國清寺の師靜は、印を玄沙に得て、天台に居すること三十餘載、山を下らず。三學を博綜して、操行孤立なり。禪寂の餘、龍藏を閲す。遐邇欽重して、時に大靜上座と謂ふ。師因に教中幻の義を觀て、乃ち一偈を述して諸の學流に問ふ。偈に曰く、「若し法皆幻有の如しと道はば、諸の過惡を造るも應に咎無かるべし。云何ぞ所作の業忘れず、而も佛慈に藉つて接誘を興す。」時に小靜上座あり。答へて曰く、「幻人幻を興して幻輪圍む、幻業能く招くも幻の治する所、幻生諸幻の苦を了ぜずんば、如幻を覺知するも幻爲すこと無けん。」二靜上座並びに本山に終ふ。今國清に其の遺蹤あり。「禪者、師靜に問うて曰く、「坐の時心念紛飛す、願はくは師示誨せよ。」靜云く、「汝當に心念紛飛の時、却つて紛飛の心を將つて、以て紛飛の處を究むべし。之を究めて處無きときは、即ち紛飛の念、何か存せん。反つて究心を究む

① 杭州永明寺の延壽禪師は、天台德韶國師の法嗣なり。

② 無門關は宋の無門慧開の撰する所にして一卷あり。

るときは、則ち能究の心安にか在らん。又能照の智本空なれば、所縁の境も亦寂なり。寂にして寂に非ざれば、蓋し能寂の人なし。照にして照に非ざれば、蓋し所照の境なし。境智俱に寂なれば、心慮安然。此れ乃ち還源の要道なり」と。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上 終

#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下

晚學沙門斷橋撰

宋

樓子和尙

樓子和尙は、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未だ法嗣を詳にせず、其の名氏を遺る。一日偶街市の間に經遊して、酒樓の下に於て機帶を整ふ。次で樓上の人曲を唱ふるを聞くに、曰く、「汝既に無心ならば我れも也た休せん。」忽然として大悟す。因つて樓子和尙と號す。

端師子

西余の淨端禪師、始め師子を弄ずる者を見て心要を發明す。則ち綵帛の其の皮を像るを以て常に之を着く。因つて端師子と號す。雪の朝毎に綵衣を着けて城に入る。小兒争ひて諱しく之を逐ふ。人に従つて錢を乞ふ。得れば即ち以て飢寒の者に散ず、常に法華を誦す。又好んで漁父の詞を歌ふ。湖州の西余山に住して、翠峯の月に嗣ぐ。

①翠峯月は蘇州洞庭翠峯の慧月禪師なり。谷隱蓋聰禪師の法嗣にして、臨濟下第七世なり。

珍師子

別峯の珍和尙は、佛心の才の嗣子なり。鼓山を退いて育王に詣し、大慧を候見す。一蒲團を佛殿の後に置いて、坐すること七十九日、因に秦國太夫人。大慧を請じて陞座せしむ。私に自ら喜んで曰く、「今日見ることを得んこと必せり」と。果して一見を得たり。語、室中に合ふ。復た三轉の語を投じて去る。大慧大いに之を奇として、遂に宏智と同じく之を擧げて、岳林に住せしむ。師偏身長毫あり、時に珍師子と號す。

珍布衲

建陽の惟珍禪師、天資和雅にして、杜多の行に篤し。嘗て粗布の僧伽黎を搭く。韻致高古、叢林、珍布衲の名あり、慈明に參じて旨を得たり。出でて洪州の百丈山に住す。

元布袋

護國の景元禪師は、資度豊碩、世に畫く所の布袋和尙といふ者の如し。故に人之を稱して元布袋と爲す。圓悟に參じて、豁然として大いに徹す。繼いで執侍す。機辯逸發、圓悟目けて聲頭の元侍者と爲す。遂に自ら肖像に題して、之に付して曰く、「生平只だ聲頭の禪を説く。聲頭に撞着すれば鐵壁の

ごとし、云云と。「又圓悟嘗て人に語つて曰く、「我れに些子の禪あり、元兄一布袋に盛り將ち去れり。」

元五斗

成都府昭覺の徹庵道元禪師は、綿州鄧氏の子なり。法を圓悟の勤に嗣ぐ。大慧の武庫に云く、「寶峰の元首座も亦有道の士なり。答話の機鋒鈍なり。覺範號して元五斗と爲す。蓋し口を開き氣を取つて、五斗の米を炊ぎ得て、熟して方に一轉語を答ふ。」元、一には源に作る。羅湖野録に曰く、「源應機鈍なること甚だし。寂音目けて源五斗と爲す。蓋し口を開いて氣を取つて、五斗の粟を炊熟して、方に能く一轉語を酬ゆ。」妙喜老師は蚤に嘗て源が爲に知らる。因に李商老に謁して、年を逾えて歸る。源之を讓めて曰く、「啞、荒し了れり、豈に無常迅速を念はざらんや。」老師常に此れを以て學徒に語つて且つ謂く、「當時覺えず汗下る」と。

元枯木「成枯木、榮枯木、枯木道人」

温州雁山能仁祖元禪師、姓は林氏、七閩長樂の人なり。風骨清癯にして、危坐して日を終ふ。大慧嘗て目けて元枯木と爲す。遂に其の法を得たり。乃ち洋嶼發明の者十三人の一のみ。「枯木の法成は芙蓉の楛に嗣ぐ。榮禪師も亦枯木と號す。無方の安に嗣ぐ。所謂成枯木・榮枯木といふ者は是れなり。」

然れども混名に非ず。故に惟だ元枯木一人を出して、成榮の二公を取らず。又元の天目師子巖の一行魁首座は、蘇州の人なり。枯木道人と號す、嘗て妙高峰に見え來る。師天資敏捷にして、内外典に通ず。其の滅後、身を洪氏の家託して、空室和尚に謁す。事は續燈存稿に載す。

元青州「慶福建」

北京天盃寺の重元禪師は、青州千乘孫氏の子なり。天衣の懷に得法す。懷、印可して曰く、「此れ吾が家千里の駒なり」と。武庫に曰く、「懷禪師、秀圓通に謂つて曰く、「元青州、慶福建並に汝三人克く吾が宗を振はん。自餘は皆是れ根に隨つて道を受く」と。「慶福建は未だ詳ならず。」

蘭布褌

光孝の慧蘭禪師は、自ら碧落道人と號す。大瀉の詰に得法す。師嘗て觸衣を以て七佛の名を書す。叢林稱して蘭布褌となす。擬草庵の歌一篇あり、世に行はる。

皓布褌

玉泉の皓禪師は、元豊の間、衆に襄陽の谷隱に首たり。望諸方を聳す。無盡張公、使を京西南路に奉ず。就いて之に謁す。問うて曰く、「師何人にか得法す。」師曰く、「復州北塔の廣和尚。」公曰

- ① 高峰原妙は雪巖祖欽の法嗣にして、虎丘派第七世に屬す。
- ② 天衣義懷は雪竇重顯の法嗣にして、雲門宗第五世なり。
- ③ 圓通法秀は天衣義懷の法嗣なり。
- ④ 大瀉慕詰は翠岩可眞の法嗣にして、臨濟下九世に屬す。
- ⑤ 玉泉承皓禪師なり。
- ⑥ 北塔思廣は五祖師戒の法嗣にして、雲門宗第四世なり。

く、「彼と相契ふ。得て聞きつべしや。」師曰く、「只だ伊が肯て人の與に説かざる爲なり。」公其の言を善しとして、致めて郢州の大陽に開法せしむ。師嘗て犢鼻褌を製して、歷代祖師の名を書す。而して之を服して乃ち曰く、「唯だ文殊普賢のみ有つて些子に較れり。」且つ帶上に書す。故に叢林目けて皓布褌と爲す。侍僧有り、之に效ふ。師見て詭つて言く、「汝何の道理を見てか、敢て以て戲事を爲すや。」僧尋で言ふ所の如くにして逝す。

盧公「韓大伯」

雪竇の重顯禪師、字は隱之、遂州の李氏に生る。法を智門の祚に得たり。碧巖集に曰く、「昔雪竇、自ら呼んで盧公と爲す。他迹を晦して自ら貽すといふに題して曰く、『圖畫昔年洞庭を愛す、波心七十二峰青し。而今高臥して前事を思へば、添へ得たり盧公が石屏に倚ることを』と。」師初め大陽の玄の會下に在つて、客を典するとき、僧と夜話し、古今を雌黃す。趙州柏樹子の因縁に至つて、客問うて云く、「當時覺鐵背曰く、『先師實に此の語なし』と、而して法眼之を肯ふ、其の旨安にか在る。」師曰く、「宗門の抑揚那ぞ規轍有らんや。」時に韓大伯といふ者あり、行者たり、寝ねて其の旁に待す、輒ち笑つて去る。客退いて師之を數めて曰く、「賓客に對して敢て爾るや。」對へて曰く、「知客古今を定むるの辯有つて、古今を定むるの眼なし。故に敢て笑ふ。」師曰く、

①智門光祚は香林澄遠の法嗣にして、雲門宗第三世なり。  
②大陽警玄 梁山緣觀の法嗣にして、曹洞宗第六世なり。  
③雌黃は一種の繪の具なり、評定の意に用ふ。  
④知客は賓客をつかさどる役の名なり。

「且つ趙州の意、汝作癡生か會す。」因つて偈を以て之に對ふ。「一兔身を横へて古路に當る。云云。」後に韓、師の會下に在つて、自ら宗上座と號す。師偶經行して杖を植つ。衆納之を環る。忽ち問うて曰く、「僧あり、雲門に問ふ、樹凋み葉落つる時如何。」曰く、「體露金風。」雲門遮の僧に答ふるか、爲に解説するか。宗曰く、「老漢の悟處有らんを待つて即ち説かん。」師熟視て驚いて曰く、「韓大伯に非ずや。」曰く、「老漢警地なり。」「平寶は七翰林の才有り、或は曰く、「十翰林の才なり」と。寶翰林の號此に在り。韓大伯は苦行の僧なり。林間録に或の曰く、「即ち承天の傳宗禪師是れなり」と。然らば則ち韓後に法を雪竇に嗣ぐ者か。古人承嗣の無私なること見るべし。」

言法華「風法華、久法華、法華朗、法華和尚」

①上座とは上位の僧を呼ぶ敬稱なり。

志言大士、姓は許氏、梵相奇古、直に視て瞬かず。口吻袞袞、識るべからず。常に法華を誦す。因つて以て言法華と稱す。靈異甚だ多し、慶曆年中に逝す。仁宗、内使を遣して、眞身の塑像を以て、其の居る所の開寶寺に置き、榜して顯化禪師と曰ふ。亦世に言風子と呼ぶ。「又唐に風法華あり、姓は張、故に一には張法華と曰ふ。宋にも亦久法華あり、又隋の僧朗法師も、毎に法華經を誦す。一座に七遍、終に七萬部に至る。時に法華朗と號す。又明の釋の傳記といふもの、三十餘載、日に法華を誦し、毎に瑞應を獲たり、之を法華和尚と謂ふ。」

念法華

汝州<sup>じよしゆ</sup> 首山<sup>しゆざん</sup>の念禪師<sup>ねんぜんじ</sup>は狄氏<sup>てきし</sup>に生る、萊州<sup>らいしゆ</sup>の人なり。幼にして家を棄て、南禪寺<sup>なんぜんじ</sup>に得度<sup>とくど</sup>す。人となり簡重<sup>かんじゆう</sup>にして精識<sup>せいしき</sup>あり、専ら頭陀<sup>ずうだ</sup>の行を修して法華經<sup>ほつげきやう</sup>を誦す。叢林<sup>そうりん</sup>之を畏敬<sup>おそい</sup>し、目けて以て念法華<sup>ねんほつげ</sup>と爲す。風穴<sup>ふうけつ</sup>に至つて衆に隨つて作止<sup>さくし</sup>す。參扣<sup>さんこう</sup>する所なし。然も終に教外<sup>けつがい</sup>に別傳<sup>べつでん</sup>の法有るを疑つて言はず。風穴<sup>ふうけつ</sup>毎に念ふ、大仰<sup>だいぎやう</sup>、識あり臨濟<sup>りんぎ</sup>の正宗<sup>しんしゆう</sup>は風に至つて止らんと。之に當ることを懼る。熟座<sup>じやくざ</sup>下を視るに、法道<sup>ほふだう</sup>に堪任<sup>かんにん</sup>せる、念が如き者なし。一日<sup>いちじつ</sup>陸座<sup>りくざ</sup>して曰く、「世尊<sup>せそん</sup>青蓮<sup>せうれん</sup>の目を以て迦葉<sup>かあつ</sup>を顧みる。正是<sup>まさ</sup>の時に當つて、且く道へ、箇の什麼<sup>なん</sup>ぞ。若し不説<sup>ふせつ</sup>にして説くと言はば、又是<sup>また</sup>れ先聖<sup>せんせい</sup>を埋没<sup>まいもつ</sup>せん。」語未<sup>ごいま</sup>だ卒らざるに、師便<sup>しすたは</sup>ち下り去る。侍者<sup>じしや</sup>進んで曰く、「念法華<sup>ねんほつげ</sup>、言ふ所なうして去る。何ぞや。風穴<sup>ふうけつ</sup>曰く、「渠會<sup>かへ</sup>せり。」

青華嚴

投子山<sup>とうしやん</sup>の義青禪師<sup>ぎせいぜんじ</sup>は、法を大陽<sup>たいやう</sup>の玄に嗣ぐ。李氏<sup>りし</sup>の子なり。髮を薙り洛に入つて華嚴<sup>けわげん</sup>を聽く。義、貫珠<sup>くわんしゆ</sup>の若し、故に叢林<sup>そうりん</sup>、青華嚴<sup>せいげわげん</sup>の譽あり。時に圓鑑<sup>えんかん</sup>遠、席を退いて會聖<sup>えいせい</sup>巖<sup>いん</sup>に居す。遠夢<sup>えんむ</sup>むらく俊鷹<sup>しゆんやう</sup>を得て之を畜ふと。既に覺めて師適<sup>したま</sup>至る。遠以爲<sup>えんおち</sup>らく、吉徵<sup>きちしゆう</sup>なりと。意を加へて延いて之を禮す。留止<sup>りうし</sup>すること三年。遠問うて曰く、「外道<sup>げだう</sup>、佛に問ふ、「有言<sup>うごん</sup>を問はず、無言<sup>むごん</sup>を問はざる時如何<sup>ときいかん</sup>。」世尊<sup>せそん</sup>默然<sup>もくねん</sup>たり、如何<sup>いかん</sup>が會す。師、進語<sup>しんご</sup>せんと擬す。遠慕<sup>えんぼ</sup>に手を以て其の口を掩ふ。是に於て師開悟<sup>かいご</sup>し、拜して起つ。遠曰く、「玄機<sup>げんき</sup>を妙悟<sup>めうご</sup>すや。」師曰く、「設<sup>たと</sup>ひ妙悟<sup>めうご</sup>あるも、也た須<sup>す</sup>らく吐

①首山省念は風穴延沼の法嗣にして、臨濟宗第五なり。  
②大仰は仰山慧寂を指す。  
③圓鑑遠は舒州浮山の法遠圓鑒禪師をいふ。葉縣歸省の法嗣にして、臨濟宗第七世なり。

御<sup>ご</sup>すべし。時に資侍者<sup>しじしや</sup>といふ者有り、旁に在りて曰く、「青華嚴<sup>せいげわげん</sup>、今日病<sup>こんにちやまひ</sup>の汗を得るが如し。」師回顧<sup>しそんこ</sup>して曰く、「狗口<sup>くぐく</sup>を合取<sup>がっしゆ</sup>せよ。汝更<sup>なんぢさら</sup>に切勿<sup>たつた</sup>ならば、我れ即ち嘔<sup>おう</sup>せん」と。服勤<sup>ふくごん</sup>すること又三年。「圓鑒<sup>えんかん</sup>、大陽<sup>たいやう</sup>の皮履<sup>ひり</sup>・布直裰<sup>ふぢちやく</sup>を以て師に付し、洞上<sup>とうじやう</sup>の宗旨<sup>しゆうし</sup>を續<sup>つ</sup>がしむと云ふ。」

覺華嚴

智度<sup>ちど</sup>の覺禪師<sup>かくぜんじ</sup>、因に華嚴經<sup>けわげんきやう</sup>を冥誦<sup>めいじゆ</sup>して、現相品<sup>げんさうひん</sup>に至つて曰く、「佛身<sup>ぶつしん</sup>、生有<sup>しやうあ</sup>ること無し、而も能く出生<sup>しゆつ</sup>を示す。法性<sup>ほつしやう</sup>、虚空<sup>こくう</sup>の如し、諸佛<sup>しよぶつ</sup>中に於て住す。無住<sup>むぢゆう</sup>亦無主<sup>またむしゆ</sup>、處處<sup>しよく</sup>皆佛<sup>みなほとけ</sup>を見る」と。是に於て華嚴<sup>けわげん</sup>の境界<sup>きやうがい</sup>に悟入<sup>ごにふ</sup>す。無盡居士<sup>むじんこじ</sup>に荆南<sup>けいなん</sup>に謁す。居士曰く、「若し向上<sup>かうじやう</sup>の一着<sup>いちぢやく</sup>ならば、蔣山老<sup>しやうざんらう</sup>に非ずして、孰か能く指南<sup>しなん</sup>せん」と。遂に書を遣して師の紹介<sup>せうかい</sup>と爲す。其の略に曰く、「覺華嚴<sup>かくげわげん</sup>は乃ち吾が郷の大講主<sup>たいかうしゆ</sup>なり、云云」と。後に五年を経て、浮山<sup>ふざん</sup>の遠<sup>えん</sup>の削執論<sup>せつしやくろん</sup>を閲して、頓に所疑<sup>しよぎ</sup>を釋<sup>しやく</sup>き、法を圓悟<sup>えんご</sup>に嗣ぐ。

顯華嚴

投子<sup>とうし</sup>の顯禪師<sup>けんぜんじ</sup>、姓は梁氏<sup>りやうし</sup>、霍山<sup>かくざん</sup>の文廣<sup>もんくわう</sup>上人<sup>じやうじん</sup>に依つて出家圓具<sup>しゆつげんぐ</sup>す。經を講席<sup>かうせき</sup>に横へて、洞に佛意<sup>ぶつい</sup>を曉<sup>さと</sup>る。華嚴<sup>けわげん</sup>の九會<sup>くぐゑ</sup>、敷演<sup>ふけん</sup>すること三四たび、遂に諸方<sup>しよほう</sup>に遊び、蘇州瑞光圓照<sup>そしゆずいかうえんしやう</sup>の法席<sup>ほつせき</sup>にいたつて、禪宗<sup>ぜんしゆう</sup>を扣問<sup>かうもん</sup>す。一日<sup>いちじつ</sup>溷<sup>いん</sup>に登つて捺倒<sup>なつたう</sup>して、水瓶<sup>すいびやう</sup>を打破<sup>たは</sup>して省<sup>せい</sup>あり。偈を作つて曰く、「這<sup>こ</sup>の一交<sup>いつかう</sup>、這<sup>こ</sup>の一交<sup>いつかう</sup>、云云」と。名聲<sup>めいせい</sup>轟然<sup>こうぜん</sup>たり。遂に出世<sup>しゆつせ</sup>說法<sup>せっぽう</sup>す。乃ち圓照<sup>えんしやう</sup>の本に嗣ぐ、初め壽州<sup>じゆうしゆ</sup>の資壽<sup>しじゆ</sup>に住して數大刹<sup>すうたいせつ</sup>に歴遷<sup>れきせん</sup>し、又舒州<sup>しゆしゆ</sup>の投子<sup>とうし</sup>に遷る。道譽<sup>だうよ</sup>愈叢林<sup>えいそうりん</sup>に

④圓照宗本は天衣義懷の法嗣にして、雙門宗第六世なり。



播る。同じく號して顯華嚴と曰ふ。

安楞嚴 [楞嚴師]

上方の遇安禪師、常に楞嚴經を閲す、「知見、知を立すれば即ち無明の本、知見、見なければ斯れば見斯れば即ち涅槃」と。是に於て省あり、人あつて師に語つて曰く、「句を破り了れり。」師曰く、「此れは是れ我が悟處、生を畢るまで易へず。」時に之を安楞嚴と謂ふ。天台の韶國師に得法す。「又楞嚴師、名は子璿、自ら楞嚴疏を作る、未だ成らざる時、文殊口に入ると夢む、時に楞嚴師と稱す。法を琅邪の覺に嗣ぐ。」

璉三生

宗璉禪師、姓は董氏、合州雲門の人、兒たりし時、言ふこと異なれり。遂に恩を蒙つて得度す。後に迹を南嶽に晦すこと二十年。三生藏に居す、因つて璉三生と號す。報恩。福嚴及び龍王・玉泉に歷住して、紹興中に寂す、壽六十四。大瀉の杲に嗣ぐ。「林間録に、大覺の璉を以て、璉三生と作すは、恐らくは是に非ざらん。」

頂三教

福州東山の雲頂禪師は、泉南の人、大愚の芝、神鼎の誣の諸名柄に謁して、後に羅漢下の尊宿に見えて、始めて己事に徹す。道學聞ゆることあり、叢林稱して頂三教と爲す。普燈の未詳嗣承に出づ。

如十智

如無明は三衢の人、雲蓋の智和尙に參じて、汾陽の十智同眞の話を悟る。凡そ禪を説くに便ち十智同眞を説く、叢林號して如十智と爲す。後に道場に住す、水庵圓極皆之に依る。故に圓極嘗て之を贊して曰く、「生鐵の面皮、溲泊し難し、等間に歩を擧して乾坤を動ず。戲に十智同眞の話を拈じて、黃龍嫡骨の孫に負かず。」

甘露滅 [安穩眠]

寂音尊者、諱は德洪、字は覺範、江寧の清涼寺に住して、狂僧の爲に誣告せられて罪に抵つ。張丞相、國に當つて、復た度して僧と爲す。詔あり、號を寶覺圓明禪師と賜ひ、自ら寂音尊者と稱す。又自ら甘露滅と號し、兼て甘露滅齋の銘を作る。因つて時に甘露滅を以て之を呼ぶ。枯崖和尚の曰く、「昔甘露滅、瑩仲溫、皆見地明白なり。其れ文字を以て之を多しとすべけんや」と。「道融の曰く、庵堂の道號、前輩例して無し、但だ所居の處を以て之を呼ぶ。南岳・青原・百丈・黃檗の如き是れなり。」

①宋の長水子璿は、楞嚴經疏注經十卷を撰す。  
②琅邪慧覺は汾陽善昭の法嗣にして、濟陰宗第七世なり。  
③大瀉善杲は開福導寧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五世なり。  
④大覺懷璉は泐潭懷澄の法嗣にして、雲門宗第五世なり。  
⑤大愚守芝は汾陽善昭の法嗣にして、臨濟宗第七世なり。  
⑥神鼎洪誣は首山省念の法嗣にして、臨濟宗第六世なり。  
⑦普燈録は宋の雷菴正受の撰する所なり。五燈の一。  
⑧無明法如禪師なり。  
⑨雲蓋守智は黃龍慧南の法嗣なり。

庵堂は寶覺禪師、事を黃龍に謝して、<sup>①</sup>晦堂に退居せしより始まる。人因つて以て之を稱す。自後、靈源・死心・草堂、皆其の高弟なるが故に、<sup>②</sup>遞に相之に法る。眞淨と晦堂と同じく黃龍の門に出づ。故に亦雲庵を以て之を號す。覺範は乃ち雲庵の子なり。故に寂音甘露滅を以て自ら標す。云云」と。道融は乃ち古月の融禪師なり。自ら安穩眠と號す、丹丘に住す、叢林盛事を撰す。

遠錄公「薛大頭」

淨山の遠禪師、姓は王氏、自ら紫石野人と稱す。年十九にして出家し、諸德に參じて契悟あり、圓鑑禪師と號す。晩に會聖巖に歸休す。法を葉縣の省に嗣ぐ。師嘗て達觀の穎、薛大頭の七八輩と蜀に遊んで、幾んど横逆に遭ふ。師、智を以て之を脱す。衆、師の吏の事を曉るを以ての故に、遠錄公と號す。「眞淨和尚、遊方の時、二僧と偕に行いて谷隱の薛大頭に到る。問うて曰く、「三人同行するときは必ず一智あり、如何なるか是れ一智。二僧語なし、淨、下肩に立つて聲に應じて便ち喝す。薛、拳を堅てて相摸の勢を作す。淨云く、「再勘を勞せず。」薛、拄杖を擡いて赴ひ出す。薛は石門の慈照禪師に見ゆと云ふ。照は首山の念に嗣ぐ。」

丘氏伯

慧月禪師、姓は丘氏、信州永豊縣の人、初め湘漢に遊び、永豊に歸るに暨んで、或は巖谷に處し、

或は市廛に居す。郷民稱して丘氏伯と曰ふ。法を雲居の祐に得たり。

鄧師波

五祖法演和尚、初め四而に住し、後に蕪州の五祖に止る、其の法を嗣ぐ者の中に、世に三佛と稱するあり。乃ち佛果の勤・佛鑑の勤・佛眼の遠なり。演和尚を以て鄧師波と謂ふは、<sup>③</sup>虛堂錄に曰く、「西川の鄧師波、東山下の左邊底を會得す。」鈔に曰く、「五祖の演は綿州鄧氏の子、師波は乃ち師伯なり。」「光明藏に曰く、「五祖和尚、暮年多く面目を振轉して曰く、「不是不是。」當時目けて振而の鐵酸餡と爲す」と。」

勤巴子

佛果圓悟禪師、諱は克勤、字は無着、彭州駱氏の子、法を五祖の演に嗣ぐ。所謂東山下三佛の一なり、諸方之を勤巴子と稱す。會元に曰く、「靜南堂、後に天童に住す、天目の文禮、師の畫像の贊を作つて曰く、「東山一會の人、唯だ他不啣留、別處に閒房を著く。叢林講究し難し。那水潭蛇出づ。人を驚かす鈍鐵鍋、鶏は啼く白晝の雜劇、打し來つて全火祇候す。晩歲疎慵を放つて、却つて俗と和同す。勤巴子、人をして勘驗せしむ。香貼を擲つて便ち家風を顯す。定光無佛、枉げて羅籠を費す。行くに臨んで鐸を搖して虚空に向ふ。那ぞ知らん喪盡す白雲宗。」又正宗贊大慧の傳に曰く、「初

① 雲居元祐は、黃龍慧南の法嗣なり。  
② 佛果克勤、佛鑑慧勤、佛眼澄遠の三師なり。  
③ 虛堂錄は宋の虛堂智愚和尚の語錄なり、十卷あり。  
④ 南堂元靜は五祖法演の法嗣なり。  
⑤ 滅翁文禮は松源崇岳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九世なり。

め湛堂に參じて侍者と爲る。堂、病革なり。師曰く、「和尚此の疾若し起たずんば、某甲去つて誰にか依附せん。」堂曰く、「勤巴子甚だ好し」と。會元湛堂の章及び大慧の年譜に川勤に作る。又師の頭上に癩痕有り、巴の字の如し、故に之を巴頭子と曰ふ。

杲風子

大慧普覺禪師、諱は宗杲、宣州の奚氏に生る。即ち雲峰の悅和尚の後身なり。叢林之を杲風子と謂ふ。正宗贊の顔止庵の贊に、「杲風子に隨つて、遠く梅州に竄せらる」の語あり。又杲馬天・罵天翁の稱あり。妙喜庵に居するに因つて、自ら妙喜と號す。性褊急なり、故に自ら又褊急性菩薩と稱す。隆興中に寂す。勅して普覺と諡す、圓悟に師法す。

會魔子

三祖の會禪師は天衣懷公の師なり。天資敬嚴にして、衆に臨んで煩苛なり。叢林之を目けて會魔子と爲す。

顯牛子

西蜀の顯禪師は紹覺白の剃度の弟子なり。白公、偈あり、之が南遊を送つて曰く、「古路迢迢として自ら坦夷、云云」と。後に演和尚に海會に參じて、機語相契ふ。久しうして成都に旋つて長松の命に

應ず。開堂の日、拈香して曰く、「一には則ち爐鑪功精し、一には磨淬極めて妙なり。二功並び著る、理孰か先と爲ん。道ふことを見ずや、本重く末輕し、風に當つて辨ずべし。此の香紹覺の爲にし奉る。爐中に熱向して、普天匝地をして、溝に眞ち壑に塞がらしむ。天下の衲僧氣を出す處なし」と。瑩仲温の曰く、「嗚呼、言浮にして其の實、隱さんと欲して彌露る。無乃る計の左なるか、其れ一宿覺と蓋し相萬せり。」蚤く戴嵩の筆を善くするに至る。故に叢林目けて顯牛子と爲す。既に小技を以つて道望を掩ふ、故を以て情認つて師承を紊る。而も後世の矜式と爲さば、其れ可ならんや。

福建子

介石朋禪師は閩人なり。性高簡にして、浙翁に得法す。諸方福建子と稱す。其の室に扁して青山外人と曰ふ。師淨慈に住す。珍藏叟、諸山の疏に曰く、「皇帝勅あり、況んや釋梵天より來る。丞相私なし、未だ嘗て福建子を嫌はず。」

杭州子

無等の才禪師は妙喜に衡陽に従ふ。一日因に入室す。喜問ふ、「庵内の人、什麼としてか庵外の事を見ざる。」師曰く、「鮎魚竹竿に上る。」喜、竹篋を以て迅擊一下す。師平生の疑情、渙然として冰のごと

①戴嵩は支那の畫家にして、韓滉を師とす、只だ牛を畫くに於ては、滉にまさること甚だ遠しといふ。  
②浙翁如琰は、大慧宗杲第三世の法孫なり。  
③藏叟善珍は、大慧宗杲第四世の法嗣なり。

くに釋く。妙喜、此れより毎に師を呼んで杭州子と爲す。諸方も亦之に隨ふ。

建州子

開善の謙和尚に建寧の人なり。初め京師に之いて圓悟に謁し、後に妙喜に泉南に隨ふ。喜、徑山を領す、師も亦侍して行く。未だ幾ならざるに、喜、長沙に往いて紫巖居士に書を通ぜしむ。師自ら惟ふて曰く、「我れ參禪二十年、適に入處なし、更に此の行を作す、決定して荒廢せん」と。意行くこと無からんと欲す。友人宗元といふ者、乃ち責めて曰く、「路に在つて參禪し得ざるべからず。吾れ汝が與に俱に往かん。師已むことを得ずして往く。路に在つて泣いて、元に謂つて曰く、「我れ一生參禪、殊に力を得る處なし。今又途路に奔走す、如何が相應し去ることを得ん。」元之に告げて曰く、「但だ諸方に參得する底、悟得する底、圓悟、妙喜汝が與に說得する底を將つて、都べて理會せんと要せざれば、途中替るべき底の事、我れ盡く替り得ん。只だ五件の事有りて備に替ることを得ず。師曰く、「甚の五件の事ぞ。」元曰く、「着衣喫飯、屙屎送尿、箇の死屍を把つて路上に行く。師言下に於て大悟して曰く、「兄に非ずんば如何が此の田地を得ん。」元即ち途中より還る。師、長沙に到つて留ること半載、乃ち徑山に歸る。妙喜、杖を策いて門に倚つて待つ。師を一見して曰く、「建州子、這回別にし了れり。」

開善道謙禪師なり。

烏頭子

無準の範禪師、少うして穎悟、機辯を以て自ら將く。蒙菴に雙徑に謁す。庵問ふ、「何れの處の人事ぞ。」師曰く、「劍州人。」又問ふ、「還つて劍を將ち得來るや。」師一喝を下す。菴曰く、「烏頭子も也た人を活噪す。」師髮黒し、時に號して烏頭と爲す。後に徑山に住して徽號金欄を賜ふ。法を破庵に嗣ぐ。「師の行狀に曰く、「老深首座といふ者あり、蜀の人なり。久しく病む、師爲に湯藥に執持す。深、平牛惟だ一喝して事を用ふ。佛照疾を問ふ次で、深に謂つて曰く、「深首座何ぞ一喝すべからざる。」深却つて喝す。佛照曰く、「猶ほ主宰と作ることあり。」顧みて師に謂つて曰く、「何れの處の人ぞ。」師曰く、「劍州人。」佛照曰く、「劍を帯び得來るや。」師聲に隨つて便ち喝す。佛照笑つて曰く、「者の烏頭子、也た亂做。」師年方に二十にして、機に臨んで屈せざる類此の如し。貧甚だしうして薙髮するに資なし、故に佛照室中、常に烏頭子を以て之に目く」と。

通烏頭

眞州北山の法通禪師は、法を長蘆の了に嗣ぐ。叢林稱して通烏頭と曰ふ。

簡浙客

明州天童の清簡禪師は、錢塘張氏の子、師、事を爲すこと孤潔なり。時に之を簡浙客と謂ふ。晩に雪竈に居して終ふ。寺の東南隅に塔す、歸宗の柔に嗣法す。

了菩薩

眞歇の了禪師は、之を了菩薩と謂ふ。正宗贊の丹霞の讚に曰く、「威音王已前、了菩薩を收めて毫光一掌に歸す。云云」と。祖照禪師、長蘆に住す。座下常に千衆に満つ。師 丹霞の會下より來る。時に年尚ほ幼し。祖照其の敏利なるを見て、衆に首たらしむ。後に退院、之が與に其の承嗣を意へり。拈衣に及んで乃ち曰く、「法を丹霞の室に得て、衣を祖照の庭に傳ふ。恩深うして轉た語なし、懷抱自ら分明」と。照樂まず、下座、其の衣を扯き奪ふ。師此れより終身、法衣を搭けず。江湖有識の者、皆其の本を忘れざるを雅なりとす。

覺夫子

宏智の覺禪師、丹霞の淳に嗣ぐ。故に正宗贊の丹霞の讚に曰く、

「夜明簾、覺夫子を擒へて、筆陣、千軍を掃ふことを借らず」と。蓋し師は丹霞の席下に在つて、牋記を掌る、故に之を覺夫子と稱す。「師は濕州李氏の子、因つて稱して濕州の古佛と曰ふ。」

泉大道

南嶽芭蕉庵の谷泉禪師は性垢汚に耐へたり。大言にして遜らず、世に呼んで泉大道と爲す。其の歌頌、間大道を題とすること有るを以てなり。六巴鼻頤の如き曰く、「大道の巴鼻、問着すれば瞌睡す。背に胡蘆を負ふ、狂歌逸戯す」と。散聖禪師、衲僧座主、山童の巴鼻の頤あり、一日杖を以て大酒瓢

を荷つて、山中に往來す。人間ふ、「瓢中何物ぞ。」曰く、「大道醬なり」と。訣を汾陽に受く、慈明と同參なり。「泉一には全に作る。揮塵後錄餘話卷の一に曰く、「皇祐の初め、名僧谷全、全大道と號す。道行を以て禪林に重んぜらる。廬山の圓通寺に住す。忽ち一男子、藥を貸つて山に入る。自ら曰く、「弟子なり」と。全其の狀貌を見るに、頗る異なり。厚く其の行を資けて京師に住かしむ。自陳鞠治するに、其の妄を得たり。廻ち都人冷緒の男青なり。之を誅す。全、鯨に坐して郴州に配せらる。郡中、城を築く土を荷はしむ。歲盛暑に當るを経て、忽ち擔を市中に弛いて、頤を作つて曰く、「今朝六月六、老全罪を受くること足れり。若し天堂に登らずんば、定んで地獄に入らん」と、言ひ訖つて跏趺して化す。郡人其の地に即いて塔を建つ」と。

泉萬卷「超萬卷」

蔣山の法泉禪師、幼歲にして出家し、群書目を過ぐれば誦を成す、叢林號して泉萬卷と爲す。後に蔣山に住す。一日筆を索めて偈を書し、跏趺して逝す。佛慧禪師と勅諡す、雲居の舜に嗣ぐ。紹聖元年東坡居士、嶺外の行あり、舟金陵に次つて風に江澗に阻てらる。師其れを迎へて至らしめ、從容として道を語る。是に於て居士、智海の燈の問あり、師偈を以て對ふ。居士、欣然として詩を以て其の事を紀す。「超萬卷は曜庵と號す、博く經史に通じて、竹庵の珪・雲臥の瑩と友たり。天童の宏智目けて超萬卷と爲す。乃ち了堂の照禪師十世の祖なりと云ふ。」

回石頭

自回禪師は世石工を業とす。眼盲龜の如く、一字を識らず。然も善根内に啓け、志空宗を慕ふ。人に求めて口授せられて、能く法華を誦す。遂に家を棄てて、大隋に投じて掃灑に供ず。寺中崖石を取らしむ。師手に鋤鑿を釋せず、而も經を誦して口に輟めず。一日石を鑿するに火光迸り出づ、忽然として徹悟す。人皆呼んで石頭和尚と爲す。所謂回石頭といふ者は是れなり。

古塔主

薦福の承古禪師、操行高潔にして、性を稟くること虛明なり。大光の敬玄に參じて、乃ち曰く、「祇だ是れ箇の草裏の漢。」遂に福嚴の雅和尚に參ず。又曰く、「祇だ是れ箇の脱灑の衲僧」と。是れに因つて、終日默然として先徳の洪規を深究す。一日雲門の語を覽て、忽然として發悟す。此れより韜藏して名聞を求めず、雲居弘覺の塔所に棲止して、四方の學者奔湊す。因つて古塔主と稱す。「寂音、師の遙に雲門に嗣ぐを呵して曰く、「己に於ては甚だ重く、法に於ては甚だ輕し。」蓋し授受の要を紊るを以てなり。」

本慕願「古慕固」

雲蓋智本禪師は、白雲端の師なり。本慕願と謂ふは、乃ち是れなり。始め守智和尚の雲蓋に住するとき、太守山に入つて談空亭に憩ふ。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談空亭。」智曰く、「只だ是れ箇の談空亭」

と。太守喜ばず、遂に擧して師に問ふ。師曰く、「只だ亭を將つて法を説く、何ぞ用ひん口空を談ずること。」太守大いに喜ぶ。「古慕固は未だ何人といふことを詳にせず。雲臥庵主の書に曰く、「禮の録に、其の中に尙ほ雲蓋の古和尚を叢林に古慕固と謂ふもの、狗子無佛性の話を頌すと説くことあり。曰く、「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つて驚かず。狂風打落す古松子、起さ來つて連吠す兩三聲。」老師曰く、「此れ狗子を吟ずる詩なり」と。」

馬嶠山

華亭昭慶寺の法寧禪師は、東密州莒縣、李氏の子なり。初め沂州天寧の妙空の明和尚に依つて得度す。參得既に久しうして、盡く雲門の宗旨を得たり。出世して沂の淨居寺に住し、大いに雪竇の道を弘む。嘗て因に馬嶠山に住す。時の人馬嶠山を以て之を呼ぶ。

真點胸

翠巖の可真禪師は福州の人なり。他に因つて胸襟を裝點して、高く人に過ぎんと欲す。故に點胸の名、叢林に播揚す。嘗て善侍者の爲に打難せられて、金鑿より同る。石霜の慈明呵して曰く、「解夏未だ一月ならざるに、乃ち已に此に至つて叢林を破壊す。何の忙しき事か有る。」師曰く、「大事未だ透脱せざる故のみ。」明曰く、「汝何を以てか佛法の要切と爲す。」師曰く、「雲の嶺上に生ずる無くんば、月の波心に落つる有り。」明詭つて曰く、「面皴み齒豁にして猶ほ此の見解を作す。」師敢て仰ぎ視ずして

曰く、「願はくは爲に之を決せよ。」明日く、「汝問へ、汝れ答へん。」師前話を理る。明日く、「雲の嶺上に生ずるなくんば、月の波心に落つるあり。師遂に悟つて其の法を得たり。」

南匾頭

洪州黃龍の慧南禪師、姓は章氏、慈明の圓に嗣ぐ。正宗贊に曰く、「天地に塞がる壯膽の氣、冲沖として江湖に滿つ。匾頭の名籍籍たり」と。又翠巖眞の曰く、「天下の佛法一隻の船の如し、大寧の寛師兄頭に坐し、南匾頭其の中に在り、可眞梢を把る、東に去るも也、我れに由り、西に去るも也、我れに由る。」又清素首座、兜率の悦に謂つて曰く、「南匾頭、先師に見えて久しからずして、後に法道大いに振ふこと此の如し」と。師嘗て臺山婆子の因縁を頌して慈明に呈して曰く、「叢林に傑出す是れ趙州、老婆の勘破來由没し。而今四海鏡よりも清し、行人路を以て讎と爲さず。」慈明手を以て没の字を點じて師を顧みる。師即ち有の字に易ふ。而して其の妙密に心服す。留まること月餘にして辭し去る。

文關西

眞淨和尚、諱は克文、陝府閿郷の鄭氏より出づ。時に邵武の人、洪英首座、機鋒觸るるべからず。師と名を齊しうす。衆中、英邵武・文關西を以て稱す。覺範、眞戒を請じて開福に住せしむる疏に曰く、「敵を八面に受けて、文關西の家風を蓋ひ、諸方を貶剝して、英邵武の膽氣あり。」二公共に黃龍の南に

嗣ぐ。

英邵武

實峰の英禪師は邵武の陳氏に出づ。曾て眞淨の文に謂つて曰く、「物暴に長ずる者は必ず天折す、功速かに成る者は必ず壞し易し。久長の計を推さずして卒に成るに造るは、皆遠大の資に非ず。」英邵武とは是なり。

新孟八

死心禪師、姓は王氏、名は悟新、平生佛を呵し祖を罵り氣諸方を蓋ふ。故に叢林目けて新孟八と爲す。始め黃龍の寶覺禪師に謁して、談辯抵拒する所なし。寶覺曰く、「若のごときの技、此に止るや、云云。」一日、下版に黙坐す。會知事、行者を捶つ。師、杖聲を聞いて忽ち大悟す。奮起して其の履を納むることを忘る、方丈に趨つて寶覺に見えて、自ら曰く、「天下の人は總に是れ學得底、某甲は是れ悟得底。」寶覺笑つて曰く、「選佛甲科を得たり、何を當るべきや。」師自ら號して死心叟と爲す。又其の居を榜して死心室と曰ふ。

- ① 泐潭洪英禪師、寶峰は泐潭の寶蓮峯を指す。
- ② 下版は僧堂の下間の版頭なり。
- ③ 圓通道旻禪師なり。
- ④ 泐潭應乾は東林常總の法嗣にして、黃龍派の第三世なり。

旻古佛

圓通の旻和尚、興化仙遊の人、泐潭の乾に見えて其の法を得たり。諸方稱して古佛と曰ふ。左

丞范公致靈、初め内翰より出でて豫章に帥たり。侯溪に過つて、因に語る次で、范歎じて曰く、「行將に老いとす、金紫行中に墮在して、此の事を知ること稍遠し。」師即ち内翰と呼ぶ。翰應諾す。師曰く、「也た遠からず。」翰曰く、「好好、更に望むらくは指示せよ。」師曰く、「此去つて洪都、四程にあり。」翰佇思す。師曰く、「見ば即ち見よ、思はんと擬せば即ち差はん。」翰此れより所入あり。樞密吳公居厚、節を擁して鍾陵に歸つて師に見えて曰く、「頃省試に赴き、圓通の趙州關を過つて、因に前住訥老に問ふ、『透關底の事如何』と。訥曰く、『且く去つて官を做せ』と。今覺えず五十餘年。」師曰く、「曾て透關底の事を明め得るや。」吳曰く、「八次經過して常に念を存す。然も未だ脱灑ならざることもあり。」師扇を擧し、之に與へて曰く、「請ふ扇を使へ。」吳、扇を揮ふ。師曰く、「甚の脱灑ならざる處か有らん。」吳大いに喜んで曰く、「便ち請ふ、末後の句。」師乃ち扇を搖すこと兩下。吳曰く、「親切親切。」師曰く、「喑喑舌頭三千里」と。陳諫議彭公汝霖、手から觀音經を寫して師に施す。師拈起して曰く、「這箇は是れ觀音經、那箇か是れ諫議底。」彭曰く、「此れは是れ某の親書。」師曰く、「寫底は是れ字、那箇か是れ經。」彭笑つて曰く、「却つて了不得なり。」師曰く、「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彭曰く、「人人分あり。」師曰く、「經を誘ずること莫くんば好し。」彭曰く、「如何が即ち是ならん。」師、經を擧して之に示す。彭掌を撫して大いに笑つて曰く、「噁。」師曰く、「又道へ了不得と。」彭乃ち頂禮す。安相國南遷せられ、經過して師に見え、嘆じて曰く、「一生做官、今日謫せらる。從前を覺見するに、但だ一夢なるのみ。」師曰く、

「相公覺するや。」安曰く、「此れ皆是れ本有、但だ未だ甚だ明了ならず。」師即ち相公と召す。安首を擧す。師曰く、「了也。」安曰く、「事に使ひ得らるるを奈せん。」師曰く、「京を離ること幾程にか此に至る。」安曰く、「四十二日。」師曰く、「甚れの處にか得來る。」安笑つて曰く、「得力得力。」師曰く、「直下に受用し去れ。」安曰く、「如何が受用せん。」師曰く、「朝朝相似たり、日日一般。」安乃ち合掌す。師曰く、「但だ諸有を空ぜよ、諸無を實とすること莫れ、大率ね此の如くにして真に大自在を得。」

端古事

南海の僧守端、字は介然、人と爲り高簡にして持律嚴甚なり。書史に於て博く究めずといふこと無し。古今を商推して、動もすれば典據あり、叢林目けて端古事と爲す。亦喜んで詩を工にし、務むるに雅實を以てす。其の石盆庵に題して曰く、「庵額初めて頒つて樹頭に挂く、樹摧け庵朽ちて幾か脩を經。石盆は減ぜず數升の水、野菜時に添ふ一筋の油。童子面り承く天子の間、老師の心は祖師と儔し。我れ來つて踏躓して高躑を思へば、萬壑雲横ふ楚甸の秋。」

政黄牛

餘杭の惟政禪師、字は煥然、世人呼んで政黄牛と爲す。師の住山、標致最も高し。時に蔣侍郎堂、錢塘に守たり。師と方外の友たり。師毎に來つて之に謁すれば、則ち一の黃犢に跨り、軍持を以て角上に掛く。市人爭

①軍持は梵語拈鉢の略なり、譯して瓶といふ。雙口の澡罐なり。僧の愛用なる所のものにして銅瓶なり。



ふて之を觀る。師自若たり。郡庭に至れば、犢を下りて談笑終日にして去る。一日郡に貴客有つて至る。蔣公、師を留めて曰く、「明日府に燕飲あり、師固に律を奉ずれども、能く我が爲に少しく留ると一日せよ。」因に清話せんと欲す。師之を諾す。明日人をして之を要せしむれば、一偈を留めて去れり。曰く、「昨日曾て今日を將つて期す、門を出でて杖に倚つて又思惟す。僧と爲つては只だ合に崑谷に居すべし。國士筵中甚だ宜しからず。」坐客皆其の標致を仰げり。又山中の偈を作つて曰く、「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だ白鷺鷥のみ有つて、我れを見て常に此に來る。」嘗て自像を贊して曰く、「貌古り形疎にして杖藜に倚る、分明に畫き出す須菩提。解空は許さず聲色を離るることを、孤猿の月下に啼くを聽くに似たり。」平生の製作を錦溪集と號す。又書に工にして筆法勝絶なり。法を淨土の素に嗣ぐ。

廣無心

淨土惟素は法眼宗第三世なり。

九峰の希廣禪師は眞淨の子なり。天資紳至にして世故に脱略なり。晚年同門の深公に寶峯に依る。雪夜深け、與に爐を擁して語論すること久しうして、潛に人をして戯れに廣の榻の衾褥を去らしむ。寢に就くに及んで摸索すれども有ること無し。置いて問はず、須臾にして熟睡し鼻息雷の如し。是れより先、叢林、道者を以て之を呼ぶ。此に至つて又廣無心の稱を得たり。

廣南蠻

廣南蠻は久しく密庵に依る。後に佛照の會中に在つて寮元と爲る。鹽を化する頑あり、「合水和泥一處に烹る、水泥盡くる處雪華生ず。便ち能く遼天の價を索起して、公驗分明誰か敢て争はん。」佛照、喜んで曰く、「這の廣南蠻、也た茹廣」と。後に雷の道場に住して、其の道を將に振はんとす。而して有力の者の爲に之を攘はれ、未だ幾ならずして冷泉に終ふ。

瞌睡虎

虎丘の隆禪師は、初め湛堂に黃龍に謁し、次に圓悟に參す。一日入室、悟問ふ、「見を見するの時、見是れ見にあらず、見猶ほ見を離る、見も及ぶこと能はず。」拳を擧して曰く、「還つて見るや。」師曰く、「見る。」悟曰く、「頭上に頭を安ず。」師聞いて脱然として契證す。悟、叱して曰く、「箇の甚麼をか見る。」師曰く、「竹密にして妨げず流水の過ぐることを。」悟之を肯ふ。尋いで藏教を掌らしむ。悟に問ふものあり、曰く、「隆知藏、柔易なること此の如し、何を能く爲んや。」悟曰く、「瞌睡虎のみ。」此れより睡虎と稱す。

華區頭

應庵の曇華禪師は、生れて奇傑なり。髮を去つて虎丘に參じて、頓に大事を明む。虎丘の忌日の拈香に曰く、「平生沒興、者の無意智の老和尚に撞着して、伎倆を盡せども湊泊し得ず。云云」と。密庵の傑、初め嶺を出でて婺州の智者に至る。偶暄を負ふ次で、老宿あり問うて曰く、「上座此の行、

何れの處にか去る。「傑曰く、「四明の育王に佛智和尚に見え去る。」老宿云く、「世衰へ道喪び、後生家行脚するに、例して耳を帯びて眼を帯びず。」傑曰く、「何の謂ぞや。」老宿曰く、「今育王一千の來衆、長老日に接陪を逐ふて暇あらず。豈に工夫の著實に汝が輩の與に、機を發する有らんや。」傑、涙を下して曰く、「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ば、某何れの處にか往かん。」老宿曰く、「此去つて衢州の明果に華鬪頭あり、見識超卓なり、汝宜しく之に見ゆべし。」傑、教に依つて明果に往いて師に依る。一日室中に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正法眼。」傑曰く、「甚の破沙盆にか直らん。」師、再追して曰く、「虚空消殞の時如何。」傑曰く、「著著穎脱。」師曰く、「罪重ねて科あらず。傑、後母の老いたるを以て、辭して郷に歸る。師、偈を以て送つて曰く、「大徹投機の句、當陽頂門を廓にす。相従つて四載を經、徵詰洞にして痕なし。未だ鉢袋を付せずと雖も、氣宇乾坤を呑む。却つて正法眼を把つて、喚んで破沙盆と作す。此の行將に省觀せんとす、切に忌む便ち踪跟することを、吾れに末後の句あり、歸るを待つて汝が遵はんことを要す。」

因禰頭

瑞州黄檗の志因禰師は、法を智海の本逸に嗣ぐ。人之を因禰頭と謂ふ。寂音、超不群の黄檗に歸つて因禰師に見ゆるを送る詩に曰く、「幽尋忽ち覺ゆ暗香の吐くことを云云。我れは識る山中の因禰頭、骨目清堅貌淳古、便ち閉に折脚鐺を提げて、柏子庵邊に茆を結んで住せんと欲することを。行看ん

談笑に雲門を起して、海上の横行迺祖の如くならんことを。」〔智海の逸は開先の善暹に嗣ぐ。乃ち雲門宗なり。暹始め徳山の遠に參じ、後に雪竈に至る。竈與に語つて其の超邁を喜ぶ、自ら曰く、「海上横に行く暹道者」と。〕

順婆婆〔卯君〕

景德の順禰師は、仁慈を以て物を佐く。叢林之を目けて順婆婆と曰ふ。元豐三年蘇子由、睢陽の從事を以て、筠陽推笏の任に左遷せらる。是の時、師其の父文安先生と契分あり、因つて往いて訪ふ。子由咨ぬるに心要を以てす。師鼻を搐る因縁を示す。子由久しうして省あり、偈を作つて師に呈して曰く、「中年道を聞いて前非を覺ゆ。邂逅相逢ふ老順師、鼻を搐つて徑に參ず眞の面目、頭を掉つて受けず別の鉗鎚。云云」と。師は法を黄龍の南に得たり。「子由己卯の歳に生る。兄の東坡之を號して卯君と曰ふ。」

莫理會

曇現禰師は圓悟の嗣子なり。凡そ所問有れば、皆對へて曰く、「莫理會」と。故に流輩、咸莫理會を以て之を稱す。

祥叉手〔賢叉手、圓通訥〕

泐潭の景祥禰師は大瀉の喆の子なり。常に叉手して夜賓に對するが如し。初め坐するとき、手、跋と

綴る、五鼓に至つて必ず膺に齊し。因つて諸方、祥叉手と呼ぶ。「圓通訥も亦禪坐するに、初め叉手して自如たり、中夜に至つて漸く升つて膺に至る。侍者、毎に之に候して以て曉色を待つ。又賢叉手は未だ本名を考へず。僧寶傳の黃龍南の章に曰く、「老宿賢叉手と號する者は、大陽明安の嗣なり。公に命じて書記を掌らしむ。泐潭の法侶、公の石霜に入らざるを聞いて、使を遣して來り記せしむ。俄に賢、卒す。郡主、慈明を以て福嚴を領せしむ。公心に之を喜ぶ」と。」

賢蓬頭

興陽の賢禪師は江州の人なり。叢林、賢蓬頭を以て之を呼ぶ。真如の會中に號して角立と稱す。見地明白にして機鋒穎脫なり。超師の作あり、而も行業謹まざる、一衆之を易る。大慧の普説に曰く、「真如の會中に、此の賢蓬頭あり、却つて是れ悟底の禪なり。先師此れより俱に其の室に入り、又真如の門戸に入得ず。真、劇して道を稱す。」

用大碗

雙林の徳用禪師は高庵の悟に承嗣す。雪堂の曰く、「高庵、雲居に住す、用姪、監寺たり。用姪尋常廉約にして常住の油を點ぜず、己に處するのと儉なりと雖も、人の與にすること甚だ豊なり。四來を接納して、略倦める色なし。高庵一日之を見て曰く、「監寺の用心固に得難し。更に須らく常住を照管して、疎失せしむることなかるべし。」用姪曰

①監寺とは寺務を總監する役なり。

く、「某に在つては失小過と爲す。和尚に在つては賢を尊び士に待して、海のごとくに納れ、山のごとくに容れ、細微を問はず、誠に大徳となす」と。高庵笑ふのみ。故に叢林、用大碗の稱あり。「師乃ち婺州金華の戴氏に出づ。」

翁大木

天童の無用禪師、諱は淨全、大慧に嗣法す。越州翁氏の子なり。諸方翁大木と稱す。

大死翁

景深禪師、姓は王氏、始め淨慈の象禪師に謁す。一日象の「思つて知り、慮つて解するは、皆鬼家の活計、興自ら過らず」と曰ふを聞いて、遂に寶峰に往いて、照公に謁して入室を求む。照公曰く、「直に須らく起滅の念を斷じて、空劫已前に向つて、玄路を掃除し、正偏に涉らず、今時を盡却し、全身放下し、放盡して還つて放つて、方に自由の分あるべし。」師聞いて頓に厥の旨を領ず。照、鼓を撃つて衆に告げて曰く、「深、闡提大死の道を得たり、後學宜しく之に依るべし」と。因つて大死翁を以て之を稱す。

②闡提惟照は芙蓉道楷の法嗣にして、曹洞宗第九世なり。  
③松源崇岳禪師は密庵咸傑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八世なり。

老贖翁「岩獸」

松源の岳禪師は、處の龍泉の吳氏に生る。印を密庵の傑に得、法を蘇臺の澄照に開く。慶元の間

旨を被つて靈隱に住す。門庭高峻なり。老いて賸す、叢林呼んで老賸翁と爲す。「漫錄の訥堂の辯の章に曰く、「真に岩默の子、岳聲の孫たることを忝うせざるなり。岩默は乃ち雲巢の道巖なり。松源に嗣ぐ。經を寫すの偈及び靈雲見桃花の頌あり、増集續傳燈に見えたり」と。」

寶生薑

洞山の自寶禪師は壽州の人なり。娼室に生る。姓氏なし。人となり廉謹なり。五祖の戒の處に在つて事を主る。戒病んで行者をして庫司に往いて生薑を取つて藥を煎ぜしむ。師之を叱す。行者、戒に白す。戒錢を將つて回つて買はしむ。寶、方に薑を取つて之に付す。後に筠州の洞山に人を闕く、郡主、書を以て戒に託して、知る所の者を舉して、之を主らしむ。戒曰く、「寶生薑の漢、住し得てん。」遂に出世して戒の嗣と爲る。此れより林下、寶生薑と稱す。師初め行脚の時、嘗て旅邸に宿す。倡女の爲に窘めらる。遂に榻を讓つて之に與へて睡らしめ、師は坐禪す。明發に倡女宿錢を索む。師之に與へ、門を出でて自ら被褥を焼いて去る。倡女、寶を以て父母に告ぐ。父母遂に請じて歸らしめ、齋を致して以て謝す。「愚、謂らく、此れ夫鐵脚の事と頗る相類す、併せ按ずべしと。又文字禪に曰く、「黃龍の南、遊方の時、嘗て歸宗に至る。寶、髮頭、茶に會するに方つて、師、椅を卻けて坐す。寶之を呵す」と。」

⑤五祖師戒は雲門宗第三世なり。  
⑥文字禪は石門文字禪といふ、宋の覺範慧洪の著にして三十卷あり。

訥叔

吉祥訥禪師は廬山の東林より、圓通の秀公に參じ、遂に其の嗣と爲る。晩年圓通の法屬、多く之に依る。故に訥叔の譽を叢林に得たり。嘗て偈あり、曰く、「月に嘯き風に吟ず水石の間、機を忘じて贏ち得て此の心閒なり。端なく打破して空しく狼藉、羞らくは白雲の舊山に歸るに對することを。」

顛游

典牛和尚、姓は鄭氏、名は天游、本仕族たり。竟に廬山に往いて、剃髮して舊名を改めず、首め死心に參じて契はず、乃ち湛堂に泐潭に依る。時に妙喜、侍者たり、師、書司に居す。後に古藥山に往いて大事を發明す。廬山の小寶峰に出世して、又雲巖に徙る。嘗て忠道者の牧牛の頌を和して曰く、「兩角天を指し、四蹄地を踏む。鼻圈を拽斷して、甚の屎屁をか牧つ。」初め張無盡、其の坦率にして事を事とせざるを見て、嘗て慢つて之を顛游と謂ふ。後妙喜、此の頌を持して之に獻す。無盡、几を撫して稱賞す。妙喜曰く、「相公且く道へ、者の頌は是れ甚麼人の做ぞ。」無盡曰く、「此れ彌勒大士に非ずんば、安んを能く此の言を發せん。」妙喜曰く、「此れ乃ち前日の顛游が所作。」無盡曰く、「奇なる哉奇なる哉、湛堂乃ち此の兒ありや、臨濟の一宗其れ此に在り」と。師後に雲巖を退いて、武寧に庵すること四十年、身を終るまで出でず。塗毒の之に見ゆるときは、已に九十三なりき。「塗毒策禪師は雙徑に住す、乃ち函主と稱する者なり。」

英鐵背

衡州の花藥英禪師は、江の湖口李氏の子なり。初め眞淨の處に於て記莖を受け、乃ち雲居に往く。佛印、命じて衆僧に首たらしむ。一日佛印、拳を握つて問うて曰く、「首座如何。師曰く、「佗日敢て和尚を忘ぜず。」佛印私に以て喜を爲す。偈あり、之に遺つて曰く、「誰人か識得せん吉州の英、背は是れ新羅の鐵打成。終に佗の烏鵲の隊に隨はず。雲に望んで間に叫ぶ兩三聲」と。蓋し其の機辯を美むるなり。是れより叢林、呼んで英鐵背と爲す。「又文字禪の古詩に、「規模乃翁の如し、鐵喙石肝膽、豈に特に七閩の英のみならん、蓋し亦叢林の棟」と。」

感鐵面

福嚴感禪師は、面目嚴冷にして孤硬秀出す。林下時に之を感鐵面と謂ふ。衆僧に江州の承天に首たり。佛印の元、將に蘄州の斗方に遷り居らんとす。師を郡主に譽めて、嗣續せしめんと欲す。且つ師を召して其の事を語る。師曰く、「某、念此に至らず。和尚終に推し出して衆の爲に粥飯の主人とし、共に叢席を成さしめんと欲す、敢て徳を忘れず。若し法を嗣がしめば、則ち某自ら師あり」と。遂に出世して黃龍の子と爲る。

誑鐵面

育王無示の介誑禪師、姓は張氏、温州永嘉の人なり。年十六にして崇徳の慧微を禮して落髮す。宣

和六年、太師劉公正夫、臨第を捨てて顯靈寺と爲す。師を請じて出世せしむ。師の性剛毅、衆に泣くに古法あり、又嘗て身燈を然して佛事を爲す。時の人誑鐵面を以て之を稱す。長靈の卓に嗣ぐ。人天寶鑑に曰く、「長靈の卓禪師、無示に命じて立僧せしむ。法席嚴肅なり。堂厨を事とせず。唯だ安禪以て佳供に當て、夜參以て藥石に當つ。其の間柄子の任へざる者あり。無示、卓に告げて曰く、「人は食を以て先と爲す。是の如きんば、則ち衆將安せんや。」卓之を愠つて曰く、「表率安んぞ之を爲すべけん。」無示曰く、「某争はずんば、堂厨誰をしてか争はしめんや。」日本建仁の開山明庵の西公は、乃ち師が五世の孫なり。」

秀鐵面

圓通の法秀禪師、一には秀關西と號す。諸方、秀鐵面と稱す。秦州の人なり。俗姓は辛氏、天衣の懷に嗣ぐ。僧寶傳に曰く、「眞州の長蘆に住す。

衆千人あり、金橙長老といふもの有り、登座に至つて、衆之を目笑して、出でて問ふ者なし。是に於て師出でて拜し趨つて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法秀が自己。極笑つて曰く、「秀鐵面自己を識らざるか。」師曰く、「當る者は迷ふ。」又曇希叟の贊に曰く、「赤土牛跡に塗る。佛魔に入つて命懸絲の如く、生鐵面皮を裏む。龍蛇を辨ずるの機噉鐵の如し。」又冷齋夜話に曰く、「洪州武寧の安和尚は、天衣の懷禪師の嗣なり、秀關西と同行たり。秀已に詔に應じて法雲寺に住す。其の威光、以て其の法友を挾んで、雲

①長靈守卓は靈源惟清の法嗣にして、黃龍宗第四世なり。  
②人天寶鑑は宋の曇秀の撰する所なり、一卷あり。  
③餘は彌の俗字なり、乳なり。

天に登つて翔るべし。安止だ荒村破院に單丁なること三十年。秀時に書を以て安に致す。安未だ嘗て視ずして之を棄つ。侍者其の意を解せず、閉に因つて之を問ふ。安曰く、「吾れ始め以らく、秀、精彩ありと。乃ち今其の癡なることを知る。夫れ出家兒は塚間樹下、那事を辨ずること頭然を救ふが如くは。故なく八達衢頭に於て、大屋を架して數百の閑漢を養ふ。此れ眞に眼を開いて牀に尿するなり。何ぞ復た對語するに足らんや。吾が宗此れまり益亦微ならん、子が曹當に之を見るべし」と。」

昂鐵面

南華の智昂禪師は、蜀川永康の人なり。人となり嚴厲なり。叢林目けて昂鐵面と爲す。佛鑑の懃に嗣ぐ。

宏鐵面

德宏禪師は、諸方鐵面を以て之を呼ぶ。徧く師席に遊んで後に泐潭の景祥に得法し、出でて烏回に住し、次に啓霞に遷る。

夫鐵脚

長蘆の應夫廣照禪師、一邸に至る。娼女あり、母の爲に迫められて其の房に入つて去らず。師跣踏して且に達る。叢林因つて之を夫鐵脚と謂ふ。「實訓の音義に、洞山の永孚禪師を以て、孚鐵脚と作すは是に非ず。永孚は泐潭の澄に嗣ぐ、應夫は天衣の懷に嗣ぐ、共に雲門宗なり。」

清鐵脚〔阡都寺〕

四明壽國の夢窓嗣清禪師は、越の山陰千氏の子なり。業を郡の天童に隸して、法を浙翁佛心に得たり。時に鐵脚の號あり。「枯崖漫錄の東山源の章に曰く、「凌霄會中、人物林の如し。清鐵脚、阡都寺威あり。阡都寺は天童辨山の仔なり。」

遠鐵概

短蓬の遠禪師は、生平臥具を設けず、晝夜枯坐す。遠鐵概の稱を得たり。永壽に開法して明極の嗣と爲る。

鐵鞭

允詔禪師は、福州綿亭の人なり。剛性孤硬にして、大法を以て重任と爲す。因に密庵開堂す。師直に趨つて前んで問答あり、庵入室罷んで、衆に告げて曰く、「適來箇の漢あり、牙、劍樹の如く、口、血盆に似たり。手に一條の垂條を把つて、鐵鞭の如くに相似たり。老僧親しく一下に遭ふ、汝等諸人、切に須らく照顧すべし」と。此れより號して鐵鞭と曰ふ。

醉和尚

刑州開元の法明上座は、報本に依つて未だ久しからざるに、深く法忍を得たり。後に里に歸つて落

① 浙翁如球は佛照德光の法嗣にして、大悲派第三世なり。  
② 明極楚俊は楊岐第十二世なり日本に渡來し南禪寺に住す。

魄を事とす。多くは酒を嗜んで呼盧す。大醉する毎に、柳詞を唱へて數閑む。日に以て常と爲す、郷民之を侮る。齋に召すときは則ち拒み、飲に召すときは則ち從ふ。是の如くなるもの十餘年、咸指して醉和尚と曰ふ。一日寺衆に謂つて曰く、「吾れ明旦當に行くべし、汝等他に行くこと無れ。」衆竊に之を笑ふ。翌晨、衣を攝めて座に就き、大いに呼んで曰く、「吾れ去らん、吾が一偈を聽け」と。衆聞いて奔り視る。師乃ち曰く、「平生醉裏に顛厥す、醉裏却つて分別あり。今朝酒醒む何れの處ぞ、楊柳の岸曉風殘月」と。言ひ訖つて寂然たり。之を擲せば、已に委蛻せり。師は法を報本の蘭に嗣ぐ、蘭は雪竇に嗣ぐ。

酒仙

馮賢禪師、姓は林氏、龍華の珠禪師に參じて心印を發明し。回つて明覺院に居す。唯だ飲酒を事とす。醉ふときは則ち歌頌を成して道俗を警む。因つて酒仙と號す。雜詠十首普燈に見えたり。

酒曇

橘州の寶曇禪師は、小雲と號す、川人なり。之を呼んで酒曇と曰ふ。乃ち別峰印和尚の法弟なり。學問該博にして名を天下に擅にす。宋朝、甘露滅の後、獨り師一人を推すのみ。南郭洲の中に就いて淨院を築いて、舍を遶つて萬樹を樹う。因つて又橘州と號す。師の傳及び語句は、五燈に出づること

- ①呼盧は胡盧と同じかるべし、大いに笑ふ貌にいふ。
- ②別峯實印は華藏安眠の法嗣にして、圓悟克勤の法孫なり。
- ③五燈は禪宗五種の傳燈錄を稱する名稱なり。五燈は左の如し。景德傳燈錄は宋景德中、道原撰、廣燈錄は宋天聖中、李遵勗撰、續燈錄は宋建中靜國元年、佛國性白撰、聯燈錄は宋淳熙十年、晦翁悟明撰、普燈錄 宋嘉泰中 雷庵正受撰。

となし。惟だ釋氏資鑑、叢林盛事及び枯崖漫錄に之を載す。盛事に曰く「曇、賦性坦率にして、拘檢を事とせず。竹院に在りし日、復た酒の事を以て、太守林侍郎に追はれて、對を出して之に與へて酒曇、界を過ぎて無爲に住して、爲さざる所なしと曰ふに至る。」蓋し曇會て無爲に住するが故なり。一日沐浴して衣を更へて、史魏公を請じて、平日の行紀を叙す、談笑の中に化す。閩城の士俗、皆之を送る。茶毘して舍利無數を獲たり。

禪狀元

教忠彌光禪師は、晦庵と號す。偶大慧、雲門の洋嶼庵に在つて、衆纒に五十三人、慧、竹篋の話を擧して徒に示す。結夏以來、未だ五十日を経ざるに、十三人を打發す。師は最も初めに大悟す。故に大慧、之を稱して禪狀元と爲す。又之を光狀元と謂ふ。慧遂に鼓を擣つて衆に告げて曰く「龜毛拈起して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く。平生を慶快することは今日にあり。孰か云ふ千里吾れを賺し來る」と。師も亦頌を以て之に呈して曰く、「一拶機に當つて怒雷吼ゆ、須彌を驚起して北斗に藏さしむ。洪波浩渺浪滔天。鼻孔を拈得し口を失却す。」

禪判官

聖泉の岳翁淳禪師は、福州石碁の人なり。賦性獎を好んで人の善を稱す。嘗て雪峯に坐夏して、重

の釋氏資鑑は明の照仲の編集する所にして、十二卷あり。  
④晦庵彌光は大慧宗杲の法嗣なり。

ねて菴山閣を架するに値ふ偈あり、時に競つて傳誦す。雪巢、無準、向に嘗て同行に與ふ、皆誠敬して心服す。叢林の間、禪者與に可否を決せんとすれば、議論鋒のごとくに發す。戯れに禪判官を以て之を呼ぶ。

老 礪 「天目禮」

淨慈の居簡禪師、字は敬叟、<sup>①</sup>羅湖の瑩仲溫、師と議論して大いに之を奇として、大慧の洋嶼庵に居するとき、把る所の竹篋を以て之に付す。法を佛照光に得たり、師飛來峯の北礪に於て、一室を掃つて居ること十年、人敢て字を以て稱せず、北礪を以て之を呼ぶ。兼ねて之を老礪と謂ふ。「簡、天目の禮禪師と同じく佛照の會中に在つて、相與に衡を提ぐ。故に簡川禮寮の呼あり。川寮の二字は禮記に出づ。」

老 劉

<sup>②</sup>妙峯善禪師は劉氏の子なり。再び佛照に育王に見えて、風幡の話をもつて箭鋒の機に直る。佛照之に贈るに偈を以てす。「今日君が爲に一線を通ず、斬丁截鐵吾が宗を起す」といふの句あり。晚年足限を越えず、晝夜惟だ楮衾を擁して兀坐す。垂示の語言皆人を發藥す。叢林、老劉を以て之を呼ぶ。

辯 麤

平江府南峯の雲辯禪師は、初め穹窿の圓公に參じて、省發する所あり、既に京に入つて、天寧圓悟の法席に興る。愈々奥閭に臻り、遂に其の法を嗣ぐ。因に大慧、船子の夾山を接するの話を頌して曰く「蕞口の一椀解を作すことを除く、茲より夾嶺氣天を衝く。鉤を離るゝこと三寸消息なし、獨り滄溟に向つて鐵船を泛ぶ。」師其の韻に屬して曰く「合類語を着けて船子に醗ゆ、恰も地を掘つて青天を覓むるに似たり。直饒ひ楫下に通明徹すれども、也た是れ華亭の破漏船」と。師人となり疎放なり、叢林目けて辯麤と爲す。

遵 太 言

中際の可遵禪師は、野軒と號す。早く江湖に於て詩頌を以て所長を暴す。故に叢林之を目けて遵太言と爲す。因に廬山の湯泉に題す。東坡、見て之を和す。是れより名愈彰る。報本の蘭に得法す、雪竇を以て大父と爲すと云ふ。

規 方 外 「圓 方 外」

道場草堂の有規禪師は、法を<sup>③</sup>法雲の本に嗣ぐ。時に之を呼んで規方外と曰ふ。傳は會元に見えたり。「宋の睢陽の徐度敦立の卻掃編に曰く「往歲吳中に詩僧多し、其の名往往に前輩文集の中に見ゆ。予江を渡るの初め、猶ほ有規といふものを見る、詩を以て名を知らる。其の人となり、性坦率なり。其の徒之を規方外と謂ふ。時に年七十餘なり。又

① 宋の仲溫瑩瑩は、大慧宗杲の法嗣なり。  
② 滅翁文禮は、松源崇岳の法嗣にして、楊岐派第九世なり。  
③ 妙峯之善は佛照德光の法嗣にして、大慧宗杲の法孫なり。



元に圓方外あれども、混名には非ざるなり。乃ち隆教方外の行圓なり、環溪の一に嗣ぐ。」

體亂擾

或庵の體和尚は黃巖の人なり、賦性麤糙にして、事に遇ふて敢て爲す。受業上下、體亂擾と號す。此庵の元に護國に參ず。一日羅漢殿に在つて行道す、忽ち庫下に行者を毆つを聞くに、大いに呼ぶと一聲す、豁然として大悟し、走つて元に見ゆ。元曰く、「この十一郎、今日病の汗を得るが如し。」

才蘇噓

龍牙の才禪師は潭の帥曾公孝序の請を受けて、既に天寧に開堂す。僧

有り問を致す、「徳山の棒、臨濟の喝、今日請ふ爲に拈撥せよ。」答へて曰く、「蘇噓蘇噓。」進んで曰く、「蘇噓蘇噓、還つて西來意ありや也た無や。」答へ

て曰く、「蘇噓蘇噓。」是れに由つて叢林呼んで才蘇噓と爲す。一日曾公延い

て見ゆ。諸禪因に問うて曰く、「龍牙の答話、只だ蘇噓と加何。」道林の月庵、乃ち聲に應じて諸禪を顧

みて曰く、「借問す、諸方會すや也た無や。」曾公笑つて曰く、「聯ねて一頌と成し、以て禪悅の樂みと爲す

べし」と。時に座に續くもの無し。傳へて雲蓋に至るに及んで、慈觀長老といふものあり、曰く、「昨

夜虛空口を開いて笑ふ、祝融吞却す洞庭湖」と。師は佛鑑の勲に嗣法す。

才煎

佛心禪師才公は靈源禪師に參ず。凡そ入室あれば出でて必ず涙を揮つて、自ら訟へて曰く、「此の事我れ見得して甚だ分明なり。只だ是れ機に臨んで吐けども出でず、若爲がせん如何がせん。」源其の勤篤なるを知つて、告ぐるに須らく是れ大徹して、自在を得べしといふを以てす。居ること何も無うして竊に隣案の僧の曹洞の廣録を讀むを見るに、「藥山薪を採つて歸る、僧あり、問ふ、「甚麼の處よりか來る。」山曰く、「柴を討め來る。」僧、山の腰下を指して曰く、「鳴剝剝、是れ箇の什麼ぞ。」山刀を抜いて斫る勢を作す」といふにいたつて、師忽ち欣然として隣案の僧を擱するこ

一 糞

水庵の一和尚は婺の東陽の人なり。外行拈糞なり。叢林之を一糞と謂

ふ。久しく月庵の杲に參ず。杲嘗て雲門の話墮を以て之を詰る。一日下語して曰く、「靈山の受記、

須らく是れ和尚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又嘗て頌して曰く、「二八の佳人美態嬌し、繡衣輕く整へて暗香

飄る。儉身華圃に徐徐として立つ、黃鶯を引き得て柳條を下らしむ。」月庵之を器とす。後に同列と

和せず、人に暗に計り擠けらる。月庵其の言を信じて院を擯出す。行くに臨んで偈を書して、之を護

佛心本才は靈源惟清の法嗣にして、黃浦宗第四世なり。  
水庵師一は佛智達庵端裕の法嗣にして、圓悟克勤の法孫なり。  
月庵善杲は開福道寧の法嗣にして、五祖法演の法孫なり。

つて曰く、「稽首す月庵藏裏の佛、黄金の妙相實に觀難し、白面の夜叉七八箇、推轉することは珠の玉盤に走るが如し」と。後に台の慈雲に出世して佛智の嗣と爲る。

瑤白頭

芥室の瑤禪師は木庵の室に入り、晩に吳門の聖因に住して、益々聲譽を馳す。白髮肩に垂る、叢林呼んで瑤白頭と爲す。

徹白頭

明州光孝の思徹禪師は了堂と號す。壯より髮白し、江湖呼んで徹白頭と曰ふ。三衢の人、石窓の恭と同じく、宏智の門に出づ。操履孤潔にして世と接らず。嘗て賓を太白に典る。妙喜大いに俊敏なるを見て、私に之を喜び、計を以て其の玉几に過ぎることを誘はんとす。師志を秉つて渝らず、竟に老天童に依つて其の法を嗣ぐ。

宗白頭

明州雪竇の嗣宗禪師は開庵と號す。之を宗白頭と謂ふ。徽州の人にして陳氏の子なり。幼うして經を業とす。圓具し、妙湛に慧結に依つて、問の次で釋然として契悟す。詰、塵尾拂を以て之に付す。後、宏智に謁して印可を蒙り、其の道愈々尊し。出でて普照・善權・翠巖に住す。嘗て自得の暉と同じ

②宏智正覺は曹洞宗第十世なり。  
③老天童は宏智正覺をいふ。自得慧暉も宏智正覺の法嗣なり。

く長蘆の祖照の席下に在り、時に一窩蜂發いて衆皆散じ去る。唯だ暉と師と二人動ぜず、師、私に謂つて曰く、「參禪は本生死に敵せんが爲なり、豈に此の難に因つて、便ち逃避すべけんや。況んや我が身又弱し、若し中路に至るも也。則ち佗の手に落ちん」と。賊既に至る。衆僧俱に散じて、唯だ暉、堂中に在つて坐禪するを見て、争ふて箭を以て之を射るに中らず。暉、寂然として動ぜず。末後の一箭袖より射て函櫃に透る。暉方に驚き覺む。此れに因つて、顛病を成す。師は庫司に坐す、賊見て遂に縛して射殺せんと欲す。傍に直歳の僧あり、再三近前して、賊に白して代らんと乞ふ。賊曰く、「汝は是れ佗の何の眷屬ぞ。」僧曰く、「此の僧已に禪に參得し了る、佗時出で來つて大善知識と爲つて衆生を教化すべし。我れ未だ曾て參得せず、便ち死すとも緊要なし、故に之に代らんと乞ふ。賊其の言を奇なりとして、二人俱に放す。後に師明の翠巖に居して、其の道大いに振ふ。向に代らんとせし所の者も亦座下に來る。師常に謂つて曰く、「此れ乃ち我が再生の父母なり」と。

照白眉

南嶽の方廣照禪師は西蜀の人なり。淳素鄙朴にして罵詈を以て佛事を爲す、學者之を憚る。佛照會中に照白眉と號す。

百拙

報恩の登禪師は、和州烏江の人なり。族は閔氏、應庵の晩子なり。賦性彫飾を絶す、機語皆質直なり。故に百拙の號あり。

淨長

慶元府天童の如淨禪師は、頽然として豪爽なり、叢林號して淨長と曰ふ。問あり、「瑞世誰にか嗣ぐ」と。曰く、「如淨」。問ふ、「道號何と謂ふぞ。」曰く、「淨長」と。後に太白山に於て疾を感じて席を退く。涅槃堂に下り、始めて大いに哭し、鑑足庵の爲に焼香して入寂す。乃ち日本永平開山道元和尚、得法の師なり。

小南

廬山羅漢の系南禪師は、祐禪師に潭の道林に參じて、印可を獲たり。世系に依るときは則ち黃龍の南、便ち是れ師の大父なり。名既に同じうして道望逼亞す。故に叢林、師を呼んで小南と爲す、黃龍を尊びて老南と稱す。「老南は乃ち前に出す所の南匾頭なり。」

惺惺道者

保寧の圓瓊禪師は福州林氏の子なり。法を黃龍の南に嗣ぐ。天資精勤にして、談噱味あり。大

慧其れを謂つて惺惺道者と爲す。師は洪の翠巖に住す。張無盡、漕と作り山に入りて之を訪ふ。師門に迎ふ、無盡問うて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翠巖の境。」答へて曰く、「門は洪崖千尺の井に近し、石橋水を分ちて松杉を遶す。」無盡、師の手を握つて曰く、「道者の名を聞くこと久し、何ぞ能く此の如く祇對するや。」師曰く、「適然たるのみ。」無盡大いに笑ふ。復た「哦して曰く、「野僧、客を迎へて煙嵐を下る、試みに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翠巖。門は洪崖千尺の井に近し、石橋水を分ちて松杉を遶す。」時に林下傳へて盛事と爲す。

閒灌頂

桐江大悲の閒長老は、福州閩縣の船若精舍に閒居す。紹興甲寅、時に年八十有四、大慧洋嶼に居す、般若と一水の隔なり。師、老いたりと雖も、尤も參究に篤し、日に來つて衆に隨つて入室す。大慧因に問うて曰く、「萬法と侶たらざる者、是れ什麼人ぞ。」師曰く、「扶くれども起たず。」慧曰く、「扶くれども起たざる底、是れ什麼人ぞ。速に道へ速に道へ。」師對せんを擬す。大慧竹篋を以て便ち打つ。師忽ち契悟す。慧偈を説いて之を印して曰く、「一棒に打破す生死の窟、云云」と。而して閩中之を嘲けるに偈を以てするもの有り、曰く、「八十の老翁閒灌頂、只だ説く如今行路難しと。海門洋嶼煙波の裏、舊に依つて漁翁釣竿を把る。」大慧演べて四偈と爲して曰く、「八十の老翁閒灌頂、鵝王乳を擇ぶ自家に知る、語を寄す叢林の睛漆桶、鶴唳を將つて鷓啼と作すこと莫れ。」只だ説く如今行路難しと、前三

三と後三三と、語を寄す叢林の瞎漆桶、雲頭放下して更に來つて參ぜよ。」海門洋嶼煙波の裏、其の中に釣ることを得る幾人がある、語を寄す叢林の瞎漆桶、須ひず背後に負嚙を起すことを。」舊に依つて漁翁釣竿を把る、錦鱗蝦蟇顛頂ならず、語を寄す叢林の瞎漆桶、生滅を將つて話頭を看ることを休めよ。」

述先馳

述首座、字は無己、大慧禪師、初め徑山に住す。述、先馳を作す。亦機用あり。是れより叢林呼んで述先馳と爲す。後に衆に梅山の愚丘禪師の會裏に首として卒す。「師は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嗣承も亦未だ詳ならず。」

叢林大禪

徑山の了明禪師は、形頽く腹大にして、道貌豊碩なり。紹興辛酉、妙喜の衡陽に謁せらるるに隨ふ。州縣防送すること甚だ嚴なり。師爲に枷を荷つて、開關として辛苦し、未だ嘗て少しも怠らず。既に貶所に至つて、衲子追ひ隨つて道を問ふもの、率ね二三百人を下らす。妙喜、齋粥の給せざるを以て、且つ禍を慮つて屢勉めて去らしむれども、師然りとせず。毎に自ら栲栳を肩つて行乞して、晩に至る。是の如きもの十七年、癸亥に辭して浙西に往く。妙喜、偈を以て之を送つて曰く、「蕊直た

開關さばいくたびさなく艱難に會ふにいふ。  
栲栳は柳を曲げて作りたる物を盛る器。柳行李なり  
蕊直は泥の熱せざる貌、四川の人を罵つていふ。

り明大禪、孟浪方比を絶す。云云。」故に叢林大禪の譽を得たり。之を久しうして舒州の投子に出世し、後詔を奉じて徑山に住す。江浙湖湘、之を號して布袋の再世と爲す。

大範

雪竇無相の範禪師は、松源に參じて法を焦山に開く。叢林皆大範を以て之を呼ぶ。蓋し無準の範と行道同一時なればなり。

大小本〔二人〕

宗本禪師は神宗、延和殿に召し對せしむ。既に退くや、上之を目送して左右を顧みて曰く、「眞の福慧の僧なり」と。號を圓照と賜ふ、世に之を大本と謂ふ。法を天衣の懷に嗣ぐ。善本禪師は婺の雙林に出世し、杭の淨慈に遷り、圓照の本に繼ぐ。時に之を小本と號す。

大小秀

滄山の秀禪師は、法雲の秀禪師と久しく天衣の懷和尙に依る。號して飽參と爲す。俱に詩名あり、叢林大小秀を以て之を呼ぶ。「大秀は前に出す所の秀鐵面なり。」

瘦權〔癩可〕

善權、字は巽中、何れの許の人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ず、亦未だ其の氏族を詳にせず。尤も詩名あり、人物清癯なり、時に目けて瘦權と爲す。同時に詩僧祖可といふ者あり、惡疾に罹れり、因つて癩可と

呼ぶ。雲臥紀談に曰く、「南昌の信無言といふもの、早く詩を以て叢林に鳴る。徐公師川・洪公玉父、其の詩を品第す。韻致高古にして瘦權・癩可と一頭地を出せり。覺範、巽中に贈る詩に曰く、『道人廬山に来る、山光水色盤飴に供ず。坐して山水秀傑の氣をして、胸中に繚繞して塊搏と成さしむ。』云云。」「東溪の祖可、字は正平、姓は蘇氏、覺範、癩可の贊に曰く、「伯固を父とし、養直を兄とす、父は超絶、兄は豪逸、家世風流第一と稱す。二祖の名、三祖の疾、名は是れ虚、疾は是れ實、詩成つて舌頭霹靂を翻す」と。」

諭彌陀

錢塘の諭彌陀は、早に専ら彌陀佛を畫くを業と爲す。楊傑次公、其の精妙を賞識して、姓を以て之を呼んで諭彌陀と爲す。是れに由つて名を得たり。部使者あり、問ふに、

●雲臥紀談は感山雲臥紀談といふ、二卷あり、宋の仲溫陸登の著述なり。

「能く彌陀を畫いて何を參禪せざる」といふを以てす。答ふるに偈を以てして曰く、「平生只だ解す彌陀を畫くことを、參禪の奈何ともすべきを解せず。幸に五湖風月の在る有り、太平何ぞ用ひん干戈を動ずることを。」後に年三十五にして僧籍を占めて思淨と名く。乃ち城北に於て舍を僦つて鉢を持して食を乞ひ、期して以て百萬の僧に飯せんとす。二十寒暑ならざるに八百萬に及べり。郡、妙行院の額を其の處に移して、以て其の勤を旌す。「律師、嘗て心經の句を集めて頌を爲ると云ふ、鼓三の道需の請益説に見えたり。」

劉道者

豫章東山の僧修演は、里中の劉氏の子なり。石門の謙に得法す。偈あり、曰く、「未だ悟らざるの日參禪を要すと。云云。」爾れより頭陀の行を修して、常に夏の夜に於て、體を裸にして以て蚊蚋に餌す。施あつて衣を與ふるときは則ち受けて轉じて無きものを濟ふ。亦偈を説いて意を見す、曰く、「四十年來常に跣足、剃頭せず澡浴せず。郡官我が爲に衣衫を換へしむ、只だ恐る平生願足らざるを。」世に劉道者と稱す。「道者後に入定す、徒屬、壙を啓いて之を視るに、跏趺して巖然たり。遂に傳するに香泥を以てすと云ふ。」

戒和上

●傳は著くるなり。

蘇軾、字は子瞻、東坡居士と號す、乃ち五祖戒和尚の後身なり。弟の轍、高安に謫せられし時、洞山の雲庵聰禪師と一夕同じく夢むらく、子由と城を出でて五祖の戒を遶ふと。已にして子瞻至る。三人城を出でて之を候つて夢みる所を語る。軾曰く、「八九歳の時、前身是れ僧にして陝右に往來することを夢む。」又曰く、「先妣孕むとき眇目の僧、託宿を求むと夢む。」庵驚いて曰く、「戒公は陝右の人、一目眇なり。逆に其の終るを數ふるに、已に五十年なり。」而して子瞻、時に四十九。是れより常に居士を稱して戒和上と曰ふ。

元

倫驢

淨慈斷橋の妙倫禪師は、無準に得法す。始め自ら謂へり、吾れ口訥に耳、聾なれば、把本の修行に若かずと、日に誦經を以て業と爲す。忽ち楞伽を雲居の見山堂に閱するに、蚊蝨蟻、言説あることならずして、而も能く事を辯ずといふに至つて、頓然として省あり。倫驢と謂ふは、驢の性狼戾にして進まず、師の性も亦此の如し。因つて叢林に此の稱あり。

斷崖

天目の了義禪師は、大徹の後、母と與に武康に入り、五年を越えて山に還る。高峯爲に剃度して了義と名く。元貞乙未、峯示寂す、師も亦迹を韜す。然して至る所歸重して立僧せしめ、咸之を稱して義首座と曰ふ。初め天目山の斷崖に居す。因つて叢林、斷崖を以て之を呼ぶ。

常達磨「暎達磨」

雪竇の常 藏主は横山の弟子なり、姓氏を詳にせず。貌寒陋にして、眼丁を識らず。惟だ禪定を習ふ。故に同時の人、皆常達磨を以て之を稱す。所作の偈頌、事理混融して、音律調暢し、大いに人を啓迪する處あり。「又宋に暎達磨といふもの有り、

① 積は生れつきをつんばなり。  
② 藏主とは經藏を主る役なり。

未だ何れの人といふことを詳にせず。僧寶傳の福昌の善の章に曰く、「僧自ら暎達磨と號する者あり。纒に方丈に入つて坐具を提起して曰く、『展ぶれば即ち法界に徧周し、展べざれば即ち寶主分たず。展ぶるが即ち是、展べざるが即ち是。』善曰く、『汝平地に喫交し了れり。』暎曰く、『明眼の尊宿、果然として在ること有り。』善便ち打つ。暎曰く、『拄杖を奪つて和尚を打倒せん、言ふこと莫れ道はずと。』善曰く、『棺木裏に瞠眼する漢、且坐喫茶』と。茶罷んで暎前んで白して曰く、『適來容易に和尚に觸悞す。』善曰く、『兩重の公案、罪重ねて科あらず』と。便ち喝して去らしむ」と。

明

品鐵脊

慧品禪師、字は虛白、湖廣の族、丹陽に家す。姓は王氏、寶藏持和尚の處に於て省徹す。偈に曰く、「一拳に打破す太虚空、百億の須彌踪を留めず。借問す個の中誰か是れ主、扶桑に涌出して一輪紅なり。』安谿の東明に住すること二十餘年、晝夜睡むること無し、坐して鐵幢の如し、因つて品鐵脊と稱す。乃ち南岳第二十七世の正傳源流の祖、東明の品是れなり。

小高僧

慎行禪師、姓は毛氏、別號は祀庵、台の臨海の人なり。才思泉涌き、偈句觚を操つて立ちどころに

成す。時の人之を稱して小高僧と爲す。法を靈隱の明に嗣ぐ。

國譯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下 終

尊僧の一律以て後代に貽す

本種族なし釋を氏と爲す、君父争か能く之を臣子とせん。綴鉢糞衣世實に超え、巖栖穴處人の知ることを畏る。議論舌利し鑿多口、罵詈眼高し照白眉。嘆息す後來僧傳を繼がば、何の才識有つてか名緇を取らん。

跋

斷橋和尚は乃ち古人格外の舉措を稱賞して、問門下の衲子と掌を拊して清譚す。混名の著なるもの、拊撫して集と爲す。苟も古を翫ふ士をして、其の德行を知らしめんと欲すればなり。是に於て竊に取つて之を剽刷氏に附し、以て諸れを世に公にす。惟れば翁は四十餘年、病を岩壑に抱いて、誓つて出世せず、然も古來庵居の知識と稱する。幻住・華頂の諸祖と、自然に其の軌躅を同じうすることは、則ち豈に特に一時泛濫の弊を矯正するのみならずや。抑も法利の大なる、數百年の下に播くに足れり。又斯の集の如き、宗門を輔翼すること、必ずしも翁の籍に登り、亦雷鼓を搗つを待つて、而も得たりと爲ざるなり。唯だ病既に篤うして版本を囑ること莫き、是れを憾と爲るのみ。越に遷寂の後、數月にして京師の書林より至る。海一たび巻を開けば、人をして酸嘆已まざらしむ。於戲是歲春三月、翁預め囑するに後事を以てし、親しく遺囑を書して、諸れを書櫃に藏む。夏五月遽に微恙を示して、起たざるの色あり。六月十八日、右脇にして逝す。壽六十又四、閑維の後、其の遺命に遵ひ、竟に靈骨を奉じて、塔を普明の山に建て、瘞む。是れより先、翁の第を捨てて寺と爲し、父公と同しく桂老師を延いて、祝國請

① 幻住は元の中峯明本をさし、華頂は同時の無見先親をいふ。

法するの由に於ては、詳かに載せて夫の開堂録の中に在り。今其の細を略す。翁の述する所は、東渡南遊録、併に詳略圖、重編枯崖漫錄、陳希夷睡像上進記、華藏世界圖等、普明に秘在す。海、法門猶子の誼を荷ひ、誨を納るること茲に多年、況んや此の撰に於てをや。遂に其の概を述して以て歲月を識すと云ふ。

正徳乙未孟冬上澣の日

劣姪宗海界輪稽首九拜、肥前州圓福山下法泉禪房に書す



禪林口實混名集序

獨木橋橫崖壁險，等閒踏斷兩頭空。俊流若遇的盧至，合眼跳過活路通。險崖橋斷尋無路，不許庸常人往還。除却黃巖倫老輩，是誰親到扣禪關。

巖泉禪師別號斷橋，作此寄贈博晒。

峨  
阜  
澄

### 禪林口實混名集凡例

一、大凡僧之有字與諱外，別所呼禪林尤多，一、勅號，二、所住山名，三、所住寺號，四、所居庵室，五、所居州縣，六、所居形勢，七、因語爲號，八、爲事觸發，九、因事被師友稱，十、因相貌言行奇異。

一、勅號有二，生前賜曰特賜，以梁婁約隋智者而爲濫觴，滅後賜曰追諡，後魏胡靈公、唐大通禪師其權輿歟，以所住山名，被人呼者，百丈黃檗等，以所居寺院，被世稱者，臨濟、香嚴等，以所居庵室，而自號者，晦堂、雲庵等，以所居州縣，被人呼者，趙州、汾陽等，以所居形勢，被人呼者，石頭、斷崖等，以因語爲號，被世稱者，丹霞、鐵牛、定等，以爲事觸發，而自號者，如死心叟等，因事被師友稱者，破籠、墮空、大蟲等，因相貌言行奇異，被諸方呼召者，乃碧眼胡、赤頭獠、打地、骨剉等也，今所探者，第六第九第十之類也，第一勅號禪教不分，婁約、智顛、法果、神秀並舉。

一、諸師諸名，因事因相，因言因行，因姓因字，因所住所居，因所業所作，大都傑出叢林之士，尋常名字之外，所因之名不一，雖曰師姑，散人居士，異號正者，收在集中，苟欲使後輩而知其德也。

一、今收達磨大師以下一百九十人而已，間有不稱衲子者，不可取耶，只在禪者口實，而以出書著明併收。

一、如二祖可大師謂斷臂兒，四祖信大師謂破頭老人，非不稱呼，然考本傳不見紀之，故今除去，且俟後人所考，亦有似異名而非異名者，推類須察。

一、如教門先德青眼律師白足和尚並攝山詮公四友，亦不載茲，蓋以禪林表題首也，得意布

四句朗，領悟辯文章，勇謂之攝山詮公四友，咸南北義學碩師。

一、臨濟下四庵主馬祖下烏白黑眼等，皆不顯法諱，今可取之而不取者，意在厭繁，故刪減之。

一、東禪西禪，龍光文殊，觀音禾山，芭蕉林泉，南院南臺，大覺萬歲，月華，皆出乎唐及五代宋時稱和尚，亡名之尊宿，而各各有兩人也，後之閱僧史者，不可等閑看過，誤作一人，雖然幾乎混名，厭繁不載。

一、祖庭事苑卷二，瀑泉集所出白頭因，不知是何人，註列出，因事立號者二十七員，其中二十二人，已考載此集，五人未詳真名世代，按編頭副，謂道副禪師乎，忽雷澄見于宗派圖神秀下，恐唐人矣，清八路黑令初明半面，學者宜稽之，而以添入。

一、此集編成，經兩年餘，後還檢閱諸禪冊，漏網亦不少，於是欲別輯補遺一卷，兼附扶桑宗匠混名集，年老病劇，不能遂志，豈得無遺憾哉，如本集兩卷，爲好事者所取去也。

### 凡例終

採用書目

|        |        |       |       |
|--------|--------|-------|-------|
| 高僧傳    | 僧寶傳    | 傳燈錄   | 普燈錄   |
| 增集續傳燈錄 | 續燈存稿   | 五燈會元  | 五燈嚴統  |
| 佛祖統紀   | 佛祖通載   | 正宗記   | 稽古略   |
| 祖庭事苑   | 文字禪    | 禪林類聚  | 頌古聯珠  |
| 臨濟錄夾山鈔 | 碧巖集不二鈔 | 虛堂錄   | 無準錄   |
| 無門關    | 正宗贊    | 林間錄   | 大慧武庫  |
| 大慧普說   | 羅湖野錄   | 雲臥紀談  | 正燈錄   |
| 大光明藏   | 人天寶鑑   | 叢林盛事  | 中峰廣錄  |
| 枯崖漫錄   | 山庵雜錄   | 建州弘釋錄 | 竹窻隨筆  |
| 禪林寶訓音義 | 禪宗漁樵集  | 參齋夜話  | 卻掃編   |
| 揮麈後錄   | 瀛奎律髓   | 五車韻瑞  | 大明一統志 |

書目終

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上

晚學沙門 斷 橋 撰

南北

碧眼胡僧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般若多羅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汝子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高僧傳曰達磨眼青色故稱碧眼胡僧又祖庭事苑曰達磨爲法西來未逢嗣子面壁冷坐九載傳法繼祖者一人繇是隻履西歸道傳東當是時皆謂之壁觀婆羅門故一作壁觀胡僧又有缺齒老胡及勿版子之號碧巖集三教老人序曰齷齪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梁大通二年十月五日入滅至唐代宗諡號圓覺大師雪堂行頌廓然無聖話曰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撈果然提起活人刀又寂光豁拈曰達磨大似理直則氣壯佛心天子有孟嘗君之仁術善待高賓當若有箇漢咄言雖然如是強賓焉能抑弱王老臊胡豈止渡江而已哉善卿曰稱西竺爲

胡自秦晉紛襲而來，卒難變革，故有名佛為老胡，經為胡語，祖為碧眼胡，裔其後者為胡種，為釋氏子，而名胡種，得不撫膺自愧，所謂必也正名乎。

隋

赤頭璨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初以居士見二祖可大師於北齊，二祖器之，為剃度，受具得法，陳大建元年自北齊來，司空山，遂隱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居無常處，積十年餘，時人無能知者，後得道信大師付法，隋大業二年入滅，唐玄宗諡鑑智禪師，正宗記師傳白，其元無復黑髮，故舒州號為赤頭璨，大師有信心銘，盛行于世。

唐

嬰兒行菩薩

鶴林玄素禪師者，姓馬氏，參牛頭威得旨，貴賤怨親會無喜愠，時目之嬰兒行菩薩，天寶中卒，後人以俗氏呼之曰馬祖，或姓名兼稱曰馬素，勅諡大律禪師。

老安國師

嵩嶽慧安國師，嗣五祖忍，則天為國師，中宗賜紫衣，隋開皇壬寅生，唐景龍己酉滅，春秋一百二十八，時稱老安國師。

鳥窠禪師

道林禪師，謁徑山國一，遂得正法，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元和中，白居易因入山禮謁，乃問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布毛侍者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姓吳氏，俗名元卿，為供奉官，元和中，奉帝出家，師事鳥窠，一日辭遊方，窠吹布毛示之，師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降魔禪師

章信寺崇惠禪師，姓章氏，杭州人，禮徑山國一為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為恒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為菴，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歷年月，後與道士史華角佛力道法，大得勝也，因號護國三藏，勅居安國寺，世謂為中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降魔藏

降魔藏禪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後得北宗記。

破窻墮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場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為破竈墮遂受其法。

騰騰和尚(愁愁和尚)

福先仁儉禪師自嵩山罷開放曠郊廓時謂之騰騰和尚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唯了元歌一首盛行于世又同時有愁愁和尚。

盧行者

六祖慧能大師生新州盧氏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祖器之三鼓付衣法云南泉上堂曰五祖下五百人只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不識文字只會禪(大光明藏上以石室行者為六祖大師蓋誤耳)一日盧公又曰盧居士或稱鬻薪漢子佛照光頌六祖風旛話曰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又雪嶠信拈曰六祖在黃梅得些子氣息向這裏便亂撒也只箇賣柴翁。

石室行者

潭州石室善道和刷嗣攸縣長髯曠後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因人呼為石室行者僧問臨濟祇如石室行者踏確忘却移脚向什麼處去濟曰沒溺深泉。

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與東陽策同詣曹谿六祖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著證道歌等盛行于世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高僧傳曰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

馬祖

江西道一和尚者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嗣法南嶽讓六祖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一馬駒踢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時號馬祖又稱曰馬大師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馬氏世業籛箕故以祖曰馬籛箕又鐵山仁頌馬祖不安話曰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佗賣弄口唇皮又張無盡頌曰什邡駒子氣生獐蹴毘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石頭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安人姓陳氏於天寶初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師乃結菴於其上時號石頭和尚所著草菴歌參同契盛行于世嗣法青原思。

懶殘

神僧明瓚初遊方詣嵩山從普寂聽禪法默證心契間居衡岳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又下大石除虎害一郡呼至聖。

打地和尙

忻州打地和尙自江西領旨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尙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

王老師

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氏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師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尙棒教誰喫師曰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辨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尙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業無力被鬼神覷見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一日捧鉢上堂黃檗和尙居第一座見師起師問曰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檗曰空王佛時師曰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師示衆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自此諸方亦稱王老師。

功德山

徑山國一禪師字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齋壇書宣勞并慶賜豐

厚師之在京及廻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爲功德山師始遇鶴林素禪師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挂錫於此代宗聞師德更加仰重謂南陽忠國師曰朕欲錫法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矣。

隱山和尙

隱山和尙參大寂發明心要隱居潭州龍山一日洞山真密師伯遊山見溪流菜葉洞山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六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師問曰此山無路閣梨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師曰吾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尙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尙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尙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明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之燒菴入深山不見時人號爲隱山和尙二曰龍山和尙卽長沙府龍王山是也。

折牀會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旣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又稱夾山和尙長慶癸卯歲歸寂勅諡傳明大師。

鄧隱峰

五臺山隱峯禪師，福建邵武人，姓鄧氏，時稱鄧隱峰。於馬大師言下契悟，元和年中遊臺山路，出淮西吳元濟阻兵，違王命，官軍與賊交鋒，師飛錫解陣。

赤眼歸宗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嗣法馬祖，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真禪師。赤眼或作拭眼。

涅槃和尚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謂之涅槃和尚。碧巖不二鈔引會元曰：百丈海法嗣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衆罔措。註洪覺範林間錄曰：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乃師也。古靈黃檗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

華嚴尊者（華嚴和尚二人，華嚴三藏，華嚴大師，華嚴菩薩）

普寂禪師，北宗神秀之上足也。初在嵩山煽唱禪法，道聲聞帝宸，詔居東都華嚴寺，故世人稱華嚴尊者。華嚴和尚者，亡名尊宿，學禪法於北宗神秀，又有華嚴和尚，不顯姓名，居幽州城北，恆持華嚴經，又實又難陀，一曰施乞，又難陀，華言學喜，與新華嚴同至，故號華嚴三藏。又釋法藏，姓康氏，字賢首，康居人，或曰康藏，澄觀推爲華嚴三祖，乃號華嚴大師。又元有釋正順者，惟

閱華嚴盈千部，每入華嚴觀，三五日而方起，時人謂之華嚴菩薩。

船子和尚

船子和尚，諱德誠，得法於藥山，後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佗後知我所止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彫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踏，因號船子和尚，後得夾山覆船入水而逝。

陳蒲鞵

睦州陳蒲鞵，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之，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又謂之陳尊宿。

小釋迦

仰山慧寂禪師，少斷手二指求出家，父母許之，就南華通披剃，得法於滄山，有梵僧從空而至，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諸方號小釋迦。滅後謚智通大師，始參滄山棲泊，十四五歲而足跛，時號跛脚驅鳥。

小斯兒（普化和尚）

臨濟大師諱義玄，姓邢氏，曹州南華人，嗣法黃檗運謚慧照禪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佗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

汝是凡是聖、普化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鎮州普化，不知何許人，暨盤山順世，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鐺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云云。時號「普化和尙」。

周金剛

德山宣鑿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季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遂往龍潭，於紙燭吹滅下，大悟，遂嗣其法。雪竇顯拈德山托鉢話曰：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明招謙代德山曰：咄咄，沒處去，沒處去。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踢天太

秦首座不知何許人，洞山喫果子次，問師：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道過在甚處。師曰：過在動用中，山便喝令撥却果卓，後諸方稱首座曰：踢天太，傳燈錄作「秦長老」。

密師伯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時稱密師伯，嗣雲巖晟，師嘗與洞山价公同遊山，見龍山和尙，价公問答見隱山之下，又傳燈錄鄂州百顏明哲禪師傳：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閣梨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拂袖而去。

秦布衲〔遵布衲，稠布衲〕

南嶽玄泰禪師，性摻方正，言不浪施，居衡山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縷，時謂之秦布衲。始見德山，後謁石霜，遂入室焉。遵布衲未詳真名，浴佛次，藥山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乃休。又稠布衲，不知何人，禪林僧寶傳曹山寂章曰：有稠布衲，問曰：披毛戴角，是什麼墮，寂曰：是類墮，問：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曰：是墮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尊貴墮。

骨剉和尙

羅漢宗徹禪師，依黃檗領旨，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對機多用此，時號「骨剉和尙」。

紙衣和尙〔紙衣和尙，紙衣道者〕

克符道者號曰「紙衣和尙」，參見臨濟，有四料簡之頌，克符乃琢州紙衣也。又有洪州紙衣和尙，嗣大安，又紙衣道者，不顯其姓氏，僧寶傳曹山寂章曰：有僧以紙爲衣，號爲紙衣道者，自洞山來，寂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立曰：諾，卽脫去，寂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寂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寂曰：不借借，其僧坐於堂中而化。

不語通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



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會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

鑷頭通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沈吟良久洞山曰通閣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鑷頭通。

老觀和尚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峰嗣黃檗運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稱曰老觀和尚是乃住丁慕山時也。

趙古佛

趙州從諗禪師嗣南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曰不從口入不可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峰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諸方稱古佛寂年一百二十歲諡真際大師楚石琦頌趙州勘婆話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趙州屋裏坐勘破臺山婆獅子咬人韓獪逐塊七百甲子老兒今日和賊捉敗。

岑大蟲

湖南景岑禪師號招賢大師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時衆謂之長沙和尚因與仰山

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偏作麼生用師乃踢倒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得法南泉。

大哥和尚

石門寺獻禪師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曰好好大哥時謂之大哥和尚。

大禪佛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瀏陽叟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謂之瀏陽叟受道吾印遁迹自處于時始爲二夏僧因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人不之識洞山价訪而得之遂辟居石霜山洞山聞師有何不道出門便是草之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

俱胝和尚

金華俱胝和尚者亡名尊宿也得天龍和尚一指頭禪婺州明招謙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佗拈卻三行呪泰豎起一指謙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師一生持誦俱胝佛母准提陀羅尼顯諸効驗故號俱胝和尚。

米七師辛七師

禪林口實混名集 卷之上

京兆米和尚者亡名尊宿也。又號米七師。或曰米胡。得法瀉山祐。又唐陝府有辛七師者。身有奇光。衆人重之若神。

大小朗(二人)

慧朗禪師造石頭。言下信入。後住招提寺。不出戶三十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之大朗禪師。又有小朗禪師。唐嚴維酬普選二上人律詩前對曰。遙知大小朗。已斷去來心。全篇見瀛奎律髓。

劉鐵磨

劉鐵磨者瀉山祐和尚之嗣也。碧巖集曰。去瀉山十里卓菴。一日去訪瀉山。山見來便曰。老牛。汝來也。木杯曰。劉者姓也。鐵磨者鐵做底磨子也。言磨齒快碎。一切物也。然此尼。口牙俊利。快便。人不可當。仍號劉鐵磨。

伏虎

松溪行儒禪師景福元年菴于中峰。有虎齒人。鄉人集衆捕之。師乃騎虎出迎。衆大驚。因呼之稱伏虎。

雨禪師

雨禪師者光化中人。名師信。庵于隱山。故基歲旱。民祈雨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欽事之。不敢名。止曰雨禪師。

寒山(拾得)

寒山子者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居天台之寒巖。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後入巖石穴縫中。杳絕蹤跡。而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寒山子。天台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因號拾得。寒山子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快活。寺僧逐罵。撫掌大笑。

胡釘鉸

胡釘鉸唐散人。世不以名顯也。會元寶壽章曰。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在。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師曰。祇這一縫。不奈何。胡於是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五代

布袋和尚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形裁臞瘦。蹙頞。常以杖荷布囊。入廡。時號長汀子。布袋和尚。江浙間多畫其像焉。又謂之風和尚。

蜆子和尚(豬頭和尚)

蜆子者不顯姓名。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日沿江岸。採掇蝦蜆。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簡北碕有贊曰。蜆兒蜆子實齋孟。少小持齋。

弗茹蔬自出洞來無敵手。豬頭鷄足是門徒。務州沙門志蒙。姓徐氏。常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灾祥。無不驗。呼人爲小舅。自號徐姊夫。一日坐化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身。祈禱不歇。世目之曰豬頭和尚。又時稱金華尊者。廣壽開山和尚。有讚曰。亥元如輿。木楂羹。格外風流過一生。不是末梢誇好手。賺他箇箇落深坑。雞足未詳。且俟考焉。

跛腳子

韶州雲門大師。名文偃。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搥之曰。道道師。驚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損師右足。因有跛腳子之號。得法雪峰。倫斷橋在瑞巖。結夏小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後來圓悟道。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拈曰。一箇跛腳子。一箇巴頭子。互相發明。故是作家。其奈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師嘉與人。又稱偃浙子。又真淨文。拈乾峯一路話曰。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卻問伊。路頭在甚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曰。扇子踉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遮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眾休瞌睡好。

鑿多口

巴陵新開顯鑿大師。嗣雲門偃。碧巖曰。巴陵衆中謂之鑿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佗雲門脚

跟下大事。謂多口者。師辯口利舌。故有此稱云。雪竇頌銀盃盛雪話曰。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盃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卻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

獨眼龍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不滯一隅。擊揚玄旨。人皆畏其敏捷。鮮敢當鋒者。以失左目。遂號獨眼龍。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先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鷺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者。五代亡名尊宿也。嗣法於曹山寂。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指秀。一句當機對聖明。

備頭陀

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漁者。忽慕出塵。落髮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與雪峯存本法門。昆仲。後嗣其法。雪峯以其苦行。呼爲備頭陀。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又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師以有還鄉偈。盛傳於世。故遂號還鄉和尚。

羅漢〔羅漢和尚二人。王羅漢。常羅漢。牟羅漢〕

地藏桂琛禪師，生李氏，常山人也。初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奧。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於羅漢院，爲衆宣法。閩人止呼曰羅漢。唐、宋有羅漢和尚，共亡名尊宿。唐羅漢嗣關南常，宋羅漢嗣香林遠。又有王羅漢，常羅漢，王住明州乾明寺，不測僧。漢南王錢氏，私易名爲密修，神化尊者，常喜州異僧，好勸人設羅漢齋。又牟羅漢，眉人，名安，以廂兵隸倅廳，如岷山，陟上清坂，忽遇髻者，顧笑曰：汝飢，不食。柏子耶？摘子投其口，從是不火食云云。一日江水暴漲，牟遂置笠水而跌，坐其上，截江以濟，觀者異之。時人皆以牟羅漢呼之。

孫公

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姓孫氏，隸業蘇州開元寺，歷參禪肆。後見雪峯，疑情冰釋，同參鼓山，常呼爲孫公。鏡清憇曰：若不是孫公，便見觸體徧野。

手相大師

歸本禪師禮雪峯，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後住襄州雲蓋山西雙泉禪院，師手指纖長，異于人，時號手相大師。

小憇布衲

鏡清憇禪師，初謁雪峯，有機緣。峰一日垂語曰：此事得怎麼尊貴，得怎麼綿密？師對曰：道憇自到來數年，不聞怎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師曰：不敢，此是和尙不已而已。雪峯曰：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後住鏡清禪苑，唱雪峰之旨。閩中謂之小憇布衲。

照布衲

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峯之堂，冥領玄旨，居唯一衲，閩中謂之照布衲。

矮師叔

疎山匡仁禪師，形短矮，香嚴和尚時稱矮師叔。又曰：矮師叔叢林呼爲矮閣梨，僧寶傳曹山寂章曰：感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爲類，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牀下，价不知也。中夜授寂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者倒屣無及矣，後皆如所言。

覺鐵背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趙州之嗣子也。嘗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柏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光明藏寶曇曰：此覺鐵背也，用處如電而霹靂隨之，其能起龍蛇，換雲雨，與法眼相見也。

安鐵胡

穎橋安禪師，南院顛之嗣子，時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老華嚴

魏府老華嚴，諱懷洞，初弘華嚴之教，晚參興化存拜禪師，得教外別傳之旨，遂出世天鉢，次徙

歷沙禪苑河朔緇素尊事之故稱老華嚴禪門宗派圖有天鉢和尚系出興化者是也。

大禪佛

霍山景通禪師始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新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紅燄中。

澄散聖

靈澄散聖受訣巴陵應接叵測也正澄錄曰泐潭澄者有二人共雲門宗也其一名靈澄嗣巴陵鑒其二名懷澄嗣五祖戒皆住泐潭而黃龍南之所依者乃懷澄也非澄散聖矣正宗贊讚黃龍曰與會監寺栗棘蓬十載同參搭澄散聖冬瓜印半生受屈蓋誤矣聯燈懷澄作澄散聖亦誤耳。

長耳和尚

長耳和尚諱行修姓陳氏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年始十八參雪峰存禪師隨衆請問未詮旨辭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土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瑞猶短吾爲汝伸之雙手平曳卽及肩如是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杭人以長耳稱之示寂後弟子以漆布今猶存焉。

小壽禪師

與教和尚諱洪壽錢唐曹氏之子也目之小壽林間錄曰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開墮薪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領之而已案小壽恐以永明延壽爲大壽師爲小壽者乎猶大本小本及大範小範等。

小彥長老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姓許氏閩越人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見巖頭領會時人目爲小彥長老無門關云瑞巖和尚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曰惺惺着喏他時異日莫受人瞞喏喏。

大小靜二人

獨清寺師靜得印玄沙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今國清其遺縱在焉禪者問師靜曰坐時心念紛飛願師示誨靜曰汝當心念紛飛時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上終

# 禪林口實混名集卷之下

晚學沙門 斷 橋 撰

宋

樓子和尙

樓子和尙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法嗣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曰汝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和尙

端師子

西余淨端禪師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常着之因號端師子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飢寒者常誦法華又好歌漁父詞住湖州西余山嗣翠峯月

珍師子

別峰珍和尙者佛心才之嗣子也退鼓山詣育王候見大慧置一蒲團於佛殿後坐七十九日因秦國太夫人請大慧陞座私自喜曰今日得見必矣果得一見語合室中復投三轉語而去

大慧大奇之遂與玄智同舉之住岳林師徧身有長毫時號珍師子

珍布衲

建陽惟珍禪師天資和雅篤于杜多之行嘗搭粗布僧伽黎韻致高古叢林有珍布衲之名參慈明得旨出住洪州百丈山

元布袋

護國景元禪師資度豐碩如世所畫布袋和尙者故人稱之爲元布袋參圓悟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整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整頭禪撞着整頭如鐵壁云云又圓悟嘗語人曰我有些子禪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

元五斗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嗣法圓悟勤大慧武庫曰寶峰元首座亦有道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爲元五斗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一轉語元一作源羅湖野錄曰源應機鈍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炊熟五斗粟方能釀一轉語妙喜老師蚤嘗爲源見知因謁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啞荒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老師常以此語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

元枯木(成枯木榮枯木枯木道人)

溫州雁山能仁祖元禪師姓林氏七閩長樂人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大慧嘗目爲元枯木遂得其法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枯木法成嗣芙蓉楷榮禪師亦號枯木嗣無方安所謂成

枯木。榮枯木者是也。然非混名矣。故惟出元枯木一人。不取成榮之二公焉。又元天目師子巖一山行魁首座。蘇州人。號枯木道人。嘗見妙高峰來。師天資敏捷。通內外典。其滅後託身洪氏家。謁空室和尚。事載于續燈存稿。

元青州(慶福建)

北京天盃寺重元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得法天衣懷。懷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武庫曰。懷禪師謂秀圓通曰。元青州。慶福建。汝三人。克振吾宗。自餘皆是隨根受道。(慶福建未詳)

蘭布裩

光孝慧蘭禪師。自號碧落道人。得法大滄喆。師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

皓布裩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望聳諸方。無盡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彼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公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師嘗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有侍僧效之。師見詬言。汝見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僧尋如所言而逝。

盧公(韓大伯)

雪竇重顯禪師。字隱之。生遂州李氏。得法智門祚。碧巖集曰。昔雪竇自呼爲盧公。他題晦迹自

貽曰。圖畫昔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師初在大陽玄會下。典客與僧夜話。唯黃古今。至趙州柏樹子因緣。客問曰。當時覺鐵臂曰。先師實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師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韓大伯者。爲行者。寢侍其旁。輒笑而去。客退師數之曰。對賓客敢爾。對曰。知客有定古今之辯。無定古今之眼。故敢笑。師曰。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因以偈對之。一兔橫身。路云云。後韓在師會下。自號宗上座。師偶經行植杖。衆納環之。忽問曰。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遮僧耶。爲解說耶。宗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師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斃地也。雪竇有七翰林之才。或曰。十翰林之才也。竇翰林之號。在于此。韓大伯苦行僧。林間錄。或曰。卽承天傳宗禪師是也。然則韓後嗣。法雪竇者歟。古人承嗣之無私可見也。

言法華(風法華、久法華、法華朗、法華和尚)

志言大士。姓許氏。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袞袞。不可識。常誦法華。因以稱。言法華。靈異甚多。慶曆年中逝。仁宗遣內使。以真身塑像。置其所居開寶寺。榜曰。顯化禪師。亦世呼言風子。又唐有風法華。姓張。故一曰張法華。宋亦有久法華。又隋僧朗法師。每誦法華經。一座七遍。終至七萬部。時號法華朗。又明釋傳記者。三十餘載。日誦法華。每獲瑞應。謂之法華和尙。

念法華

汝州首山念禪師者。生狄氏。萊州人也。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

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語。未卒。師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

青華嚴

投子山義青禪師。嗣法於大陽玄。李氏子。薙髮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故叢林有青華嚴之譽。時圓鑑遠。退席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師適至。遠以為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如何會。師擬進語。遠慕以手掩其口。於是師開悟。拜起。遠曰。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卻。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師。續洞上宗旨云。

覺華嚴

智度覺禪師。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主。處處皆見佛。於是悟入華嚴境界。謁無盡居士於荆南。居士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為師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講主。云云。後經于五年。閱浮山遠。削執論。頓釋所疑。嗣法圓悟。

顯華嚴

投子顯禪師。姓梁氏。依霍山文廣上人出家。圓具。橫經講席。洞曉佛意。華嚴九會。敷演三四。遂

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法席。扣問禪宗。一日登溷。捺倒。打破水瓶。有省。偈曰。這一交。這一交。云云。名聲滿然。遂出世說法。乃嗣圓照本。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刹。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號曰顯華嚴。

安楞嚴(楞嚴師)

上方遇安禪師。常閱楞嚴經。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是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得法子天台韶國師。又楞嚴師。名子璿。自作楞嚴疏。未成時。夢文殊入口。時稱楞嚴師。嗣法琅邪覺。

璉三生

宗璉禪師。姓董氏。合州雲門人。兒時異言。遂蒙恩得度。後悔迹南嶽二十年。居三生藏。因號璉三生。歷住報恩福嚴及龍王玉泉。紹興中寂。壽六十四。嗣大滄杲。林間錄以大覺璉。作璉三生。恐非是。

頂三教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者。泉南人。謁大愚芝神鼎。誦諸名柄。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出普燈未詳嗣承。

如十智

如無明者。三衢人。參雲蓋智和尚。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凡說禪。便師十智同真。叢林號為如十。



智後住道場水庵圓極皆依之故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間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甘露滅(安穩眠)

寂音尊者諱德洪字覺範住江寧清涼寺爲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有詔賜號寶覺圓明禪師自稱寂音尊者又自號甘露滅兼作甘露滅齋銘因時以甘露滅呼之枯崖和尚曰昔甘露滅瑩仲溫皆見地明白其可以文字多之道融曰庵堂道號前輩例無但以所居處呼之如南岳青原百丈黃檗是也庵堂者始自寶覺禪師謝事黃龍退居晦堂人因以稱之自後靈源死心草堂皆其高弟故遞是相法之真淨與晦堂同出黃龍之門故亦以雲庵號之覺範乃雲庵之子故以寂音甘露滅自標云云道融乃古月融禪師自號安穩眠住丹丘撰叢林盛事。

遠錄公(薛大頭)

浮山遠禪師姓王氏自稱紫石野人年十九出家參諸德有契悟號圓鑑禪師晚歸休會聖巖嗣法葉縣省師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真淨和尚遊方時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曰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淨立下肩應聲便喝薛堅拳作相撲勢淨云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趨出薛見石門慈照禪師云照嗣首山念。

丘氏伯

慧月禪師姓丘氏信州永豐縣人初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市廛鄉民稱曰丘氏伯得法雲居祐。

鄧師波

五祖法演和尚初住四面後止蘄州五祖有嗣其法者中世稱三佛乃佛果勤佛鑑勸佛眼遠以演和尚謂鄧師波者虛堂錄曰會得西川鄧師波東山下左邊底鈔曰五祖演綿州鄧氏子師波乃師伯也光明藏曰五祖和尚暮年多振轉面目曰不是不是當時目爲振面鐵酸餡。

勤巴子

佛果圓悟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駱氏子嗣法於五祖演所謂東山下三佛之一也諸方稱之勤巴子會元曰靜南堂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囉別處著閒房叢林難講究那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鐺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又正宗贊大慧傳曰初參湛堂爲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堂曰勤巴子甚好會元湛堂章及大慧年譜作川勤又師頭上有癩痕如巴字故呼之曰巴頭子。

杲風子

大慧普覺禪師諱宗杲生于宣州奚氏即雲峰悅和尚之後身也叢林謂之杲風子正宗贊顏巴庵贊有隨杲風子遠竄梅州之語又有杲罵天罵天翁之稱因居妙喜庵自號妙喜性褊急

故自又稱禪急性菩薩、隆興中寂、勅諡普覺、嗣法圓悟。

會魔子

三祖會禪師者、天衣懷公之嗣也、天資敬嚴、臨衆煩苛、叢林目之爲會魔子。

顯牛子

西蜀顯禪師者、紹覺白剃度之弟子也、白公有偈送之南遊曰、古路迢迢自坦夷、云云、後參演和尙于海會、機語相契、久之旋成、都應長松之命、開堂日、拈香曰、一則爐鑪功精、一則磨淬極妙、二功竝著、理孰爲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爲紹覺、熱向爐中、令教普天、地、實、溝、壑、天下衲僧、無出氣處、瑩仲溫曰、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蚤善戴嵩之筆、故叢林目爲顯牛子、既以小技掩道望、以故情認案、師承而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福建子

介石朋禪師者、閩人也、性高簡、得法浙翁、諸方稱福建子、扁其室曰青山外人、師住淨慈、珍藏叟諸山疏曰、皇帝有勅、況來自釋梵天、丞相無私、未嘗嫌福建子。

杭州子

無等才禪師、從妙喜於衡陽、一日因入室、喜問、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師曰、鮎魚上竹竿、喜以竹筴迅擊一下、師平生疑情、渙然而冰釋、妙喜自此每呼師爲杭州子、諸方亦隨之。

建州子

開善謙和尙者、建寧人也、初之京師、謁圓悟、後隨妙喜于泉南、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喜令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師自惟曰、我參禪二十年、迥無入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乃責曰、不可在路參禪、不得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往、在路泣謂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走、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與汝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得、只有五件事、替爾不得、師曰、甚五件事、元曰、着衣喫飯、屙屎送尿、把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大悟曰、非兄如何得此田地、元卽還自途中、師到長沙、留半載、乃歸徑山、妙喜策杖倚門而待、一見師曰、建州子、這回別了也。

烏頭子

無準範禪師、少穎悟、以機辯自將、謁蒙菴于雙徑、庵問、何處人事、師曰、劍州人、又問、還將得劍來麼、師下一喝、菴曰、烏頭子也、括噪人、師髮黑、時號爲烏頭、後住徑山、賜徽號金欄、嗣法破庵、師行狀曰、有老深首座者、蜀人、久病、師爲執侍湯藥、深平生惟一喝用事、佛照問、疾次、謂深曰、深首座、何不可一喝、深却喝、佛照曰、猶作主宰在、顧謂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師年方二十、而臨機不屈、類如此、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

通烏頭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嗣法長蘆了、叢林稱曰通烏頭。

簡浙客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嗣法歸宗柔。

了菩薩

真歇了禪師，謂之了菩薩，正宗贊丹霞讚曰：威音王已前，收了菩薩，毫光歸一掌，云云。祖照禪師住長蘆，座下常滿千衆，師自丹霞會下來，時年尙幼，祖照見其敏利，令首衆，後退院，與之意，其承嗣及拈衣，乃曰：得法丹霞室，傳衣祖照庭，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照不樂下座，扯奪其衣，師自此終身，不搭法衣，江湖有識者，皆雅其不忘本也。

覺夫子

宏智覺禪師，嗣丹霞淳，故正宗贊丹霞讚曰：夜明簾，不借擒覺夫子筆陣掃千軍，蓋師在丹霞座下，掌牋記，故稱之覺夫子。師濕州李氏子，因稱曰濕州古佛。

泉大道

南嶽芭蕉庵谷泉禪師，性耐垢污，大言不遜，世呼爲泉大道，以其歌頌間有大道爲題，如六巴鼻頌曰：大道巴鼻，問著瞌睡，背負胡蘆，狂歌逸戲，有散聖禪師，衲僧座主，山童巴鼻頌，一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醬也，受訣汾陽，與慈明同參也。泉一作全，揮塵後錄餘話卷一曰：皇祐初，名僧谷全，號全大道，以道行重禪林，住廬山圓通寺，忽一男子貨藥入山，自曰：帝子，全見其狀貌頗異，厚資其行，使往京師，自陳鞠治得其妄，迺都人冷緒之男，青也，誅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築城土，經歲當盛暑，忽弛擔市中，作頌曰：今朝六月六，老全

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獄，言訖跌坐而化，郡人卽其地建塔焉。

泉萬卷（超萬卷）

蔣山法泉禪師，幼歲出家，群書過目，成誦叢林，號爲泉萬卷，後住蔣山，一日索筆書偈，踟躕而逝，勅諡佛慧禪師，嗣雲居舜，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師迎其至，從容語道，於是居士有智海之燈問，師以偈對，居士欣然以詩紀其事，超萬卷號曜庵，博通經史，與竹庵珪雲臥瑩爲友，天童宏智目爲超萬卷，乃了堂照禪師十世祖也云。

回石頭

自回禪師，世業石工，眼如盲龜，不識一字，然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能誦法華，遂棄家投大隋，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一日鑿石火光迸出，忽然徹悟，人皆呼爲石頭和尚，所謂回石頭者是也。

古塔主

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寂音呵師之遙嗣，雲門曰：於己甚重，於法甚輕，蓋以素授受之要也。

本慕願（古慕固）

雲蓋智本禪師，白雲端之嗣，謂本慕願乃是也，始守智和尚，住雲蓋，太守入山，憩談空亭，問如

何是談空亭，智曰：只是箇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師。師曰：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大喜。古慕固未詳何人，雲臥庵主書曰：禮之錄其中，尚有說雲蓋古和尚。叢林謂古慕固者，頌狗子無佛性話。曰：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不驚，狂風打落古松子，起來連吠兩三聲。老師曰：此吟狗子詩也。

馬嶠山

華亭昭慶寺法寧禪師，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參得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嘗因住馬嶠山，時人以馬嶠山呼之。

真點胸

翠巖可真禪師者，福州人。因他裝點胸襟，欲高過於人，故點胸之名，播揚於叢林。嘗爲善侍者，折難自金鑿回，石霜慈明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師曰：大事未透脫，故耳。明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師不敢仰視，曰：願爲決之。明曰：汝問我答，師理前話。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遂悟得其法。

南匾頭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姓章氏，嗣慈明圓正宗。贊曰：塞天地壯膽氣，沖沖滿江湖。匾頭名籍籍，又翠巖真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寬師兄坐頭，南匾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又清素首座謂兜率悅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法道大振如此。師嘗頌臺山婆子因

緣，呈慈明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於鏡，行人以路不爲難。慈明以手點沒字，願師師即易有字，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

文關西

真淨和尚諱克文，出於陝府閿鄉鄭氏。于時邵武人洪英首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衆中以英邵武文關西稱焉。覺範請真戒住開福，疏曰：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剝諸方，有英邵武膽氣，二公共嗣黃龍南。

英邵武

寶峰英禪師，出于邵武陳氏。曾謂真淨文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皆非遠大之資。英邵武者是也。

新孟八

死心禪師，姓王氏，名悟新。平生呵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爲新孟八。始謁黃龍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牾。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云云。一日默坐下版，會知事播行者，師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趨方丈見寶覺，自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師自號爲死心叟，又榜其居曰死心室。

旻古佛

圓通旻和尚，興化仙遊人。見泐潭乾得其法，諸方稱曰古佛。左丞范公致靈，初自內翰出帥豫章，過侯溪，因語次，范歎曰：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知此事稍遠。師即呼內翰，翰應諾。師曰：也

不遠翰曰好好更望指示師曰此去洪都在四程翰佇思師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翰從此有所入樞密吳公居厚擁節歸鍾陵見師曰頃赴省試過圓通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師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吳曰八次經過常存念然未脫灑在師舉扇與之曰請使扇吳揮扇師曰有甚不脫灑處吳大喜曰便請末後句師乃搖扇兩下吳曰親切親切師曰咭噤舌頭三千里陳諫議彭公汝霖手寫觀音經施師師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底彭曰此是某親書師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彭笑曰卻了不得也師曰即現幸官身而爲說法彭曰人人有分師曰莫謗經好彭曰如何即是師舉經示之彭撫掌大笑曰噯師曰又道了不得也彭乃頂禮安相國南遷經過見師嘆曰一生做官今日被謫覺見從前但一夢耳師曰相公覺耶安曰此皆是本有但未甚明了師即召相公安舉首師曰了也安曰奈被事使得師曰雖京幾程至此安曰四十二日師曰甚處得來安咲曰得力得力師曰直下受用去安曰如何受用師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安乃合掌師曰但空諸有勿實諸無大率如此真得大自在。

端古事

南海僧守端字介然爲人高簡持律嚴甚於書史無不博究商推古今動有典據叢林目爲端古事亦喜工詩務以雅實其題石盆庵曰庵額初頽掛樹頭樹摧庵朽幾經脩石盆不減數升水野菜時添一筋油童子面承天子問老師心與祖師儔我來踰躑思高躑萬壑雲橫楚甸秋

政黃牛

餘杭惟政禪師字煥然世人呼爲政黃牛師住山標致最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犢以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師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欲清話師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會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富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嘗贊自像曰貌古形疎倚杖黎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平生製作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嗣法淨土素。

廣無心

九峰希廣禪師真淨之子也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晚年依同門深公於寶峯雪夜深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榻衾褥及就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先是叢林以道者呼之至此又得廣無心之稱。

廣南蠻

曇廣南者久依密庵後在佛照會中爲寮元有化鹽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泥盡處雪華生便能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誰敢爭佛照喜曰這廣南蠻也茆廣後住雪之道場其道將振而爲有力者攘之未幾終于冷泉。

瞌睡虎

虎丘隆禪師初謁湛堂黃龍次參圓悟一日入室悟問見見之時見不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知藏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自此稱睡虎。

華匾頭

應庵曇華禪師，生而奇傑，去髮參虎丘，頓明大事。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云云。密庵傑初出嶺至婺州智者，偶負暄次，有老宿問曰：上座此行何處去？傑曰：四明育王見佛智和尚去。老宿云：世衰道喪，後生家行脚，例帶耳不帶眼。傑曰：何謂也？老宿曰：今育王一千來衆，長老日逐接陪不暇，豈有工夫著實與汝輩發機？傑下淚曰：若如此，某往何處？老宿曰：此去衢州，明果有華匾頭，見識超卓，汝宜見之。傑依教往，明果依師。一日室中問：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直甚破沙盆。師再追曰：虛空消殞時如何？傑曰：著著顛脫。師曰：罪不重科。傑後以母老辭歸鄉，師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經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蹀跟。吾有未後句，待歸要汝遵。

因漏頭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嗣法於智海本逸，人謂之因漏頭。寂音送超不群歸黃檗，見因禪師詩曰：幽尋忽覺暗香吐，云云。我識山中因漏頭，骨目清堅貌淳古。便欲閒提折脚鐺，柏子庵邊結茆住。行看談笑起雲門，海上橫行如迺祖。智海逸嗣開先善暹，乃雲門宗，遷始參德山遠，後至雪竇寶與語喜其超邁，自曰：海上橫行暹道者。

順婆婆〔卯君〕

景德順禪師，以仁慈佐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元豐三年，蘇子由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推筭之任，是時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子由咨以心法，師示搐鼻因緣。子由久之有省，作偈呈師曰：中年問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擣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云云。師得法黃龍南子由己卯歲生，兄東坡號之曰卯君。

莫理會

曇現禪師，圓悟之嗣子也，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

祥叉手〔賢叉手，圓通訥〕

泐潭景祥禪師，大滄喆之子也，常叉手夜如對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諸方呼祥叉手。圓通訥亦禪坐，初叉手自如，至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候之，以待曉色，又賢叉手，未考本名。僧寶傳黃龍南章曰：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記，俄賢卒，郡主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

賢蓬頭

興陽賢禪師，江州人，叢林以賢蓬頭呼之，真如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大慧普說曰：真如會中有箇賢蓬頭，却是悟底禪也。先師自此俱入其室，又入得真如門戶，真劇稱道。

用大碗

雙林德用禪師承嗣高庵悟雪堂曰高庵住雲居用姪爲監寺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庵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失用姪曰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尙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爲大德高庵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師乃出于婺州金華戴氏

翁大木

天童無用禪師諱淨全嗣法於大慧越州翁氏子諸方稱翁大木

大死翁

景深禪師姓王氏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謁照公求入室照公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照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以大死翁稱之

老聶翁(岩默)

松源岳禪師生處之龍泉吳氏得印于密庵傑開法於蘇臺澄照慶元間被旨住靈隱門庭高峻老而聶叢林呼爲老聶翁漫錄訥堂辯章曰真不忝爲岩默之子岳聶之孫也岩默乃雲巢道巖嗣松源有寫經偈及靈雲見桃花頌見增集續傳燈

寶生薑

洞山自寶禪師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爲人廉謹在五祖戒處主事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

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後筠州洞山闕人郡主以書託戒舉所知者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出世爲戒嗣自此林下稱寶生薑師初行脚時嘗宿旅邸爲倡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師坐禪明發倡女索宿錢師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倡女以實告父母父母遂請歸致齋以謝愚謂此與夫鐵脚之事頗相類也可併按又文字禪曰黃龍南遊方時嘗至歸宗寶鑿頭方會茶師卻椅而坐寶呵之

訥叔

吉祥訥禪師自廬山東林參圓通秀公遂爲其嗣晚年圓通法屬多依之故得訥叔之譽於叢林嘗有偈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閒無端打破空狼藉羞對白雲歸舊山

顛游

典牛和尚姓鄭氏名天游本仕族竟往廬山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乃依湛堂於泐潭時妙喜爲侍者師居書司後往古藥山發明大事出世廬山小寶峰又徙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圈牧甚屎屁初張無盡見其坦率不事事嘗慢之調之顛游後妙喜持此頌獻之無盡撫几稱賞妙喜曰相公且道者頌是甚麼人做無盡曰此非彌勒大士安能發此言妙喜曰此乃前日顛游所作無盡曰奇哉奇哉湛堂乃有此兒耶臨濟一宗其在此矣師後退雲巖庵于武寧四十年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塗毒策禪師住雙徑乃稱函主者也

英鐵嘴

衡州花藥英禪師，江之湖口李氏之子也。初於真淨處受記，乃往雲居，佛印命首衆僧。一日佛印握拳問曰：「首座如何？」師曰：「佗日不敢忘和尚。」佛印私以爲喜，有偈遺之曰：「誰人識得吉州英，驚是新羅鐵打成。終不隨佗烏鵲隊，望雲閒叫兩三聲。蓋美其機辯矣。由是叢林呼爲英鐵。」又文字禪古詩，規模如乃翁鐵喙石肝膽，豈特七閩英，蓋亦叢林棟。」

感鐵面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林下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佛印元將遷居蘄州斗方，譽於師郡主，欲使嗣續之。且召師語其事，師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遂出世爲黃龍之子。

諶鐵面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姓張氏，溫州永嘉人。年十六，禮崇德慧微落髮。宣和六年，太師劉公正夫捨臨第爲顯寧寺，請師出世。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又嘗然身燈爲佛事。時人以諶鐵面稱之。嗣長靈卓，人天寶鑑曰：「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法席嚴肅，不事堂厨，唯安禪以當佳供。夜參以當藥石，其間納子，有不任者，無示告卓曰：「人以食爲先，若是則衆將安乎？」卓愠之曰：「表率安可爲此。」無示曰：「某不爭堂厨教誰爭邪？」日本建仁開山明庵西公，乃師五世之孫。」

秀鐵面

圓通法秀禪師，一號秀關西，諸方稱秀鐵面。秦州人，俗姓辛氏。嗣天衣懷，僧寶傳曰：「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金橋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橋笑

曰：「秀鐵面不識自己乎？」師曰：「當者迷。」又曇希叟贊曰：「赤土塗牛羶，入佛魔命如懸絲。生鐵裏面皮，辨龍蛇機如嚼鐵。」又冷齋夜話曰：「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法友。登雲天而翔也。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益亦微子曹常見之。」

曷鐵面

南華智曷禪師，蜀川永康人，爲人嚴厲。叢林目爲曷鐵面，嗣佛鑑懃。

宏鐵面

德宏禪師，諸方以鐵面呼之。徧遊師席，後得法於泐潭景祥，出住烏回，次遷啓霞。

夫鐵脚

長蘆應夫廣照禪師，至一邱，有娼女爲母所迫，入其房，不去。師跣趺達旦，叢林因謂之夫鐵脚。〔寶訓音義以洞山永孚禪師作孚鐵脚，非是。永孚嗣泐潭澄，應夫嗣天衣懷，共雲門宗。〕

清鐵脚〔阡都寺〕

四明壽國夢窓嗣清禪師，越之山陰于氏子，隸業郡之天童，得法浙翁佛心。時有鐵脚之號。枯崖漫錄東山源章曰：「凌霄會中人物如林，清鐵脚阡都寺咸在焉。阡都寺天童辨山仔。」

遠鐵脚



短蓬遠禪師生平不設臥具晝夜枯坐得遠鐵楸之稱開法永壽為明極之嗣

鐵鞭

允韶禪師福州綿亭人剛性孤硬以大法為重任因密庵開堂師直趨前有問答庵入室罷告眾曰適來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手把一條垂條如鐵鞭相似老僧親遭一下汝等諸人切須照顧自此號曰鐵鞭

醉和尚

刑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且當行汝等無他往眾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喝眾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師嗣法報本蘭蘭嗣雪竇

酒仙

遇賢禪師姓林氏參龍華珠禪師發明心印同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雜詠十首見于普燈

酒曇

橘州寶曇禪師號小雲川人也呼之曰酒曇乃別峯印和尚法弟學問該博擅名天下宋朝甘露滅後猶推師一人而已就南郭洲中築淨院遶舍樹萬橘因又號橘州焉師傳及語句五燈

無出惟釋氏資鑑叢林盛事及枯崖漫錄載之盛事曰曇賦性坦率不事拘檢在竹院日復以酒事遭太守林侍郎追至出對與之曰酒曇過界住無為而無所不為蓋曇曾住無為故也一日沐浴更衣請史魏公叙平日行紀談笑中而化闔城士俗皆送之茶毘獲舍利無數

禪狀元

教忠彌光禪師號晦庵偶大慧在雲門洋嶼庵眾纔五十三人慧舉竹篋話示徒結夏以來未經五十日打發十三人師最初大悟故大慧稱之為禪狀元又謂之光狀元慧遂搥鼓告眾曰龜毛拈起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鏢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禪判官

聖泉岳翁淳禪師福州石邑人賦性好獎稱人善嘗坐夏雪峯有值重架鼇山閣偈時競傳誦雪巢無準向嘗與同行皆誠敬心服叢林間禪者與決可否議論鋒發戲以禪判官呼之

老礪(天目禮)

淨慈居簡禪師字敬叟羅湖瑩仲溫與師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庵所把竹篋付之得法佛照光師於飛來峯北礪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以北礪呼之兼謂之老礪簡與天目禮禪師同在佛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窳之呼川窳二字出于禮記

老劉

妙峯善禪師劉氏子也再見佛照於育王以風幡話直箭鋒機佛照贈之以偈有今日為君通

一線斬丁截鐵起吾宗之句晚年足不越限晝夜惟擁楮衾兀坐垂示語言皆發藥人叢林以老劉呼之。

辯 麤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初參穹窿圓公有所省發既入京與天寧圓悟法席愛臻奧闥遂嗣其法因大慧頌船子接夾山話曰暮口一棹除作解從茲夾嶺氣衝天離鉤三寸無消息獨向滄溟泛鐵船師屬其韻曰合類着語醜船子恰似掘地覓青天直饒楫下通明徹也是華亭破漏船師為人疎放叢林目為辯麤。

遵太言

中際可遵禪師號野軒早於江湖以詩頌暴所長故叢林目之為遵太言因題廬山湯泉東坡見而和之自是名愈彰得法報本蘭以雪寶為大父云。

規方外(圓方外)

道場草堂有規禪師嗣法於法雲本時呼之曰規方外傳見會元宋睢陽徐度敦立卻掃編曰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又元有圓方外非混名也乃隆教方外之行圓嗣環溪

一

體亂擾

或庵體和尚黃巖人賦性麤糙遇事敢為受業上下號體亂擾參此庵元於護國一日在羅漢

殿行道忽聞庫下殿行者大呼一聲豁然大悟走見元元曰這十一郎今日如病得汗。

才 蘇 噓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會公孝序之請既開堂於天寧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撥答曰蘇噓蘇噓進曰蘇噓蘇噓還有西來意也無答曰蘇噓蘇噓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噓一日曾公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噓如何道林月庵乃應聲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公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為禪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師嗣法佛鑑勲。

才 煎

佛心禪師才公參靈源禪師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詎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只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源知其勤篤告以須是大徹得自在也居無何竊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探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山腰下曰鳴剝剝是箇什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擱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寮門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其為人褊急叢林目之為才煎。

一 糲

水庵一和尚婺之東陽人外行搗糲叢林謂之一糲久參月庵杲杲嘗以雲門話墮詰之一日下語曰靈山受記須是和尙始得又嘗頌曰二八佳人美態嬌繡衣輕整暗香飄偷身華圃徐徐立引得黃鶯下柳條月庵器之後與同列不和遭人暗計擠之月庵信其言攢出院臨行書

偈謾之曰稽首月庵藏裏佛黃金妙相實難觀白面夜叉七八箇推轉如珠走玉盤後出世台之慈雲爲佛智之嗣。

聰白頭

芥室聰禪師入木庵室晚住吳門聖因益馳聲譽白髮垂肩叢林呼爲聰白頭。

徹白頭

明州光孝思徹禪師號了堂自壯髮白江湖呼曰徹白頭三衢人與石窓恭同出宏智門掃履孤潔不與世接嘗典賓於太白妙喜見大俊敏私喜之以計誘其過玉几師秉志不渝竟依老

宗白頭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號開庵謂之宗白頭徽州人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詰問次釋然契悟詰以塵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嘗與自得暉同在長蘆祖照席下時一窩蜂發衆皆散去唯暉與師二人不動師私謂曰參禪本爲敵生死豈可因此難便逃避況我身又弱若至中路也則落佗手賊既至衆僧俱散唯暉在堂中坐禪爭以箭射之不中暉寂然不動末後一箭從袖射透函櫃暉方驚覺因此成顛病師坐庫司賊見遂縛欲射殺傍有直歲僧再三近前白賊乞代賊曰汝是佗何眷屬僧曰此僧已參得禪了佗時可出來爲大善知識教化衆生我未曾參得便死無緊要故乞代之賊奇其言二人俱放後師居明翠巖其道大振向所代者亦來座下師常謂曰此乃我再生父母也。

照白眉

南嶽方廣照禪師西蜀人淳素鄙朴以罵詈爲佛事學者憚之佛照會中號照白眉。

百拙

報恩登禪師者和州烏江人族閩氏應庵晚子也賦性絕彫飾機語皆質直故有百拙之號。

淨長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頽然豪爽叢林號曰淨長有問瑞世嗣誰曰如淨問道號謂何曰淨長後於太白山感疾退席下涅槃堂始大哭爲鑑足庵燒香入寂乃日本永平開山道元和尙得法師。

小南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參祐禪師於潭之道林獲印可依世系則黃龍南便是師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呼師爲小南尊黃龍稱老南老南乃前所出南頭也。

惺惺道者

保寧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嗣法黃龍南天資精勤談噀有味大慧謂其爲惺惺道者師住洪之翠巖張無盡作漕入山訪之師門迎無盡問曰如何是翠巖境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遠松杉無盡握師手曰聞道者之名久矣何能如此祇對師曰適然爾無盡大笑復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遠松杉時林下傳爲盛事。

間灌頂

桐江大悲閒長老，閒居福州閩縣般若精舍，紹興甲寅時年八十有四，大慧居洋嶼，與船若一水之隔，師雖老而尤篤參究，日來隨衆入室，大慧因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扶不起，慧曰：「扶不起，底是什麼人？」速道速道，師擬對，大慧以竹篋便打，師忽契悟，慧說偈印之曰：「一棒打破生死窟，云云，而閩中有嘲之，以偈曰：「八十老翁問灌頂，只說如今行路難，海門洋嶼煙波裏，依舊漁翁把釣竿，大慧演爲四偈曰：「八十老翁問灌頂，鵝王擇乳自家知，寄語叢林瞎漆桶，莫將鶴唳作鶯啼，只說如今行路難，前三三與後三三，寄語叢林瞎漆桶，雲頭放下更來參，海門洋嶼煙波裏，得到其中有幾人，寄語叢林瞎漆桶，不須背後起貪嗔，依舊漁翁把釣竿，錦鱗蝦蟆不顧頂，寄語叢林瞎漆桶，休將生滅話頭看。」

述先馳

述首座，字無己，大慧禪師初住徑山，述作先馳，亦有機用，由是叢林呼爲述先馳，後首衆於梅山，愚岳禪師會裏而卒，師不知何許人，嗣承亦未詳。

叢林大禪

徑山了明禪師，形頰腹大，道貌豐碩，紹興辛酉，隨妙喜謫衡陽州縣防送甚嚴，師爲荷枷，閒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妙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屢勉令去，師不然，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如是者十七年，癸亥辭往浙西，妙喜以偈送之曰：「菘苴明大禪，孟浪絕方比，云云，故得叢林大禪之譽，久之出世舒州投子，後奉詔住徑山，江浙湖湘號之爲布袋再世。」

大範

雪竇無相範禪師，參松源開法焦山，叢林皆以大範呼之，蓋與無範行道同一時也。

大小本（二人）

宗本禪師，神宗召對延和殿，既退，上目送之，顧左右曰：「真福慧僧也，賜號圓照，世謂之大本，嗣法天衣懷。」

善本禪師，出世婆之雙林，遷杭之淨慈，繼圓照本，時號之小本。

大小秀

爲山秀禪師，與法雲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和尚，號爲飽參，俱有詩名，叢林以大小秀呼之，大秀前所出秀鐵面也。

瘦權（癩可）

善權，字巽中，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氏族，尤有詩名，人物清癯，時目爲瘦權，同時有詩僧祖可者，罹于惡疾，因呼癩可，雲臥紀談曰：「南昌信無言者，早以詩鳴於叢林，徐公師川洪公玉父，品第其詩，韻致高古，出瘦權、癩可一頭地，覺範贈巽中詩曰：「道人來廬山，山光水色供盤餐，坐令山水秀傑氣，繚繞胸中成塊搏，云云，東溪祖可，字正平，姓蘇氏，覺範癩可贊曰：「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祖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霹靂。」

喻彌陀

錢塘喻彌陀者，早專畫彌陀佛爲業，楊傑次公賞識其精妙，以姓呼之爲喻彌陀，由是得名，有